

湖南文史资料

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

周谷城题



第 31 辑

湖南省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潭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潭县委员会

湖南文史资料

第 3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朴永子 刘振涛 李源汉 彭德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政协文史书刊发行组发行
(长沙市迎宾路15号)
湖南省轻工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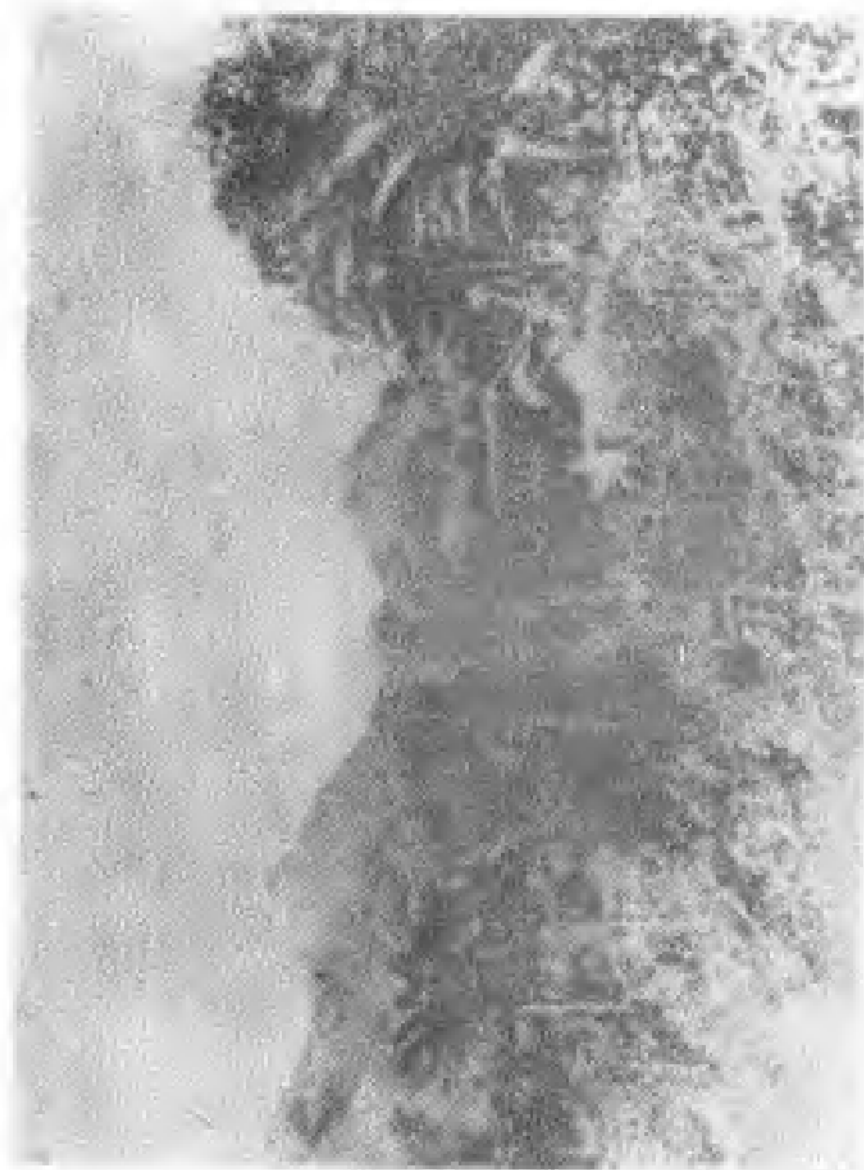
198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6.69 字数：157千字
印数：1—11500 定价：2.00 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011

◎主 编 田伏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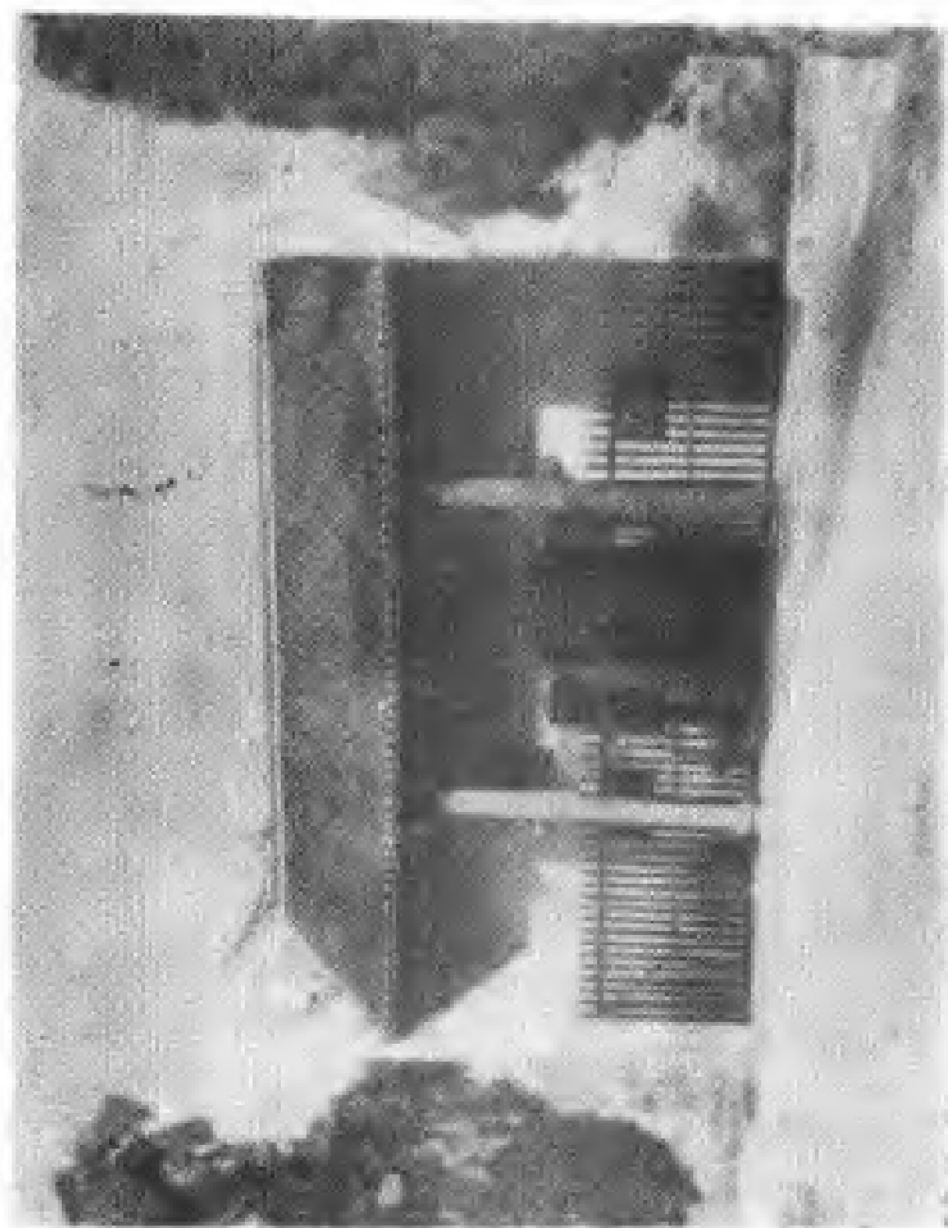
◎副 主 编 高 原

(以姓氏笔画为序)

◎责任编辑 朴永子 刘振涛
李源汉 彭德方



海建村民居——湘潭县乌石乡彭家围子



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

紀念彭德懷同志誕辰九十周年

揮戈千里 立功立業

上書萬言為國為民

王首道 一九八八年八月

湖南文史资料

19388

目 录

(总第31辑)

综 述

往事回忆·····	彭德怀 (1)
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同志·····	黄克诚 (11)
回忆平江起义·····	王首道 (13)

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

彭德怀的故居与家世·····	赵志超 (15)
伯伯的青少年时代·····	彭梅魁 (19)
彭得华看牛·····	张桂林 (28)
带头闹柴·····	罗菊生 (31)
彭得华惩治恶霸·····	郭文斌 (33)
和彭得华相处的日子·····	刘坤模 (36)
彭德怀在讲武堂·····	唐生明 (48)
彭连长单骑赴姜畲·····	周武彝 (49)
彭德怀捐修永兴桥·····	张人丰 刘永丰 (52)
到彭部探亲·····	刘坤模 (53)

彭德怀买米济贫·····	罗菊生	(56)
彭总多给我十文钱·····	肖貽爱	(58)
钟伯伯送我读书·····	彭 鹏	(60)
“万民伞”·····	覃岳斌 郭志兰	(62)
难忘彭总驻扎时·····	何文煥 陈采早	(65)
跟随彭营长转战·····	李寿轩	(67)
我当彭营长的勤务兵·····	何六生	(72)
我在彭营当兵的片断回忆·····	田长江	(75)
一往情深忆彭总·····	赵纯心	(77)
彭总送我进军校·····	潘 釜	(80)
回忆彭总二三事·····	潘 釜	(84)
彭团长献计办军校·····	凌 辉	(89)
分别在湘江之畔·····	刘坤模	(93)
我随彭总到平江·····	郭文斌	(98)
我所知道的彭老总·····	周 楨	(101)
士兵和群众都称赞他·····	黄泳桃	(106)
彭团长智斗清乡委员李铁桓·····	李汗生	(110)
随营学校起义前夜·····	黄杜芳	(114)
忆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的一些情况·····	李仲任	(117)
我看到平江起义的第一张布告·····	黄迪康	(119)
从北伐战争到平江暴动·····	田长江	(121)

革命历史文献资料

平江起义的起因及经过·····	潘心源	(152)
独立第五师第一训练处第一团在起义前夜·····	李 光	(155)

民国档案资料

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节录）	(161)
电南县第五独立师周副师长由	(168)
电令第一区张代指挥官 迅令刘师长 飭转飭驻平军队分兵兼顾浏阳由	(168)
电江西王军长 请飭修水驻军 会剿平江东乡土龙铺等处股匪由	(169)
“纪念周”何会办之清乡报告（节录）	(169)
电复王军长漾电 停止派队赴萍 并请协剿平江叛兵由	(170)
指令张代指挥官报告平江 临湘剿匪经过情形由	(170)
代电张代指挥官 迅调得力部队剿办平江匪类由	(171)
电复武昌胡督办 陶会办勘电 并通告进剿平匪情形由	(172)
电南昌王军长进剿平匪情形请飭属严密堵剿由	(172)
电复李总司令俭电 报告进剿平匪及布置情形由	(173)
电各区指挥官 各司令 通报平江共匪情形由	(173)
训令张代指挥官 议处第五独立师师长等 以凭核夺由	(174)
训令各区指挥官 各军长 师长及司令 共党以重金勾引军队暴动 应严为防范 以免煽惑由	(175)
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 7月16日起至8月15日止经过概略（节录）	(176)
电复李总司令 白总指挥卅电 并请接济子弹给养由	(177)
电原主席 军委会蒋总司令 击溃平江共匪情形由	(178)
电张代指挥官 悬赏三万元 限期扑灭平匪由	(178)

电李总司令 报告击溃平匪情形由·····	(179)
电南昌王军长 蒲圻李司令 堵剿彭逆德怀溃兵由··	(179)
训令湘潭县长刘振群 查封共匪 彭德怀财产由····	(180)
窜扰浏边之彭 黄匪众不难肃清 连日捕杀匪党数十	(180)

年表与家世考证

彭德怀同志生平主要活动年表·····	(182)
平江起义前后彭德怀任职和所在部队简表·····	(192)
关于彭德怀家世的几个问题·····彭德才	(194)
后记·····编者	(199)

图片与题词

- 1923年在湖南陆军讲武堂的彭德怀
- 彭德怀故居——湘潭县乌石乡彭家围子
- 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
- 王首道同志题词

往事回忆*

彭德怀

(一)

一、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1898年，我出生在一个下中农的家庭里。幼年时因母亡父病，家中即破产变成了赤贫户。我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因家庭贫困，便给人家当了两年放牛娃。十三四岁又在煤窑上做了两年工，以后回到家中耕地。

1912年^①，当地农业欠收，再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多数农民发生饥馑。由于穷人们不甘心饿死，自发地闹巢吃大户。我当时是倡导者之一。后来，此事被地主告发，加罪为聚众闹巢，扰乱治安，因此我便逃至洞庭湖西林围^②一带，当了两年多挑土工人。由于我饱尝了地主老财们的压榨，深知农民痛苦；我有一个伯祖父（名五十老信，参加过太平天国洪秀全部）经常给我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所以，我当时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寻找出路的思想。于是，在1916年（民国五年）我便由挑土工人投入了湘军当兵，参加了驱逐汤都督（即汤芗铭）之役。

1919年，我在湘军任排长——连长^③职务。由于当时我对

*本文是彭德怀同志的遗稿。摘自1979年10月出版的《近代史研究》，本篇回忆与《彭德怀自述》略有不同。

①应为1913年。 ②湘阴县西林围。

③1920年任排长，1922年在粤军鲁广厚独立营任连长半月。

洋人在中国横行不满,再加上原有打富济贫思想,所以在部队中便开始了秘密活动。我们组织了“救贫会”,会员都是穷人出身的士兵。此会的口号是,灭洋人收回海关、租界;灭老财救济穷人;反对克扣军饷。这个秘密组织,得到了所部较多的士兵拥护,而发展到七人,并设有委员会为核心领导。1920年冬^①我驻防南县注滋口时,为了减少当地农民的痛苦,经委员会讨论,派人秘密杀了恶霸地主欧某(其兄在赵恒惕处当少将高级参议)。事至1921年秋被告发,我弃职潜逃^②。

我原名为彭得华,1923年^③,改名为彭德怀,投考了湖南军官讲武堂。但仍与原部队中的救贫会保持联系,负责主持委员会的是王绍南、张荣生二人,负责同我取得联系的是李灿(后来是红军八军军长,1930年负伤至上海医治被蒋介石杀害)。

1924年秋^④,我由讲武堂毕业,仍回第六团任连长,不久即任营长。部队中救贫会的秘密组织仍然保存,并且仍在起作用。其纲领已发展为六条^⑤:(一)反对列强干涉和瓜分中国,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罢工、罢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三)军队官兵有讨论国事自由,禁止军官对士兵笞责、罚跪;(四)打倒为富不仁的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五)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六)提倡科学教育,废除私塾。以上这些条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军队中是有其进步意义和起了一定作用的。

1926年秋,参加北伐军围攻武昌时,王绍南等三名会员英勇牺牲。但是,我最幸运的是认识了段德昌同志。当时部队改为独立第一师^⑥,段为师政治部秘书长,我为代团长仍兼第一

①《彭德怀自述》上为8月。

②被捕后逃脱,离开湘军。

③应为1922年8月。

④应为1923年8月。

⑤《彭德怀自述》为4条,内容将有不同。

⑥应为第八军第一师。

营长。这时，段对我的思想帮助是很大的。他经常送给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他多次给我介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段的这些革命思想，对于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而又通过我向秘密的士兵组织进行教育。从而，我知道了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允为介绍人，但为了避免影响国共关系，党组织决定在第八集团军中暂不发展党员，因此，我的入党要求也就没有得到批准。当时我想，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为了解放劳苦大众，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工作，争取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普通战士。

1927年元旦，在一营部（宜昌）召开了救贫会员大会（当时会员已发展为十七人）。大家认为救贫会应作为核心领导（秘密组织），在士兵中广泛组织士兵会，并争取合法。士兵会章程有五条^①：

（一）士兵出身于工人、农民阶级，吃饭穿衣都是工人、农民生产出来的，我们要为工、农服务；

（二）拥护孙总理遗嘱，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和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

（三）既是国民革命军，就要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禁止体罚，反对克扣军饷，实行经济公开；

（四）士兵有革命言论，集会自由，有阅读进步书报自由，连士兵委员会由士兵自由选举组成之，再由连士兵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自由选举营士兵委员会，自觉地管理军风纪，不赌博，不强奸妇女，不扰民，实行士兵自治；

^①应为第八军。

^②《彭述生自述》为6条，内容略有不同。

（五）士兵委员会，有监督、逮捕反革命分子解送军事法庭审判权，并有陪审权（此条有的人主张删去，但多数人同意保留，即保留了）。

在讨论这个章程时，大家认为是含有拥护共产党的进步因素的，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工、农服务。但表示拥护孙总理遗嘱使国民党也抓不了辫子。为了巩固在当时情况下的第一营救贫会的秘密组织和广泛地组织士兵会，提出了这样的章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得到士兵拥护的。所以仅经过了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便在全营广泛地组织起来了。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时期，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参加革命的进步作用。

1927年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大量共产党人被杀害，进步的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遭到了反动势力的严重摧残，而造成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当年秋独立第一师^①由皖北绕经汉阳、沔阳退回湖南南县时，召开了营士兵委员会，大家共同分析了当时形势，找出了奋斗目标，并决定公开取消士兵委员会的名义，而保持其秘密组织和活动。大家认为，当时主要是应该保存实力，注意在其他营团中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以便扩展革命力量；对地方上由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清乡委员会要给以抵抗，不能使其兴妖作怪。会后得悉，南县的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我们便派人于九日晚在县城散发大量传单，其内容：打倒土豪劣绅！枪毙清乡委员会的成员！工、农、兵、学团结起来打倒新军阀！……等。第二天早起，城乡满布革命传单标语。土豪劣绅们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变为泡影。在这以后，有几个月南县没有人敢出来再搞清乡委员会

^①应为第八军第一师。

的组织，从而保护了南、华、安党的特委和南县县委的存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段德昌同志（他当时因秋收暴动负伤，隐藏在家，同南、华、安特委有联系），并且同他讨论了蒋介石的反动性，也讨论了戴季陶、孙科等等反动集团的行为；他谈论了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农兵和青年知识分子。段德昌同志又对我的坚持对敌斗争的立场加以鼓励，他说我那种对敌斗争的决心很好，但是要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一定不要暴露自己，扩张力量，争取能逐步掌握到一个师的力量，伺机起义，对革命将会起到很大作用。他又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失败了，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但是，他是杀不尽的。这些勇敢的人们，必然要起来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不屈的斗争。段继续说，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要准备长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也要准备最大限度的耐劳耐怨。段德昌同志的这些话，给我指出了正确的为劳苦人民谋福利的斗争方向，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并使我对革命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当时段德昌同志参加秋收暴动负了伤。他对我说，要经常同特委取得联系，要紧紧依靠党，这样自己的斗争才不是孤立的。我说我仍希望加入共产党，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他又送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这本书一直保存到长征结束后，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被参谋清理文件烧了，十分痛惜）；另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

1927年10月13日黄昏，党的南华安特委书记张匡（代名）同志来到我处说，段德昌同志为我的介绍人，特委已经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等省委批准。我当时对党给予我莫大的信任感到荣幸，但我对段德昌同志负伤感到不安。我说，最好使段德昌同志改为姓章，住到李灿家里（二连长），让我团的伍军医给他治疗，伤可能会好得快些。张匡同志答应了。他又介绍了一

一个叫邓萍同志的人，要我在部队中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我答应了。他又了解了一下部队的力量情况，我都一一介绍了一遍。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鉴于奋斗目标的一致，便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后来派张荣生同志送他到郊外。

1927年12月底，张荣生同志口头告诉我说，特委已经接到省委回信，批准了我为正式党员。并问我何时方便，举行入党仪式。我说元旦黄昏后，到我团部办公室，那里比较秘密。届时张匡、邓萍、张荣生（都是党员）三同志来到我处，即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我宣誓：“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准备牺牲一切，甚至必要时献出生命，永不叛党”。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有了党的领导，也有了远大的理想。从而也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康庄大道。

二、平江起义的经过

1928年元旦我入党以后，李灿同志也相继入党，后来特委又派来一个交通李光同志，再加上邓萍、张荣生二人，我们五个党员便成立了一个支部。原来的士兵委员会，也就有了共产党支部为核心领导（不再是救贫会来领导）。

1928年蒋介石已经取得了政权，同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产生了新旧军阀间的矛盾。保定系和士官系军阀为本身利害，对黄埔军校系军阀有严重不满和恐惧情绪。支部会议研究了当时这些具体情形，准备扩展部队中的革命力量，所以拟在本团办一个学兵连，专门轮训班长和上等兵，以便培养新生力量。在筹办学兵连的工作时，在谈话中我发现周磐（师长）^①对南京政府和湖南当局也有不满情绪，我便趁机建议由师办一个随营学校，轮训班长，六个月为一期，周同意了我的意见。

①应为副师长。

但说没有适当的人才。我说，黄公略是你保送黄埔高级班的，看来他担任此职极当。周即托我写信给黄公略同志回来筹办随校工作。

公路是一个求知欲很高的好同志，我们1919年即认识了，以后他在湖南讲武堂学习，彼此非常了解。毕业后，他回独立一师三团刘济仁^①部下当排长，后在北伐时期当连长。1927年1月由周磐保送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他在广州暴动（起义）后，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时值三月天气。公路同志由黄埔军校毕业来到了我团部，老朋友久别重逢，实有说不出来的欢欣之情。和他同来的有黄纯一（共产党员）、贺国中（对革命事业非常热情）二人，公路同志托我和周磐商量一下，争取录用纯一、国中二人。以后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也就把我团的党组织情况和士兵会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工作任务和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等，一一作了介绍，我说，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第一团只有第一营有党的组织，第二、第三营现在才准备发展；第二、第三两团，最好通过随营学校发展士兵会，再进而发展党员，争取在两年的时间内做到全师多数连有党员，各连都有士兵会员。当时我们也研究了一些具体工作，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分头去进行。

3月中旬，周磐由长沙回到南县主持随营学校开学典礼。成立三个学生大队，任命黄石（公略）为校长，黄纯一为教育长，贺国中为队长。4月中旬，独立一师^②奉命开驻平江接替间仲儒旅防务。第一团驻平江城内，其中第二营驻在城南约50之思顺^③；师随营学校开驻岳州（岳阳）；第二、三团分驻在北

①应为第一师第三团刘济人。

②应为独立五师。

③应为思村。

乡虹桥和长寿街两个地区。后来在6月下旬，黄公略同志由随校校长调任第三团三营营长职务。

1928年7月18日，据我士兵会会员陈玉成（给周磐当马弁目，是我们的秘密情报工作者）由长沙来密电称：南华安特委被破获，黄石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也被搜获，周磐认出是黄石的亲笔迹，黄被供认是共产党员，周已电李惠根^①（副师长）逮捕黄石、黄纯一、贺国中三人。再者由于我同平江电报局有联系，故周给李之电报被我收到了。根据两方面的可靠情报看来，情况实属严重，我便即刻召开了团委紧急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决定起义，并且制定了起义计划和步骤。湖南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恰于此时到达平江，参加了会议，他对于起义的政治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即按照计划开始了各方面的布置。可是，在20日夜半，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来电话，说黄石于当日黄昏时杀死其侄第十连长^②，领导全营闹饷哗变，逃往南山（浏、平交界处）。从刘来电话得知，黄公略同志未按计划先行起义。我们又立刻召开了团委会议，大家认为一定要有一定的起义准备工作，所以仍决定按原计划进行。

1928年7月22日中午，正式宣布起义。首先利用午睡的时间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民团、警察以及师的直属队，共约两千余人，在平江城内首先胜利。至22日午后驻离城五十里的第二营也应调按时开回平江城。23日午后，随营学校由岳阳也按时开到平江。黄公略同志领导起义的那一个营，当开至离平江城五里处休息时，黄即离开部队亲自来城内商讨以后的工作布置，刚到不久，即得悉该营在九连连长贺仲斌的煽动下背叛了起义向南逃窜。公略同志去该营任职为时不足一个月，此种哗变之事不算特别意外，惟不按起义预定时间，起义后又不设法通

^①应为李慧根。

^②《彭德怀自述》中为十一连连长。

知，在南县写给特委的通行证洩露秘密，这些是他的错误。如不采取机断处置，当时可能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重教训，便在本团及随营学校中，进一步的发动了士兵群众，充分发挥了士兵会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洗反动军官的工作，把多年以来积蓄下来的公积金（在平江也筹了一点现金），每人发了十二元银洋（三千七百余人），给旧军官发路费遣送出境，从而提高了士气，保障领导机构的纯洁，巩固了起义部队。23日^①，平江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下编为一、四、七团，每团约千人。雷振辉任第一团团长（后叛变），李灿为党代表；陈鹏飞为第四团团长，黄公略（石）为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兼党代表，贺国中同志为副团长。营连长以及其他各级干部，也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巩固了部队，提高了士气，从而保证了平江起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党领导下的士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且也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得到了广大士兵群众和当地人民的拥护。不然，这次起义是胜利不了的。

但是，虽然取得了胜利，在军事上也犯了一次错误。本应在起义胜利后，马上把部队撤离平江县城，东进至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没有这样做，而错误地想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提高士气和树立部队的声威。结果适得其反。7月30日^②敌人分五路约七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我第一团在城郊与敌军激战终日；我七团企图协同第四团从敌侧后歼灭敌人一部，而四团未经请示深入浏阳（遭敌袭击，损失人员过半），因而失去联络，兵力分散。结果，因敌

^①应为24日。

^②《彭德怀自述》中为7月29日。

众我寡未达目的，伤亡约200余人，^①黄纯一同志在此役中光荣的牺牲了！至黄昏后才安全撤出平江城。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犯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那样的错误呢？现在检讨起来，主要是当时只有盲目的革命热情，而缺乏长远的战略方针，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动群众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孤立城市，积蓄自己革命力量，最后才能取得城市。对于毛泽东同志这种英明的正确的军事思想，我当时是非常模糊的。这是那次错误的关键所在。

^①《彭德怀自述》中为100余人。

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同志*

黄克诚

彭老总是我们的老首长、老战友，自1930年5月红三军团成立起，绝大部分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工作。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中，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惊涛骇浪，踩碎了无数艰难险阻，共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和幸福。在行军途中，在宿营地，我们总是谈得无拘无束，十分融洽，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然而，这并没有丝毫影响我们的感情和彼此的信任，相反地倒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革命的友谊，我们一直把他看作严师益友，从他那里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在沉痛悼念他的时刻，他那英勇战斗的伟大一生，他那光彩照人的崇高品德，更加鲜明而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展现在我的眼前。

彭德怀同志是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1898年。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11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当过煤窑工人和挑土工人，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欺凌压榨。苦难悲惨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种下了对压迫剥削者的仇恨，磨炼出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有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大灾荒，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弄得湘潭一带哀声载道，饿殍遍地。人民为了活命，自动组织起来闹灾吃大户。而家藏万石粮的豪绅大户们不仅颗粒不给，而且残酷镇压。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彭德怀目睹

*摘自1979年1月3日《人民日报》黄克诚《丹心昭明，刚正垂千秋——缅怀我党我国和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一文，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此一情景，再也遏止不住心头怒火，带领数百名饥饿群众，冲进一个大地主家里，运走了仓里的大半粮食。他的叛逆性格第一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1916年，他抱着为工农大众寻找出路，为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投入湘军。1919年，他当连长时，在连里组织“救贫会”，团结进步官兵，为工农谋利益。1920年冬，驻防南县注磁口时，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痛苦，经“救贫会”讨论，秘密派人杀了一个姓欧的恶霸地主。这个恶霸地主是大军阀赵恒惕的一个少将参议的哥哥。此举在当时震动很大。被告发后，他弃职潜逃。1923年他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以“救贫会”为核心，组织“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打倒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六条纲领，积极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指挥的营作战英勇，屡建成功。1926年秋，他任代团长，在北伐军围攻武昌时，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同志。段德昌同志对他进行了党的教育，介绍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这时，他才真正寻找到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彭老总在党的领导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鼓舞下，横眉冷对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老总任军长，积极开展湘鄂赣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

回忆平江起义*

王首道

我是在秋收暴动后，由祁阳县特支书记奉调到浏阳县任县委书记的，那是1927年底。1928年平江起义后，我调湘鄂赣边任特委书记。

1928年7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去平江县城找彭德怀，是先到浏阳，找到了我和张启龙等，由我们派交通员护送他到平江，再由平江县委护送进城找彭部邓萍接头。然后，滕代远与彭德怀会面。

1928年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正举起屠刀，疯狂地杀害革命群众。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了，这一革命的英勇行动，充分显示了彭德怀不平凡的胆略和军事天才。

平江起义时，湖南省委可能在长沙梨市一带。那时秘密省委曾在常德驻过。平江起义后，我参加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五县代表会议，成立了湘鄂赣边特委，红五军军委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彭德怀、滕代远、邓萍、黄公略、李灿等。滕代远实际上是红五军军委书记，有人回忆滕代远是边特书记，我不知道，也可能是中央指派，但实际上是我。我为书记，李宗白为组织部长、袁国平为宣传部长，杨幼麟也接替袁国平当过宣传部长。军事部长吴钦民，此人牺牲很早。他爱人叫李华英，做妇女工作，还有袁国平的老婆邱

*本文根据1979年10月4日余平书、吴家丕访问王首道同志的发言记录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一涵做少共工作。我当特委书记，一直到1930年7月打长沙后才离开，参加湖南省委。

湘鄂赣边特委和五军军委虽没有明确领导关系，但军队与地方的互相支持、配合却是十分密切的。比如地方党组织派大批干部去充实部队的力量，使部队得以巩固；同时部队也给地方，如平、浏等地留下了两个纵队，这不仅直接给地方党组织输送了军事骨干力量，而且给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出军政一家，军民一家，相互依存的鱼水关系。这中间，彭德怀同志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彭德怀是我党、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杰出的军事家，打仗是很勇敢的。他艰苦朴素，接近群众，敢作敢为，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永远怀念他。

（吴家丕 徐平中 整理）

彭德怀的故居与家世*

赵志超

乌石·彭家围子

1898年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十日），彭德怀（原名得华乳名钟伢子）诞生在湘潭县乌石寨彭家围子。

乌石寨，位于湘潭县城西南，距城约40多公里。乌石寨上的乌石峰，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附近群山环绕，层峦叠嶂，地势十分险要。相传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之部将、参政易华，曾在此安营扎寨，劫富济贫。峰上有一巨石垒成的乌石庙，庙内正中安放易华的塑像，庙门刊刻清末翰林赵启霖所书楹联：“乌飞将近月，石耸欲撑天”。登临山顶，极目远眺，北达长沙岳麓，南至南岳衡山，真乃气势磅礴，景象壮观。

乌石峰东麓，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就是彭德怀故居彭家围子。围子前有一块大坪，叫黄泥大坪，传说为易华囤营时操练兵马的地方。黄泥大坪附近土壤板结，乱石滚滚，连杂草都难以生长。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彭姓族人，大都靠上山打柴兑米或靠做长工、打短工谋生。这些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父老乡亲，在彭德怀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彭家围子分上下两个。上彭家围子是彭德怀的家，下彭家围子是彭德怀的亲属居住。上彭家围子里有几间破草房，有点简单家具和几把锄头镰刀。刘坤模回忆说：“那七间草房又矮

* 本文作者系湘潭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干，作者查阅了《彭氏族谱》，等有关资料，走访了当地很多老人。

又破，虫子多得很，还惹蛇，简直不能居住。”后因家贫如洗，只得将部分茅屋抵押还债，仅留两间栖身。

1925年，在湘军当连长的彭德怀用工资的积蓄，与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弟彭金华、二弟彭荣华及其他亲戚一道，将原来的破茅屋拆除，建成一幢瓦房。“瓦房是自己做的土砖，自己上山砍的小树。墙壁上涂了一层谷壳泥，没有粉刷，整个房子花钱不多。”因房屋归得华、金华、荣华三兄弟所有，故取名为“三华堂”。大门上书对联：“为善最乐；见恶必除”。

从此，彭德怀全家一直居住在这几间瓦房里。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彭德怀故居遭到严重破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1950年，家乡人民为之整修，粉刷一新。并为故居撰写了“吊民伐罪；继往开来”的门联。这幅门联一直保存到“文革”时期。“文革”中，彭德怀故居曾作了生产队的公房，再次遭受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南省人民政府拨款将彭总故居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并将其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1月，邓小平同志为故居亲笔题写匾额——“彭德怀同志故居”。

家世渊源

彭德怀祖籍湘乡九溪（今永丰）。据民国辛酉（1921）年《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记载：“彭氏世居湘乡二十五都之九溪湾”。

相传清朝初年，有彭、胡、邹三姓的三个青年人，因当地天灾无收，由湘乡九溪迁徙至湘潭乌石寨下，以开荒种植和打柴、卖油为生。“筲路篮缕，以启山林”。他们在这片不毛之地插标为界，安家落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涯。随着光阴的流逝，三姓子孙一代一代地繁衍起来，使这块土地逐渐形

成三姓鼎立、分割而居的局面。彭氏发彭家围子，胡氏发胡家冲，邹氏发邹家冲。三姓毗邻，相距不过半华里。清朝中叶，彭德怀的祖辈也跟着率眷来到了彭家围子这块同姓聚居的地方，休养生息。

据《彭氏族谱》记载，彭氏辈序为：“景汝邦宗盛，添恩自汉兴。朝世代忠良，臣正安民清。康际运愈昌，其源绪以长。远绍先祖德，步履继淮阳。”这首辈序歌预定了彭氏数百年间四十代子孙的辈名。彭德怀的祖父彭四阿公，属安字辈；父亲彭民言，属民字辈；德怀派名清宗，属清字辈。祖孙三代辈名连起来，即为“安民清”，加上前两辈，即“臣正安民清”，这寓意多少深远啊！

父亲、母亲和祖母

彭德怀出生时，家里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和伯祖父。以后又增加了两个弟弟。父亲彭民言，又名彭祥顺，字行端，人称“神太公公”。因憨厚老实，故亦有人称他“神木人”。彭民言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1925年1月，享年56岁。彭民言一生勤劳俭朴，秉性忠厚，乐于助人，是一个典型的老实农民。他和妻子周氏靠作土、打柴、采茶等支撑着这个穷困家庭。彭民言由于积劳成疾，不到40岁，身体就垮下来了。人们传说彭民言行善积德，必有好报。然而，遗憾的是，彭民言没有享受到一天快乐、清闲的日子，更没能看到儿子的出息，便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谢世了。

母亲周氏，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初六日，病逝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时年仅40岁。她是本县景泉弄子山人，人称彭周氏或“彭神嫂嫂”。周氏是一位善良贤惠而又能干的家庭妇女。她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上要服侍婆母，下要哺育孩子，还要伺候患病的丈夫。因此，常常忙得不可开

交。为了生活，她待孩子略大一点，便到附近陈家墓庐地主家去做长工、打短工。女工活除了带孩子、洗衣服、做鞋子外，还要服侍地主老爷、太太。由于劳累过度，周氏先于她的丈夫离开了人世。

家中还有一位饱经风霜的祖母。因德怀的祖父排行第四人称“彭四阿公”，所以他的祖母自然被称为“彭四媵妣”。彭四媵妣虽一身瘦骨伶仃，但人很精神，既泼辣能干，又慈祥善良。在德怀母亲去世、父亲患病之后，祖母是撑持这个家庭的一根顶梁柱。祖母承担起了抚育三个孙子的任务。彭德怀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是金华、派名清湘，生于1900年；老三是荣华、派名清源，生于1903年；老四未及取名，生后几个月就饿死了。祖孙三代五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祖母曾带领德怀兄弟讨米、要饭，备尝人间辛酸。

后来德怀出外从军了，祖母总是念叨“钟伢子”。并说：“院子里那棵梨子树，是钟伢子小时候栽的，现在结梨子了，熟了要给他留几颗呀！”

祖母生于1839年，死于1924年，享年85岁。

伯伯的青少年时代

彭梅魁*

我常回忆起我的伯伯彭德怀，他的教诲、他的言谈、他的经历，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使我难以忘怀。

一

伯伯住在北京吴家花园时，曾不止一次和我们讲过我们的家世和他苦难的童年。

我们彭家从祖辈起，为生活所迫，迁移到了现在的彭家围子。伯伯非常怀念他的祖母和母亲。尤其是幼年丧母，全靠年迈的祖母照顾他们兄弟三人，真可谓孤苦伶仃。伯伯也夸奖过他的父亲（我的祖父），说他品德好，身材魁梧，只是后来由于贫、病交迫才把身体搞垮了。当时家里变卖了仅有的一点土地和茅屋，最后只剩下一点菜地和两间栖身的小屋，过着一贫如洗的穷困生活。

我祖父有一次和一个伙伴到外地做茶叶生意，不幸这伙伴突然得病死亡。祖父重感情，讲义气，认为同来的伙伴，死活也得带回去。于是，祖父把伙伴的遗体背在身上，一路艰难地往家里走。因为背着死尸，饭铺无法投宿，只好白天找块地方躲避，夜间往回走。尸体又僵又重，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硬是给背回来了。到了家乡，祖父没有顾得上回家，先把

*彭梅魁系彭德怀的侄女，本文是她根据彭德怀生前口述回忆整理的。

伙伴的尸体和卖茶的所得，一起交给了死者的亲属，并对其亲属百般安慰。祖父这种崇高的品德，纯朴的感情在乡里传开了。由于祖父不爱讲话，身材魁梧，又重义气，被人们称为“神木人”。

在伯伯的关照下，我在吴家花园度过了两个产假，正巧都是三年困难时期。伯伯对我感叹地说，尽管我们遇上了天灾人祸，但生活上比他年幼时仍有天壤之别。伯伯要我记住今天的幸福。他说：“你的祖母终日劳累，不得温饱，生了孩子谁给产假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吃了上顿无下顿，哪里有补养的条件呀！新社会好呀！共产党好呀！”

伯伯也不止一次在我面前称赞我的祖母。伯伯说：“你的祖母很贤惠，搞点野菜充饥都得先孝敬长辈。”

二

我的祖母是个农家妇女，见识少，有点相信迷信。当伯伯生下不久，一个算命先生进屋，祖母请他给伯伯算命。祖母报了生庚年月，算命先生掐着手指算呀算呀，说伯伯八字大，是个贵人，就怕家里招不住。于是，算命先生又向我祖母出主意说，必须把得华的八字贴在庙里求神保佑，才靠得住。祖父听了立即拿起纸笔把伯伯的出生年、月、日、时，写在一张纸条上，即“戊戌九月初十寅时”，贴在乌石寨庙里的钟上，求庙里的菩萨易公参政保佑。故取名“钟”伢子，以后也有叫他“真”伢子的。

伯伯小时候不大活泼，也不爱讲话。鼻子下经常流着两条鼻涕，说是发烧后得的病，老是不好，伯伯只好经常用树叶去擦掉。别人看着说：“钟伢子，你真脏呀！”伯伯后来回忆说：“嗨！那时哪有卫生条件呀！饭都没有吃，还有钱去治疗鼻涕吗？”

伯伯快6岁时，祖父对伯伯说：“钟伢子你想读书吗？”伯伯说：“很想读书。”祖父听了又喜又愁，停了一下才说：“读书要作准备，要买笔、墨、砚台、书、红扣字本等，还要不少钱。你得多干点活，少玩点，每天去捡柴、扒柴，供住家里烧的，我砍的柴去卖钱，帮你把文具买齐，送你去读书，好不好？”伯伯说：“好！”从此，伯伯每天清早就上山捡柴，扒柴了。他把捡来的枝、叶分别放在棚子里，眼看那间放柴的棚子都快堆满了。祖母一看，喜得不得了，就喊：“钟伢子！不要搞了，够烧了，歇一歇吧！莫累坏了啰。”伯伯回答说：“妈妈！我要多帮家里搞点柴火，才好读书去啊！我不累，您放心吧！”在山上捡柴时，有时皮肉被刺破流血，伯伯只是嚼一口草药敷上，或蒙上一个蜘蛛窠，这几乎是平常事。但有一次被山上的树杈扎了脚掌，扎得过深，流了不少血。伯伯还是老办法对付，可是不灵了，走路一瘸一瘸的。祖母见了这种情况用手拉住伯伯说：“孩子，看看你的脚？”看后急得眼泪直往下掉，可伯伯并不在乎。在整个上学期间，家里烧的照样继续由他供应，这时他才6岁左右，真是穷人的孩子早理事呀。

祖父靠打柴卖点钱，给伯伯买齐了书本、文具；祖母又用一块蓝色土布给伯伯把书本、文具包好；伯伯把它夹在腋下，走来走去，逗得父母高兴地笑了。第二天，祖父就把伯伯送到肖老师家上学。

肖老师叫肖云樵，是我祖母的叔伯妹夫，是伯伯的叔伯姨父。祖父领着伯伯去肖家，当面谈起伯伯读书和交学费的事，肖云樵说：“你们家不富裕，我们又是亲戚，就免交学费好了。”祖父说：“不行，不交学费学不好。”肖说：“哈哈，那就交七斗谷吧！”虽不到一担谷，可还是给祖父带来了困难。伯伯幼小的心灵也增加了不安，他深深领会到父母亲为他学习花费的苦心。

肖云樵对伯伯说：“钟伢子呀！到我家来读书，我欢迎。平时你叫我姨父，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学生，课堂里我叫你彭得华，你得叫我肖先生了。你要听我的话，要遵守纪律，要认真学习，凡是经我点过的书，你都要能读、能背、能写、能默，能理解字意，你听懂了吗？”伯伯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

肖先生最初给伯伯点《三字经》，伯伯听得很入神。开始懂得人生下来都是善良的，无知的，也看不出谁好谁恶，但是后来为什么有人变好，有人变坏了呢？肖先生也未讲得很透，给伯伯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疑问。第二天上午肖先生叫伯伯到跟前来，背诵昨天点的书，伯伯背诵得很流利，而且单字都认得、默得，先生非常高兴，认为这孩子是大有造诣的。

伯伯放学回到家里，首先仍是上山捡柴。收工后，就蹲在地上把一天在课堂里识的字用柴棍在地上写起来，直到写会了为止。就这样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增广》、《大学》等。刚读完两年书，我的祖母就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了。祖父老是生病，天天起不了床，曾祖母已年过七旬，在一起生活的伯曾祖父也已80多岁，家境越来越困难了。伯伯只好中途辍学，整天和家里人一起操劳家务，维持生计。一家小的小，老的老，病的病，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无米下锅已是常事。以后，每当伯伯回忆幼年的困境时，就说：“朱门酒肉臭，我家饿死人。旧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呀！”

伯伯10岁那年，家中一切都卖光了，只留下两间破茅屋栖身，一家老小偎在一起饿着肚子。曾祖母望着这种情况说，总不能等着饿死吧！便叫伯伯带着二弟金华（我的父亲）去讨米，他们兄弟二人走到油麻塘，正好碰上一户人家盖房子“完垛”，喜炮连天，热热闹闹。这时出来一个穿长袍的人问伯伯

和我父亲：“你们是不是招财童子呀？”伯伯不愿让富人听顺心的话，便说：“不是，我是叫化子。”后来伯伯对我说：“你的父亲会说好听的，反应也快，不吃眼前亏，等我说完，他马上接着说‘是招财童子’。人家听了舒服，便给他米饭和肉吃。”这一天，兄弟二人由东家到西家，不知走了多少路，天黑回到家里，讨了不到两升米。伯伯又饥又累，头上直冒虚汗，坚持走到家门口就瘫倒在地上了。我父亲对家里人说：“哥哥今天连一口饭也没有吃，他饿昏了。”曾祖母马上煮了点儿野菜先给伯伯吃了，再用他们讨来的米熬了一锅糊糊让大家喝，这一天算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曾祖母又喊“钟伢子”、“六十伢子”（我父亲的小名）讨米去。伯伯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表示不愿去。曾祖母对伯伯说：“昨天我要去，你又不让，今天你又不去，怎么办？一家人把这口气饿死在这里？”曾祖母当时已70余岁，满头白发，一双小脚，带着小孙子，拿着棍子一步一拐地走了。伯伯看着可怜的祖母和弟弟，不禁心如刀绞，泪流如注。伯伯哭喊着，伸着双臂阻拦，不叫曾祖母去。从此，伯伯再也不出去讨米了。他每天天蒙蒙亮，就上山砍柴。自己没有山，要到地主山里去砍，要提防狗腿子抓人打人。所以伯伯总是砍几下就警觉地看看周围，发现有人时就趴着或蹲着不动，等人走了再继续砍。有一次，有四五个年纪较大的穷孩子也在砍柴，其中一个认识伯伯，就冲着喊：“钟伢子，来这里砍，我们保护你。”伯伯立即去了，胆子也壮起来了。从这里，伯伯总结一条经验，每次砍柴最好跟大家一起去，人多势大，狗腿子也不免害怕。有一回，他们正在一起砍柴，一个狗腿子冲着他们大喊：“你们这些野杂种，敢砍我山里的柴，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捆起来！”伯伯一伙，仗恃人多，根本不理睬，其中一个大个子还冲着狗腿子喊：“你敢上来吗？我们把柴都给你，请你给我们挑下山去。”

狗腿子，怕挨揍，不敢上来，只好溜走了。伯伯回忆起这事时，感叹地说：“人众胜天啊！”

三

伯伯大概是 11 岁开始在刘六十家放牛。刘家住 在邹家冲（即杉山里），与彭家围子相距不到三里地，彼此很熟悉。伯伯除了给他家喂养一头母牛和一头牛崽外，还要干各种零星活，比如淋菜、担吃水、砍柴、踩洗被帐等等，每天总是起早贪黑的做事，睡眠不足六小时，但饭菜够饱，所以身体还好。伯伯在刘家干了两年，因为仅仅饱了自己的肚子，工钱太少，不能养家糊口，便又另谋别的出路了。

后来有人劝伯伯到土煤窑作工，说那里赚钱多，每天有 30 至 40 文钱，作一天工计一天钱。为了多赚点钱养家，伯伯到了黄磧岭土煤窑。他在那里碰到一个熟人，便开口喊了一声“大叔”，那大叔看了伯伯一眼，未说一句话。伯伯还不死心，走近大叔的身边说：“我明天要来上工了！”这位大叔嘴一撇，手一挥，直晃着头，叫伯伯不要来。伯伯看着、想着，心里凉了大半截。

第二天，伯伯还是壮着胆子上工了，先是被安排抽水（拉孔明车），继而挑煤。一个才十三四岁的孩子，和成年人一样干着笨重的劳动，而且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累得真是够呛，晚上躺下去全身都痛得不能动弹。尽管如此，但赚的钱确比放牛时要多，因此伯伯也只有拚着命地干下去。干了一段时间，矿老板要花招了，宣布以后的工资要半年一次发给。矿工们不答应，要求最迟一月一结算，当月给现钱。狡猾的老板装出一付伪善的面孔，欺骗大家说，暂时没有钱，希望大家安心做事不要急，到时不会少半文钱。于是，小小的工潮暂告停息。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老板放空气说煤矿亏了本，开不出

工资。便不管工人的死活，偷偷地溜掉了。工人们很气愤，吵吵嚷嚷闹了几夭，毫无结果，只好每人分几升米回家。在两年劳动中，伯伯仅领了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他的背也压弯了。家里人见此情况，都抱着哭成一团。祖父气愤地说：“你现在又黑又黄，骨瘦如柴，简直不象人样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

伯伯回到家里，日子更加难熬，加之第二年天旱，田土一片枯焦。真是人祸加天灾，逼得穷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实在无法活下去了。

开始还靠吃点平糶，后来连平糶也吃不上了。富人们趁机囤积居奇，有粮不卖。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闹糶，人们先到陈姓地主家闹，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胜利的喜悦中已招惹下祸根呢？过了几天，闹糶的事被告发，反动政府要通缉追捕伯伯。无可奈何，伯伯只好在堂叔祖父的指引与帮助下，辞别亲人，逃到湘阴县西林围挑堤去了。

到了西林围，伯伯被分配到一个约有20多人的队里。他被安排煮饭，可伯伯为了多赚钱，还挤出时间挑堤。在劳动中，伯伯认识、结交了一些人。在他们队里，有一个体残的瘸子，因挑不过人家，每天得的钱最少，伯伯很同情他，往往是自己先送一担转来，再回头来接过残友的担子挑上一程，帮助残友完成土方任务。日复一日，残友感动得哭了，紧紧握着伯伯的手说：“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天底下有几个啊！”

伯伯在两年半的堤工生活中，有了不少的感受，提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深知无论什么地方，天下穷人总是受苦受压的。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穷人们必须团结一心，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四

伯伯由于童年、少年时代的苦难遭遇，使他经常沉默寡言。但生活的磨炼，却又使他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判断，而且坚韧不拔，刚正不阿，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他在煤矿干活跟监工斗争；家乡发生饥荒时，他带头闹灾；当堤工时也曾积极参加罢工行列。可以说，伯伯从小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伯伯还始终保持了洁身自净，出污泥而不染的本色。他入湘军后，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有的贪财好色，有的反动残暴，有的苟且偷生，但也有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在那个混乱阵营中，伯伯却还是伯伯，他始终没有变。在湘军当兵是这样，当团长也是这样，不因卑贱而折腰，不因腾达而忘本。要说有变，那就是越变越革命，越变越坚强了。

伯伯生活简朴，作风严谨。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不赌钱。他的钱多用在济贫和资助别人的困难上，后来又把钱积蓄起来留着用于武装暴动和起义后的革命活动经费。

伯伯总结在湘军当兵6年的思想变化时说，我从出生到1921年已满23周岁，经过极端贫困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也交上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伯伯说：“我在这里交了约20个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大家主要是相互勉励，以救国爱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这些朋友中就有黄公略和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分别当了红三军和红八军军长，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伯伯还在湘军部队里组织过“救贫会”，会员都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出身。

伯伯因杀了恶霸地主欧盛钦，被捕脱逃，回家种地，后又改

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故一段时间离开了湘军。但他始终与原部队中的救贫会员保持着联系。伯伯从讲武堂毕业，回到了原来的第六团任连长，以后任营长、团长。为了团结士兵，提高士兵的觉悟，又在以“救贫会”为领导核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伯伯一生最幸运的就是1926年秋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同志，他对伯伯的帮助很大。段德昌同志于1904年8月19日生于南县九都山，曾就学于黄埔军校，是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在北伐战争中，伯伯与段德昌多次接触，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伯伯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时，就提出了请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段热情应允。但由于当时党组织早已决定在该部队中暂不发展党员，所以伯伯入党要求没有得到及时批准。伯伯很理解这些情况，便下定决心，永远跟共产党走。就这样，伯伯在部队中继续以救贫会（秘密组织）为领导核心，在士兵中开展进步活动，并公开组织士兵会，以在广大士兵中贯彻救贫会的六条新章程。这些起到了巩固部队、提高士气、走向革命的进步作用，为以后举行的平江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很多革命志士被杀，有的动摇，有的叛变投敌。就是在这种严峻情况下，伯伯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用伯伯的话说，“是共产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彭 得 华 看 牛

张 桂 林 *

我姑妈住乌石寨的楠木冲，离彭得华家不远。姑爹因病早逝，留下姑妈带两个儿子佃耕四亩半田，作一山土，喂一条黄牛婆和一条黄牛崽子。1910年农历四月底，二表哥肖正林在长沙街上一豆腐店做工得重病，住进医院，表哥肖云生就去招扶。因此姑妈家境更加困难，人手极为缺乏，只好喊我早晚为她看牛割草。在这里我结识了和我在一起看牛割草的彭得华，当时他十一二岁。彭得华乳名叫钟伢子，但我一直是照别的小孩口气叫他钟大哥。钟大哥待人热情，除了和我们一起看牛，还带我们到山里砍柴，到塘边钓鱼、游泳和在草地上做游戏。

钟大哥那时是帮助邹家冲一个有钱人刘六十老倌看牛，共看两头。每天天刚亮，钟大哥就把牛从邹家坳上赶到乌石寨大山里吃草，他总是让牛把肚子吃得鼓鼓的，才收工回家吃早饭。下午太阳刚偏西，又再把牛赶到山上。大山里青草多，好多人都把牛赶到山里来。钟大哥看我年纪最小，对我特别关心。清早，他就站在我姑妈屋前的岭上喊：“新伢子，快放牛出来，天大亮了，你还睡懒觉！”有时候，他索性不喊醒我，就替我把牛赶到山上，好让我多睡一会。当我一觉醒来，姑妈笑着对我说：“新伢，你钟大哥多好，你睡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帮你把牛看好又关到栏里来了。”

钟大哥放的是“敞牛”，而我怕牛发性乱跑，拉着牛绳牵着放。他说：“新弟，你怎么牵着放，这么大的山，牛跑不了

* 张桂林，家住湘潭县乌石寨，当时与彭得华（德怀）一起看牛。

的，跑了归我追回来。”说着，他走来把我的牛绳解开，让牛自由自在地上山吃草，也放起“敞牛”来了。每次山上有十几条牛，很少有跑的。即使有乱走的，钟大哥只“嘿嘿”喊几句，“哞哞”逗几声，牛就乖乖地不走了。有了他，我看牛的胆子也渐渐大了。我们这些看牛伢子中，钟大哥年龄最大，自然成了我们的领头人。我们除了放牛、割草、砍柴在一起，平时玩耍也在一起。有时他叫我们用瓦片在塘里打漂漂，看谁的瓦片在水上漂得久；有时又带我们洗冷水澡。有的伢子不会游泳，钟大哥却偏偏拖着他们往深处走，一边走一边教，一次、再次，直到教会为止。我因年纪太小，姑妈又嘱咐他不要带我去玩水，他就叫我一边看别人洗，一边望望山里的牛。一次，我的牛吃饱了就向山坳跑去。我急得哭着喊：“钟大哥！我的牛跑啦！”他一听便立即从水里钻上来，全身溜光，一路飞跑，爬过高坳才把牛赶回来。

钟大哥还经常帮我割草。他力气大，动作快，只见他又开两腿，几下几下就是一大把，不需多久，我的草篓子就装得满满的。草割好了，我又背不动，仍然是他帮我背回家。一天，钟大哥帮我割草、背草的事被东家六十老信知道了，责怪他说：“钟伢子！你是帮我家看牛还是帮他家看牛？你的工钱叫他家出一半吧！”钟大哥听了默不作声。东家接着又骂：“吃我的饭，拿我的钱，帮别人看牛，看你要不要工钱？”这话使钟大哥涨红了脸，他冲着六十老信大声说：“我帮哪个看了牛？不要胡乱讲。不给工钱、哪有此事？牛不看了，今天的草不割了，把应该给的工钱算给我，我就走！”刘六十婆婆看他要走，忙出来做转弯，说：“好啦！只要你不帮别人看牛，只要我的牛给喂壮了，我还是给工钱，牛还是请你看。”

有一回，刘六十老信打发儿子刘汉章暗地上山看钟大哥放牛，恰好又碰上他帮我在割草，刘汉章见钟大哥的草篓子还是空

空的，便大喊大叫：“钟伢子！你倒好，吃我的饭，帮人家割草，你还不认帐！”钟大哥不慌不忙地说：“你看新伢子这么细的人，我帮他把草聚紧点，有什么关系！”接着机智地顺手指着另外放牛的江伢子割的一堆草说：“这不是我割的吗？”刘汉章听了也不管，背着我的这篓草就回家了。我哭丧着说：“我篓子被背走了怎么办？”钟大哥马上对我说：“不要紧，我的篓子还新些，你换个新的为什么要不得，你姑妈也不会骂你。”

我姑妈知道钟大哥受东家六十老倌责备的事后，便找到他说：“钟伢，你为我家受了不少气，赚了不少骂，我真感激你，日后，你就别这样了。”钟大哥忙说：“二伯母，这不要紧，老话一句‘穷帮穷，富帮富’，他骂他的，我搞我的，怕什么？你敢不把工钱！”

彭得华从11岁到12岁，替刘六十家看了两年牛。头年5文钱一天，第二年10文钱一天。每天看牛、割草，还要干其它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6小时。由于工时长，工钱少，不能养家糊口，他只好离开刘家，到煤矿当童工去了。

（周祖绳 整理）

带 头 闹 米

罗 菊 生[※]

1913年，乌石一带遭大旱，田里失收，穷人无米为炊，而地主富商囤积居奇。为了活命，穷人们纷纷涌到当地殷实户陈满钻子家求米。陈家虽囤粮满仓，却故意压仓不米，企图造成紧张气氛，抬高售价、牟取暴利。

陈满钻子看到求米的饥民越来越多，叫声不绝于耳，又感到不好对付。于是巧言欺骗说：“现在谷要做米，有米就会开米的”。此后，饥民几乎天天都到陈家门口探听开米的消息，但陈总是以“到时会开米啰”几句老话搪塞群众。这时彭得华家里也同样早已无米下锅了，他的祖母去陈家跑了好多趟，都碰了钉子。十五岁的彭得华见此情景，实在忍无可忍，只气得紧握双拳，咬着牙说了声：“好！明天让我去。”

第二天，彭得华起得很早，他头扎浴巾身穿青衣短裤，大步流星直朝陈家奔去。这时，陈家门口已挤满了上百饥民。尽管个个苦苦哀求发米，可陈满钻子却始终无动于衷，脑子里仍一味捉摸着他的如意算盘。彭得华冲到陈满钻子跟前，将米袋一扬，大声喝道：“到底米不米？！”陈被这突然一喝，不由得一怔，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故作镇静地说：“嘿！你倒鬼细神通大呀，要米米让你家大人来吧！”刚说完，又煞地把脸色一沉，用手向外一摆，嚷道：“你出去！你出去！”得华全没理会他，眼睛直盯着楼上的仓廩，接着向饥民们把手一招，喊声“跟我上！”于是，饥民们一涌而上，同声高呼：“嗨！有米

※ 罗菊生，家住湘潭县乌石寨，熟悉当时闹米情况。

米啦！快拿袋子装米哟！”正在这紧急关头，突然甲总匆匆赶来了。他一进门，就看见得华要去开仓，便一个箭步上前拦住说：“不必如此，我来做个转弯”。甲总很快地朝陈满钻子问：

“满老爷，今天是不是有米米啊？”陈吞吞吐吐地说：“现在没有那么多，还——要——做。”甲总原是与陈家一鼻孔出气的，只好皮笑肉不笑地朝彭得华和饥民们说：“今天陈家仓里的米不多，要是开了仓，有的会米不到，反而不好，还是请满老爷明天多准备些米再开米，以满足大家的要求。”又一再央求得华再耐心等一天。彭得华心想，你陈满钻子的尾巴长不了，骗过了今天骗不过明天。便说：“那好！若明天不开米，那就莫怪我们自己开仓了。”

第二天，陈满钻子果真被迫开仓发米了。但他心里却恨透了这些饥民，更恨透了带头闹米的彭得华。陈满钻子想：“钟伢子这家伙，如今年纪还轻，就这样厉害，将来再大一点怎么得了。”他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气恼，农历六月十七（7月20日）他找着甲总一同去向团总丁六胡子禀报说，彭家钟伢子，在乌石带头闹事，要开仓强米，无法无天，闹得殷实户不安，非严办不可。过了几天，团防局终于以“聚众闹米，扰乱乡曲”为罪名，派枪兵到乌石抓人了。得华的堂叔彭五爷要他立即逃走，得华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堤工去了。

（唐泽雄 整理）

彭得华惩治恶霸

郭文斌*

我和彭得华是同乡，又是同年，关系比较密切。我原名叫贵二伢子，郭文斌这个名字是当兵时取的。

1918年，我在南县荷花嘴孔家茶楼加入了湘军某部一连九班当兵，彭得华是这个班的班长。彭班长对我说：“郭文斌，我也苦呢！我10岁讨米，十一二岁帮财主看牛，十三四岁到煤窑做童工，15岁逃到湘阴西林围当堤工，未满18岁就到湘军当勤务兵，后才到九班当班长。”

1919年，我部参加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战役，彭班长领着我们打了好几仗。部队开到湘阴的新市街（现为汨罗县）后，编到湘军老二师刘钊部下，在驱张战役进攻宝庆时，排长李润生负重伤，下落不明，连长周磐令彭得华代理排长。至湘阴时，正式任命他当排长。1921年7月彭得华代理连长，率加强排驻防南县注磁口（现属华容）。

彭代连长爱护老百姓，很同情劳苦群众。他经常在晚饭后到驻地附近的农民家扯谈，了解到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老兄是赵恒惕督军署的少将参议，便仗势欺压穷人。强占了贫苦农民姜子清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姜子清要求彭连长帮忙夺回淤地，彭得华一调查，情况完全属实。欧盛钦还有许多劣迹，他兼任当地的税务局长和堤工局长，巧立名目，滥增百货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还强迫买青苗，横行霸

* 郭文斌于1918年在南县参加湘军，在彭得华（德怀）班当兵。后来开了小差，在南县清乡队当班长。1928年初，在南县遇见彭德怀，又投入彭德怀部，后参加平江起义。

道，无恶不作，彭得华很气愤。一天晚上，他派一班班长王绍南及魏本荣等两名战士（他们三人都是秘密的救贫会员），装成老百姓，由姜子清带路，将恶霸地主欧盛钦秘密处决了。

第二天，老百姓传说，欧盛钦昨夜被杀了，还贴了一张无名布告，宣布他的罪状，大家暗暗叫好。

过了几天，部队开拔。我们从注磁口到三仙湖后再乘坐小火轮到湘阴登岸，向平江进击桂系军阀沈鸿英的流窜部队。部队开到金井（长沙、平江之间）、新市街向平江进迫时，沈鸿英部经浏阳、醴陵向广西逃窜。

1921年11月底，我团驻长沙路口畚一带。这时，团部派了一个姓徐的特务排长来通知彭得华到长沙开会。听说在途中彭被埋伏的一班士兵抓住了，原来是杀恶霸欧盛钦的事被他老兄告发了。好在一个青年士兵在过捞刀河前，暗暗给彭得华解松了捆他的绳索。在船离对岸不远时，那个姓徐的排长来抄他口袋里的银元，彭得华乘其不备，猛地一撞，把那徐排长撞到河里去了，随即一纵身跳上岸，飞快跑了。士兵们向天放了枪，也没去追赶。彭连长得救了，当时，我们听了异常高兴。

以后，彭得华逃到了广东，后回乡种地。1922年，他改名为彭德怀，考进了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1923年8月，他回到六团一连任连长。

1926年初，我离开部队回到南县。后在南县当农会纠察队长。“马日事变”后，我跑到沅江部队搞了几个月，后回南县进了清乡队。

1927年初，彭德怀已任营长，他带部队到了南县梅田湖（现属华容），驻了两个月。梅田湖有个大地主叫“阎大王”，他家开油榨坊、糟坊，有不少田租。彭德怀的营部驻在他家，当时部队生活困难，“阎大王”家却餐餐大鱼大肉，灶房里挂满了腊肉。彭营长指着那些腊肉对士兵说：“蠢家伙，这些

腊肉吃不得？！”那些士兵便将腊肉你一块、我一块提走了。阎大王知道后很生气，找到彭德怀气冲冲地说：“营长，营长，你的兵把我的腊肉提跑了！”彭德怀回答说：“我的兵遭孽呢，大老爷的腊肉不吃，吃哪个的去？”

过了些时，彭营长截获了“阎大王”写给县里的信，信中诬告彭德怀的马吃了他家的马草饲料。彭德怀一拳击在桌面上，破口大骂：“他妈的，简直是个泼皮无赖，一条疯狗。”要抓阎去游街。“阎大王”再三说愿给全营发三个月军饷。彭德怀回答说：“谁要你的臭钱，要赎罪，得打锣游街，不准再欺压老百姓。”

不久，彭德怀的部队开到麻河口。“阎大王”便找一些穷人算账，说他们在彭德怀面前告了他，又说士兵提走了他家的腊肉是他们指示的，要他们赔腊肉钱。这些穷人跑到麻河口，找到彭营长说了“阎大王”要算账的事。彭营长立即写了封信送给“阎大王”。信上说：“如再不老实，不仅要吃你的腊肉，还要你的脑袋呢！”“阎大王”从此不敢找穷人要腊肉钱了。彭德怀在南县升任团长时，我在县清乡队任班长。当时县城的大劣绅和地主恶霸对独立五师副师长周磐送礼，到有名的饭馆请吃饭，由名妓作陪。也请过彭团长。彭团长却在请贴上批着“无耻”二字退还，给了反动豪绅当头一棒。

南县的豪绅地主准备成立县清乡委员会。但在成立前却发现四街八巷的墙上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清乡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标语。上面署了军队士兵会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名。土豪劣绅面面相觑，吓得面如土色，县清乡委员会迟迟没有成立。事后才知道，这些标语传单是彭团长组织救贫会员散发的，有力地打击了南县的反动势力。

（凌辉 整理）

和彭得华相处的日子

刘 坤 模 *

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我们湖南人对于婚姻是爱讲缘分的。我家住乌石寨楠木冲，与彭家围子相距不过一华里。我七八岁时起，常到彭家围子拔草喂猪，挖胡葱作菜吃，但没有同彭家围子的人说过话，也不知彭家围子住的是何人。我与彭得华的结合，当然谈不上什么“千里姻缘”，但却是有缘分的。

那是1922年春天，彭得华从广州坐轮船，经厦门、上海到武汉，然后坐煤车到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回到了老家乌石寨。彭得华突然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喜出望外。这时，家庭情况有所好转。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八九亩荒土山地，除留有二三分地种菜外，都抵押了。后来由于彭得华在湘军当兵，每月寄回三四元，抵押的土地已收回三亩多。当时，全家经常在家的只有三个人，他的祖母已80多岁，经常卧病在床；50多岁的父亲患哮喘病，常常咳嗽，蹲在地上一吐痰就是一大堆；二弟金华在外面捻棕绳，只有三弟荣华在家种地。三个人冷冷清清。彭得华一回来，顿时就增加了很多生气和乐趣，大家当然是很高兴的。

* 刘坤模，湘潭乌石寨人。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委员。

听说彭得华回了，住在下彭家围子的五叔也连忙赶来。得华把他派人杀了恶霸地主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父亲和五叔都说，乡里完全没有听到此事。五叔说：“这事你不要对别人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的。”得华说：“你们也不要怕，我昨天在湘潭听了朋友告诉我，这个被杀的恶霸地主欧盛钦的哥哥，也就是告发这件事的欧高参因贪污已被撤职查办。看来，这个事不会再有人追究了。现在，我决定不外出，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这很好。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你们这下算是苦出来了。”得华笑了笑，随即很严肃地说：“只有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走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后走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得华说：“我明天去看看五舅。”父亲说：“那好，顺便把红薯种挑回来。”

这时，祖母在床上喊：“得华，得华，你来一下。”得华边起身边说：“好！有什么事呀，姨妈？”祖母指着床沿说：“你坐下吧！这回能够在家里住好久呀？”得华坐在祖母的床沿上笑着说：“姨妈，我这回不走了，和三弟在家种地。”姨妈说：“那好，快给我娶个孙媳妇。”得华说：“姨妈，先跟弟弟金华找个吧，我以后再说。”当时二弟金华二十多岁了，三弟荣华也有十几岁了。姨妈听了有些不高兴：“钟伢子呀，你今年24岁了，要拖到么子时节去找呢？你是我的长孙，我要活着看到你的堂客，不然我死都不闭眼睛！”得华见姨妈这样语重心长，便答应娶个媳妇，来料理家务，侍候姨妈和父亲。

彭得华身体健壮魁梧，为人忠厚耿直，远近乡亲都熟悉他、钦佩他。一听说他要成亲，便纷纷来说媒当红娘。彭得华却有个条件，就是要自己“看”，即看上了谁就娶谁。在热心的

乡亲介绍下，他看了方圆几十里的好多个，却没有十分满意的。

彭得华有个堂嫂叫俞淑贞，淑贞的妹妹就嫁给我的堂兄刘铭。因此，我家与彭家也算是姻亲。俞淑贞的父亲俞桥，是一位风雅清正之士，颇受人尊敬。他对得华印象挺好。一天，俞桥到了淑贞婆家（彭得华堂兄家），特地叫淑贞把得华喊来，问道：彭钟（彭的幼名），你这一向在外面看堂客，看上谁了？”得华说：“看了一些，还没有碰上适合的。”俞桥插话道：“没适合的，我替你介绍一个。”又轻轻叹了一声，说：“只是年龄太小了。”“那是谁呢？”得华问。“就是刘玉峰的妹妹，细妹子！”俞桥答。得华一听是刘玉峰的妹妹，便高兴地说：“刘玉峰，那我很了解他。他为人老实，又聪明能干，长得也很英俊。如果象她的哥哥，那我看也不要看，就认了这门亲事。”原来我的哥哥刘玉峰与彭得华在家时一起打过脚车子，还一起到洞庭湖挑过堤，湘军在长沙县靖港招兵时，是我哥哥派人把彭得华护送到靖港当兵的，两人感情很深。

事后，得华还是有些不放心，可能是担心我象不象刘玉峰。便告诉介绍人俞桥，还是自己先去看看细妹子本人。

一天，得华到排子冲去买红薯种，喊了俞桥一同去。他们顺便路过我家门口，到我家隔壁去。我家隔壁邻舍姓周，周家妻子是得华的远房姨，得华称她“满姨”。当时我在家跟妈妈学纳鞋底，忽听得门外狗吠，便跑出去看看，正遇见俞桥带着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青年后生来了。我不认识彭得华，也没留心他在注意我，只顾把狗赶开。忽然，我仿佛意识到这就是来相亲的，因为早几天我听俞桥跟妈妈悄悄讲过相亲的事，对象也就是这么个样子的人。想到这里，我不觉耳热心跳，连忙把狗赶开，一扭头跑回屋里去了。谁知彭得华仅见一面，就中意了。

后来，他曾告诉我，在看了我之后，他还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家跟他家一样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我8岁时，姐姐教我纺纱，不久就学会了，高兴起来，一天也能纺上二三两，比一般妇女还纺的多。所以在当地出了点名，远近都知道刘家细妹子会家务、会纺纱。而且还知道我很爱劳动，比如栽红薯、种棉花、打猪草，力所能及的都干。得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拿定主意，告诉俞桥，决定娶我。

妈妈先是答应了，但一听说真的要娶我过门，她又不同意了。理由是我还小（我当时只有十二岁）我两个姐姐都因为作童养媳，叫人折磨死了。如今妈身边只剩下我这个最小的，生怕我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妈妈对俞桥说：“她还小，就是再穷也要把她带大才嫁出去，至少到20岁。”

我哥哥刘玉峰很了解彭得华，特别是得华一不喝酒、二不抽烟、更不嫖赌逍遥，在外挣的钱全寄给家里维持一家生活，这更使我哥哥深为敬佩。因此，我哥哥极力赞成这门亲事。一天，我哥哥和我妈妈正式谈这件事。哥哥说：“妈妈，您放心！。彭钟跟我一块长大，又一起干过事，我了解他。他人很聪明，又很有才能，将来一定有出息。俗话说，‘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彭钟家虽穷，但他志不穷啊”妈妈说：“我不是嫌他穷，我是说细妹子年龄太小，我放心不下。”哥哥说：“如果妹妹不嫁给他，今后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好人了。”

说来说去，妈妈终于动摇了。她最后表态：“既然如此，那我也认了。不过，要嫁给他，我有两个要求：一是妹子虽小，不能作童养媳嫁，要按大姑娘出嫁的规矩，明媒正娶，坐红轿子；二是要办喜事，摆几桌酒席，请请客。”

月老俞桥来到了彭家，把妈妈的想法告诉了得华。坐在旁边的彭民言没有做声，他不眨一眼地瞧着他的长于。得华知

道，父亲是要他表态，便很肯定地说：“我看要得，尊重乡俗，顺老人家的意！”当时，彭得华的五叔也在场，他和彭民言也都表示完全赞成。并议定农历三月初七日结婚。当时正是农历二月底，得华家赶紧着手操办婚事。

1922年农历三月初七日上午，彭得华请了四个人抬着花轿，由俞桥带领，放着鞭炮，来到刘家接亲。我穿上新衣服，头上盖着红色盖头布，天真好奇地坐上花轿，在妈妈、哥哥等陪送下，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彭家。当时彭家很穷，只因婚姻是大事，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还是办了四桌酒席。新郎新妇举行了拜堂仪式，热闹了一番。他的祖母看到长孙媳妇进了屋更是高兴极了。

结婚那天晚上，彭得华送走客人后，挨坐在我的身边，亲切地问我嫌他老不？我说：“你还只有二十多岁，就说老了，我可不会嫌你老的！”得华听了很高兴。他又站起来，说：“来来来，看看我比你高多少。”我把身子站得笔直的。得华说：“其实，我比你高不了蛮多咧”。他要我坐下，对我说：“你不要怕，我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看待的。不过，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要是遇到我发脾气，你就让着我一点好吗？”我调皮地说：“那我的脾气也不好咧。有一回我父亲打了我，我都哭得生病了。”得华笑了笑说：“就这样吧，你如果来了脾气，我也让着点，站开去。这样，我们就不会吵咀的。”得华还对我说，他6岁到他姨父肖云樵家念了两年私塾。他读书认真，成绩很好。母亲去世后，父亲又病，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没有条件上学了。山上有些大树，他父亲都卖了，树卖完了，就靠挖树桩根、打柴卖钱买米。因为他年纪小，劳力弱，卖柴也维持不了生活。他们经常饿肚子，饿得头昏眼花，有一次他背着柴去卖就昏倒在路上，睡几个小时之后，再背着柴去卖，卖了柴买上米回来熬粥喝。父亲和祖母病在床上，等着他把粥熬

好了，才起来喝上几口。得华把两只手伸出来，比着对我说：“你看我的右胳膊短，左胳膊长，当时做得太苦，把我的右胳膊累得痛得不行，后来便慢慢变形了。”我看了他的右胳膊确实弯了、短了一些。得华还说，他十三四岁在煤窑当童工，卖苦力，弯着腰爬煤洞；十五六岁在洞庭湖挑堤，把背都压驼了。后来，他的背一直有点驼。

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得华问起我的名字。我睁大眼睛惊奇地说：“我不是叫细妹子吗？”得华笑道：“细妹子是你的小名，你还要有一个大名嘛。好比人家叫我钟伢子，这是我的小名，我还有个正式的名字彭得华呀。”我说：“我就这么一个名字，没有什么大名。”得华说：“那好，我给你取个正式名字。男者为乾，女者为坤，你应该做女中的模范，就叫坤模吧。”我听了感到很新鲜，点头表示同意。

他还说“要做女中模范，必须要有知识才行。”他问我：“读过书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读书吗？”“当然想读，就是没钱读。”“钱是可以挣的。”第二天，得华跑到离家二十多里外的石潭街上，替我买回了一本小学第一册语文课本，并用毛笔在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刘坤模”三字。

得华只读过一两年书，由于他在部队坚持学文化，当时已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教我写。他既认真、又严格，一见我练字就很高兴，偶尔见我玩耍，就闷着脸，不高兴了。在他的帮助下，慢慢地我也学会了一些字。

出嫁之前，我不仅没有名字、没有读过书，而且还按封建老规矩裹着脚来到彭家的，得华叫我不要裹脚，免得当“小脚女人”。可见，得华接受了很多新思想、新观念，他对封建主义那一套是极力反对的。

得华非常孝敬老人。我俩结婚后，常见得华从地里回来，

便问姨妈也想吃什么，总是照老人说的去做。有了闲暇，他就到姨妈跟前问寒问暖，说这说那。姨妈也很喜欢他。父亲害病，得华总是耐心服侍、照料。他很尊重父亲，不管作什么事，总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很喜欢他。得华不仅对自己的长辈好，而且对我娘家的长辈也很尊敬。我母亲有病，得华经常去看她，每次总要带点礼物或给些零用钱，妈妈十分感激。

得华比我大12岁，他总是把我当小妹妹看，对我照顾非常周到。彭家屋前有一颗梅子树，长得枝繁叶茂，我经常到树下去玩。那一年，梅子树上结了一粒梅子。熟透后，三弟荣华把它摘下来送给了大哥得华。得华舍不得吃，见我常到梅子树下去，以为我一定喜欢吃梅子，便把它让给我吃了。他总是称我“坤模”，我却不敢叫他“得华”。因为他比我大那么多，喊他的名字不礼貌，称他哥哥又不好意思，怕人家笑话，干脆称他为“你”，或者“呸”一声即表示喊他，他一点也不计较。

他在家时，我们形影不离。做饭时，他掌锅，我烧火；种菜时，他栽苗，我浇水。有天早饭后，得华招呼我一起去摘茶，并说：“我们来比赛，看谁摘得快些。”我连忙说：“要得，要得！”不一会，我就摘了小半箩。当我偷偷往他的箩里一瞧，才知他摘的比我还多，便说：“你也蛮会摘嘛，摘的比我多呀！”得华得意地说：“那当然啰，我比你年纪大！”

彭家圈子附近是一大片旱土，种满了棉花、茶叶、苎麻、蚕豆、蔬菜等，大都是得华种的。他什么都会干，麻剥得薄薄的，地整得平平的，田里的禾也种得不错。他常常带我去一同种菜、采茶、摘棉花，一边劳动，一边给我讲故事。我们在一起，感到很幸福。

这年端午节前，彭得华突然接到他在湘军当兵时的老连长、后任驻潭湘军二师六团军需胡子茂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袁植团长要办工厂，知道他已回家，要得华替他雇请几个织毛巾

袜子和织布缝衣的技工到工厂当师傅。得华也想去省城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便到长沙去了一趟。他回来时高高兴兴地带回了过节物资，并给我买了笔墨和本子，鼓励我好好学习。

7月初，彭得华的好友黄公略和李灿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并且告诉他，团长袁植、团副周磐也要公略转达这个意思，并已答应给他在团部安置一中尉候差，以解决学习经费问题。

8月上旬，彭得华从长沙回来，高兴地告诉家里人，他已改名为彭德怀，考取了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虽然讲武堂暂时还不会开学，但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他说：“我的文化很低，要能听懂军事课，需要有初中文化程度。我打算提前住进讲武堂去，自习文化，为上好军事课作准备。”

晚上，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叫彭德怀吗？‘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事的人，所以我改名为彭德怀。以后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我也注意不再叫你细妹子，一定叫你的大名——刘坤模。”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个男人做大官，女人给男人当秘书，对男人帮助很大的故事。并且说：“你如果能够努力读书，将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对我是会有帮助的。”

我认真地听着，叹了一口气说：“我早没读得书啊！”德怀说：“现在也还不迟。只要有决心和恒心，将来是可以成为有用之材的。古时候‘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嘛。我告诉你哟，我自己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石穿。”

接着，他就向我讲了取这个名字的经过：那还是当兵以前，在湖区挑堤时，因为大家受到堤工局的残酷剥削，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有一天，堤工局长来到工地，堤工们将他团团围住，要求补发工资，他不答应，堤工们气极了，要沉堤工局

长的塘（将人绑上石头投进池塘里），彭得华也是积极参加者。后来，得华被迫逃走，在逃离途中遇上大雨，躲进一个山洞时，听到洞里有“滴嗒滴嗒”的响声，原来是洞顶上的水滴下来的声音。他低头仔细一看，下面的石头已被深深地滴了一个窝！没想到这小小的水滴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真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这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他想：石头这样硬，还能被水滴穿，如果受苦人都象这水滴一样，坚持不懈地斗下去，这人吃人的旧社会不也会被滴穿、砸碎吗！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劲才行。于是，他就取了“石穿”这个名字，用来自勉。

“你只要努力读书，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学出名堂来的。现在，我还给你取个名字好吧？”我正听得出神，又听到他说还要给我取个名字，便问：“取个什么名字呀？”他高兴地说：

“就叫‘佐穿’吧。佐是辅佐的‘佐’，也就是帮助的意思，帮助我一起砸碎旧社会！”德怀在动身到长沙讲武堂去的前夕，对我说：“我很快就要到长沙去了，你以后读书怎么办呢？我已想好了，我们这附近没有学校，只有杉山里村那边我叔伯姨父肖云樵那个私塾。我原先也就是在他那里读了两年书的。你早晚照护一下姨妈也，做些家务，白天就到那里读书。”德怀走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到他姨父肖云樵家读书。

第二年（1923年）8月，彭德怀在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分配回湘军二师六团。这时，六团仍驻在湘潭。由于彭德怀到长沙进讲武堂后，一心扑在学习上，整整一年没有回家。这次他到六团报到后，便抽空回了乌石寨一趟。

这时，三弟荣华已同龙国英结婚。我在德怀进讲武堂后，即已搬到姨妈房里，同姨妈也住在一起。84岁的姨妈也，虽然有儿子、细孙和两个孙媳妇在身边，心情比以往舒畅一些，但她还是卧床不起。尤其是她最喜欢的长孙整整一年没有回家，非常

想念。她经常念叨：“钟伢子这样久没有回了，该没有出事吧？他不想念我，也该想念自己的堂客嘛。”我听到姨妈这样讲时，总是耐心地解释：“姨妈，你老人家不要挂念，他刚回了信不久，在那里很好。他不是不想家，而是学习紧张得很，不能请假回家来看你老人家。他不在家，你老人家有什么事，要什么东西，只管向我讲就是。需要告诉他的，我可以写信告诉他。”姨妈说：“事倒没什么事，只是想看看他啰。”

现在，德怀从讲武堂毕业回来了，姨妈和家里所有人当然是特别高兴的。至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那就更不用说了。我问德怀：“你这样久没有回来，姨妈天天在念你，望你回来看看。”

德怀看着一年多来已经长大了很多的我，笑道：“你呢？也有点望吧！”

我瞧了德怀一眼，抿着嘴笑道：“我倒一点也不望！”

“哈哈！你讲假话！”德怀盯着我说。

我却一本正经地说：“真的一点也不望，我知道你学习紧张，不得空回来嘛。”

德怀点了点头，满意地说：“很好，很好！这说明你很有知识。这一年来，你读书收获大吧，我看看你读的书和写的字好吧？”我微笑着，把一年来读过的书和写的大字、小字都一一拿出来，送给他看。德怀边看边点头，显然很满意。

过了一会，德怀又坐到姨妈床边，亲切地问道：“姨妈，你老人家的身体现在怎么样啦？”姨妈伸出手来，拉着长孙的手说：“我还好呵。我看你比去年胖些了。”德怀说：“是咧，讲武堂的伙食办得很好，我在那里学习很好咧。现在，你老人家想吃什么，要什么东西，就告诉我吧。”姨妈说：“我不要什么呵。你回来了，我比吃任何东西都好咧！”

德怀陪着姨妈坐了一会，站起身来说：“姨妈！我现在要

到楠木冲去看看岳母娘和刘玉峰去。”嫉驰也说：“好呵，你去吧。”

三嫂子龙国英看到德怀一个人提着袋子走了，便对我说：“嫂嫂，你也同他一起回娘家看看吧，我在屋里做晚饭，等你们回来吃啦。”于是，德怀和我一起有说有笑地往楠木冲去了。

一路上，我们亲热地互相谈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德怀看到我的额上有条伤痕，忙问：“你额头上是怎么的？”我说：“你走了以后，父亲和三弟种地，砍柴，有时还给别人做些零工。家里的事，我什么都干。白天要去读书，家务事全靠早晨和晚上赶了做。今年春上，我在灶屋里劈柴时，劈得柴一跳，就跳到额上击了一条口子。当时鲜血直流，搭帮父亲在旁边，连忙扯了些草药，用嘴嚼烂给我敷了，没有发烂，只有十多天就好了。”

德怀激动地说：“好危险呀！要是击在眼睛上，那可不得了！是呀，你在屋里每天又要读书，又要搞家务，真辛苦了！”

听了丈夫这样很体贴的话，我感到很愉快，说：“现在好了，三嫂子过门来了以后，我就轻松多了。三嫂子很贤惠，对嫉驰和我都很好。今年鸡生了蛋，我们都舍不得吃，只给嫉驰和父亲吃了一些，卖了不少，还给你留了很多。”

德怀高兴地说：“三嫂子很贤惠，这就很好。一个家庭只要和睦团结，勤俭持家，就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我们谈着谈着，不觉就快到娘家门口了。我一看到娘家的屋，就喊：“妈妈！”

哥哥一家人看到我俩来了，那个高兴劲就不用说了。特别是50多岁的妈妈，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她要留我俩吃晚饭，没有留住，当晚又亲自到彭家围子看女婿，并请我们第二天到她家吃中饭。大家高高兴兴地一直谈到深夜，后来我们留妈妈

同候她一起睡了。

德怀在家中和我们愉快地生活了几天，便动身返回部队驻地湘潭县城，我送了他一程又一程，最后，他劝我止步了，我含着泪水望着他的背影，看看渐渐远了！消失了！

（赵志超 王宝才 整理）

彭德怀在讲武堂

唐生明*

彭德怀在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的时候，同我是一个班，同属一大队三分队，黄公略也在一大队。他们两个是早相识的朋友，都是六团的，分别受到一营长周磐和三营长李仲任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同上讲武堂是由周、李营长分别推荐，经团长袁植批准保送的。讲武堂是1922年11月正式开学的，彭德怀8月到校，自习文化，作学前准备。我于第二年3月离开讲武学堂，作为代表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跟林彪是同期同学。

当时讲武学堂的军事教官，大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少部分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他们对学员的要求很严格，集合要求迅速，内务要求整齐清洁。早上出早操，上午学操典、战术、技术课，下午多是野外训练，项目比较多。学员搞错了，教官动辄拳打脚踢。学员学习期间都要缚横皮带，佩指挥刀，这是装饰品，显得威风一些。

彭德怀学习很刻苦，操练很认真，守纪律，做事踏实，很严肃，说话不多。彭德怀毕业后在湘军二师六团一连任连长。黄公略在第五连，都在袁植那个团，团部驻扎在湘潭。

(徐平中 整理)

* 唐生明在讲武堂时与彭德怀系同班同学。

彭连长单骑赴姜畲

周武彝*

我是湖北人，于1920年毕业于北平陆军大学，经同校同学龚浩介绍到湖南陆军第二师、即彭德怀所在的那个师工作。我名义上是师部参谋，实际上在六团协助抓军训。六团团团长袁植，号彝波，平江人，为人老实正派，和下级军官合得来。当时，彭德怀在六团当排长，袁植对彭很器重。

1922年，当时团部驻扎在湘潭县城内江西人办的石阳宾馆，一营在湘潭街上、二营在湘潭姜畲、三营在长沙校场坪。一营营长是周磐，三营营长是李仲任。周磐和李仲任都是宝庆人，同系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

周磐家里穷，出身行伍，他对彭德怀很赏识，多次跟我谈起彭德怀，说彭很本分可靠，做事负责，积极肯干，打仗勇敢，将来定有作为。因此，很注意培养他。开始叫他当警卫员，以后叫他去连队当兵，不久升班长、事务长、排长。李仲任也培养了一个骨干，叫黄石，以后叫黄公略，当时也是排长。1922年夏天，周、李为了培养彭、黄，要团里送他们两个去长沙湖南讲武堂学习。这件事我是知道的，并且是赞成的，我还过问了这件事，最后经团长袁植批准去的。

彭德怀去讲武堂学习很认真、刻苦，经常受到教官的表扬。他的成绩很好，名列前茅。毕业后，未去团部汇报，这也反映出他的性格。彭德怀毕业回部队后，升任连长。

彭德怀从讲武堂毕业的时候，即1923年8月，谭延闿由粤

* 周武彝，湖北人，当时在彭德怀所在的六团抓军训。

入湘讨伐赵恒惕，谭、赵战争爆发。9月，赵恒惕引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援军入湘，向谭军大举反攻。这时，倾向谭延闿的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摆出中立的姿态，建议谭、赵双方在湘潭姜畲议和，名曰抵制北军，实际上是想给谭和自己保留一部分实力。但旅长刘钊却想拉部队投靠赵恒惕，做过团长袁植等人的工作，致使鲁部的团长大部分通款于赵。为此，鲁涤平十分恼火。

10月，鲁涤平在姜畲（属湘潭县）召开营、团长以上的紧急军事会议，暗伏杀机。六团官兵知道情况不妙，力劝团长袁植不要去参加，派两个营长去就行了。特别是唐秉初（平江人，是省政府派去的）严厉指出，去开会凶多吉少，可袁植不以为然，根本没想到这中间有什么阴谋诡计。他反说什么师长了解我、信任我，不去，师长会哭脸的。劝告无效，只好要他谨慎一点。

开会的当天晚上，果然不见团长袁植回来。六团官兵意识到问题可能严重了，通宵都是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第二天，一马弁逃脱，回到湘潭报信，说，团长袁植在会后回团部（离姜畲五里）途中，被鲁涤平伏兵杀死。消息传来，官兵个个情绪激愤。

为了摸清情况，作出对策，周磐要彭德怀到姜畲师部去一趟。彭欣然应允。周磐为争取时间，要彭德怀在团部骑匹马去。

彭连长跨上骏马，从湘潭向姜畲飞驶而去，不到两小时便到了。鲁涤平接见了彭德怀，说什么袁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等等。彭德怀趁机向鲁涤平说明来意，鲁涤平终于在“指示”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彭德怀摸清师部情况后，于第二天拂晓赶回到团部集合地。听说彭德怀回来了，官兵们都围了拢来。彭德怀说明情

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周磐照办了。11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彭德怀连长率一营一连驻湘乡穀水（现涟源市）。

彭德怀单骑探军情的智举，显示了他的才干，大家莫不钦佩。

（徐平中 夏光通 整理）

彭德怀捐修永兴桥

张人丰 刘永丰 *

1924年4月，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由洪江开赴湘潭时，途经宝庆（邵阳）并作短暂停留。时任该团第一营代理营长的彭德怀，奉团长周磐之命，带领几名士兵到严塘的白鹿马家出差。行至拱桥铺（今严塘乡的坳背村），见泥泞的河岸上，挤满了焦急的人群，迅即上前探问。当地一个老者说：

“此地是岩门，财宏通往宝庆的要道，河上原有一座石拱桥，前几天连降暴雨，拱桥被洪水冲跨了。”彭说：“要是在这里再修一座坚固的桥就好了。”旁边一位面带菜色的村民说：

“长官，桥是想修，只是眼下青黄不接，连锅都揭不开，哪有钱来修桥嘞。”彭德怀听了默默无语。少顷，他从身上掏出个小布包，将包里的五块银元交给了当地热心公益事业 的何南山，并请他牵头为百姓做件好事。然后说了声：“军务在身，先陪了”，便带领士兵涉水过河，直插严塘团防局驻地何家祠堂。当晚在团长周磐的老家岩门（今严塘乡岩门村）留宿。

何南山不负重托，与乐于行善的何上诗一起，奔走筹措，终于募集了一笔可观的建桥资金。1926年，坚固的两孔石桥竣工，命名为永兴桥。桥头北侧竖有一块8尺高的石碑，正面镌刻着彭德怀及其他捐款者的名字。来往群众齐声称赞彭德怀，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

（新邵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供稿）

* 张人丰、刘永丰均系新邵县党史办负责人，该文根据当地老人回忆整理。

到 彭 部 探 亲

刘 坤 模

1924年4月，六团由洪江回驻湘潭后不久，即开赴长沙靖港休整待命。于是，彭德怀请他的表兄赵元坤特意到湘潭乌石老家，接我到靖港去住几天。

祖母在世时，为了照护好高龄的祖母，德怀没有接我出去过。这年春，祖母病故，德怀才第一次接我到部队。表兄来了，要接我到德怀那里去，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向教我书的肖云樵先生请了假，带着正在读的书，告别家里人，跟着表兄赵元坤走了。

那时我的穿戴仍然是农村妇女的打扮。赵元坤领着我经过湘潭来到长沙，在劝业场让我买了衣服和鞋袜。这回，我全部换了新装，由一个乡里妹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穿戴时髦的城里人了。

我出生以来，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乌石寨，没有见过大城市，也没有看见过大江和船。这回，我不仅到了石潭街上，而且到了县城湘潭和大城市长沙；不仅看到了雄伟的湘江、看到了各种不同的船，而且既坐了木船，又坐了轮船。当时正涨大水，我坐在船上，也和湘江的波涛一样，心情很不平静。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很快就可以见到时常想念的人了，心里怎能不激动呢！

我同赵元坤坐轮船从长沙到了靖港。彭德怀知道我们会坐这班船来，早已在码头上等候。他满面笑容地朝我迎来，并风趣地说：“嗨！变得不象个农村妹子了。”

我嘿嘿地笑道：“真的呀？我昨天还完全是农村妹子的打扮，今天是表哥怕我给你丢丑，带我买了这身新衣服的。”

彭德怀连连点头：“要得，要得！”他在靖港街上找了一家旅店，安排我住下来后，就问起了我的学习情况。

德怀每次给家里写信时，也捎带给我写。我当时认识的字不多，信还看不懂，只好请别人读给我听。我听后，又请别人代笔回信。可是，别人写的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意思表达不出来。我便硬着头皮自己写，碰到难字便写同音字，有时也问问别人。德怀要求我写信不能写错字，尤其是通讯处不能写错。写错了，他就会不高兴。我给他写的信，信封他都留着，用以比较我写的字有否进步。这样，也就逼着我学了些文化。他见我进步很快，就热情地鼓励了一番。

我俩在一起住了几天后，部队要出发，我便回家了。德怀就随部队开往桂林，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

1924年10月，彭德怀同部队由广西开回湘潭，正好与当时在湘潭捻棕绳的二弟彭金华会了面。彭金华回家后，把哥哥已从广西开回湘潭的消息一说，我便决定自己到湘潭去找他。

我从石潭坐船到湘潭，首先到十一总河街，找到正在开木屐铺的彭德怀的表哥安长泰家。安家见当军官的表弟媳来了，自然非常高兴。一边做饭，一边派人通知驻在附近的彭德怀。于是，我很快就在表哥家同彭德怀见面了。

彭德怀的队伍驻扎在湘潭县城里。他在通济门内通济街云升鞋铺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在这里住了下来。他高兴地对我说：“你来了很好，湘潭这里有个湘群女子职业学校，既可学习文化，又可学门手艺，你可以到这个学校去学习。”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

于是，经云升鞋铺老板娘介绍，我进了县城里办的湘群女

子职业学校。当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李忠、教务主任黄斌，都是女的，对学员很关心体贴。我在这里学习，感到既紧张又愉快。

湘群女子职校每天上午学文化，下午分两班上业务课（一班是缝纫，一班是刺绣）。我学的是缝纫，但我对刺绣也很感兴趣。在短期内，我的进步很快，不仅读书成绩好，而且很快学会了缝纫、刺花、绣字等手艺。

我们在湘潭县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并且第一次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春节。

正月间（1925年2月）彭德怀随部队开往湘西北去了。我便住进湘群女子职校继续学习，直到暑假后才回乌石。

（王宝才 整理）

彭德怀买米济贫

罗菊生*

1925年2月，六团从湘潭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组收复澧县、石门、慈利。同年六七月间六团开安乡、南县一带休整。这时，彭德怀因患肾炎回家治病。

这年夏天，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已经用他的薪金初步立起了一栋适用的瓦屋。德怀探亲时，他和刘坤模在里面开了一个床铺，首先住进了这个还未完全竣工的新屋。这次，彭德怀一连吃了十多剂中药，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

当时，乌石寨旱灾异常严重。土里生芽没得收，田里禾苗没作苞，地主富农囤粮居奇，贫苦农民求余无门。彭德怀看到邻居们揭不开锅，心里很难过。就同刘坤模商量，准备拿出一百元钱，用高价强迫地主卖上10担谷，无偿分发给附近贫困户。刘坤模说：“这很好，但你的吃药钱……”彭德怀马上说：“我的病会好的，救人家的命要紧”。他要刘坤模把在家的三弟荣华找来一起打个商量。彭荣华亦表示赞成。彭德怀要荣华造一个缺粮户名单，各户多少人，应发多少谷，等买到谷后，好按名单分发。

他毅然决定向殷实巨户陈满钻子买粮。农历七月初八，彭德怀穿件蓝色纺绸长衫，翩翩风度，来到陈氏葛庐，派人通知陈满钻速来。陈来了，彭德怀便拿出一百元钱给他，并大声宣布：“我按时价跟你买批粮食。”同时指出：“粮在仓里囤，人在这里饿，这怎么行？所以非买不可！”陈满钻子本来还想

* 罗菊生，家住湘潭县乌石寨，是当时的见证人。

过几天，等粮价再抬高点才开卖，但考虑到彭德怀的语气相当硬，自己又无理由辩驳，只好硬着头皮连声说：“好！好！”被迫按时价卖出了一批粮食。当彭德怀无偿地把粮食分给本地的贫苦农民时，人们无不热泪盈眶，感激不已。

彭德怀考虑到光靠个人施米，是不能解决大问题的。于是又找到谷庆满、陈玉山等地主的管家，交涉打粿（平价买米）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辩，终于达成协议，恢复了打粿制度。凡当地拥有二十亩水田的就打粿一天，并依此照推，轮流打粿，不得借故延误。由于彭德怀大公无私，且措施得力，因此，这一年乌石贫苦农民度荒的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彭德怀这样关心群众生活，慷慨救济贫苦乡亲，使乡亲们非常感激。然而，那些财主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对彭德怀这种作法冷嘲热讽。陈满钻子竟在背后恶毒地骂他：“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彭德怀听了这种肮脏话，非常气愤。他说：“这些为富不仁的家伙真该枪毙，我拿钱买粮救济一下穷苦人，难道是要与他们比富摆阔吗？这些混蛋，我不打倒他们，誓不罢休！”

（唐泽雄 整理）

彭总多给我十文钱

肖贻爱*

1925年夏天，彭德怀的弟弟彭金华、彭荣华家起屋。因为他们住着两间又矮又小的烂茅草屋，实在是住不下去了。由于那几间茅草屋周围栽有冬茅围着，所以叫彭家围子。他的新屋就起在围子上首。彭家围子的前面有个很大的荒坪，叫做黄泥大坪，每天有人在那里放牛，村里的小孩子也喜欢到坪里去玩。那时我还不到10岁，到黄泥大坪去玩的时候，和小朋友一道经常去看彭家围子起新屋。

有一天，我和小朋友在彭家围子玩耍以后回家，对妈妈说：“我家也要起新屋。”妈妈说：“好伢子，等你长大了我们一定起新屋。”我缠着妈妈不放手要起屋，父亲看见我吵闹就骂：“蠢东西，饭都有得吃，哪里有钱起屋！”爸爸一开口就吓得我不敢再讲话了。过了一会，我细声问妈妈：“彭家围子为什么起得屋？”妈妈说：“彭家围子里有个叫彭得华的叔叔在外面当了官，寄了钱回家来起新屋。”妈妈接着说：“好伢子，你长大了也当个官，寄钱回来妈妈给你起新屋，好不好！”我说：“好！”

彭家围子起新屋，上上下下的小孩子都喜欢去看。我们看到附近的叔叔、伯伯都在彭家帮忙，泥工、木工、副工忙个不停，新屋起得很快。新屋快建成的时候，彭家当官的那位彭得华叔叔回来了。他身着一身灰色衣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听说是回来养病的，但是走起路来还是挺有精神。平时看见他

*肖贻爱，家住湘潭县乌石寨，彭德怀家起屋时，曾去过瓦。

多半是坐在那旧茅屋里看书。

彭家起的新屋不再是盖茅草了，而是盖新瓦。彭家的瓦是买了离彭家只有里多路的胡家瓦窑上的。新屋完垛后，就发动大家去运瓦回来。因为运瓦力资给现钱，附近很多人去帮忙运，老老少少都有，我也去了。我年纪小，力气也小，又怕打碎人家的瓦，所以每一转只担得几十片。担了一天，散工时我和大家一道去旧茅草屋里领工钱。彭金华叔叔边算数，边发钱。我去领时，金华叔告诉我担了230文钱。他看了看桌上摆的钱尽是20文的铜板，就问我有不有10文钱。我手上哪有钱啰！我立即回答：“没有！”他就递给我11个20文钱的铜板给我，口里说着：“那就发给你220个钱啦！”边说边用毛笔勾数。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气赚的钱，我高高兴兴地从金华叔叔手里接过11个铜板，转身就走。不料彭金华叔叔跟我讲的几句话，全被在这间小屋子另一边看书的彭得华叔叔听见了。我转身走的时候，他就对彭金华叔叔说：“你为什么不给240个钱呢？少给孩子10个钱不如多给他10个钱。”彭总带有点批评的口气。金华叔立即起身把一个20文钱铜板塞到我的手里。我背着筲箕，高高兴兴地高开了彭家围子。天还没黑，我拿着这240文钱径直往陈满钻子财主家去粜米，240文钱刚好买了1升米。天快黑了，我背着筲箕，带着这一升米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把担瓦、领钱、买米，前前后后告诉爸爸、妈妈。妈妈告诉我：“彭得华叔叔是大好人。他小时候，家里比我家还要穷，只有你这么大年纪就要上山砍柴、挑柴去卖，要供养年老的祖母，是个上下十里闻名的好孩子。如今当了官，没有忘记穷人，对我们穷人特别关心。”

（刘振涛 整理）

钟伯伯送我读书

彭 鹏

1925年夏天，我刚刚5岁，彭德怀伯伯探亲回来了。那时，他们家里正在起新瓦屋，正屋已经盖起来了，正在装壁和继续盖横屋。他一回来，就动手帮忙做事。我也常到他们那里去玩，我按照妈妈告诉我的，喊他“钟伯伯”，他对我很好。

有一天中午，我到他们家玩。我走进堂屋后，站在西正房门口，看到房里用高凳门板搭了一个简易床铺，旁边有一把睡椅。这时，钟伯伯坐在睡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在和伯母刘坤模闹着玩。刘坤模在左边抢他的扇子，他换到右手拿了高高举起；刘坤模走到右边去抢，他就把扇子换到左手举得很高很高，刘坤模怎么也抢不到。看到他们玩得这样有味，我不由得嘿嘿地笑了。

钟伯伯看到我站在门外，就对我说：“进来嘛，细伢子！”

我走进去，站在他的身边。他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你这冒爷崽明朝要认真读书啦。”

我4岁时就死了父亲，家里很困难，便说：“我屋里没有钱，读书不起。”

“没有钱不要紧，归我出。你同佩伢子（即我的堂兄彭佩林）都要读10年书，钱都归我出。”

钟伯伯又抚摸着我的头说：“你要听话，不要顽皮，要帮你妈妈做些事，长大了要好好劳动，好不好！”

“好，好！”我连连点着头对钟伯伯说。

钟伯伯讲了的话就兑现，他离家前就交代了他的大弟弟、

我的二伯伯金华负责送我们读书(金华伯伯送我们读了一年书，后因德怀伯伯领导了平江起义，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也就无法支持我们读书了)。

这次钟伯伯在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到湘西北的部队去了。

(王宝才 整理)

“万民伞”*

覃岳斌 郭志兰

1925年秋天，彭德怀率部在安乡县城以北60华里的焦圻驻扎时，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彭连长”。在这里驻扎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为民除害、拒收财礼、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动人事迹，一直被当地人民广为传颂。

焦圻，地处湘鄂边境，安乡、澧县、公安三县毗邻。水路交通发达，南下洞庭、西抵津市、北通武汉，是一个通商的重要口岸。因而经济活跃，城乡富庶。但这里也是土匪盘踞为害的地方，他们凭借天高皇帝远，加之“三不管”的地理位置，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给民众造成了严重威胁，人们常因匪患而忧心忡忡。彭德怀奉命驻防这个被兵家争夺的水上交通要塞后，决心要把这个边远的小镇治理好，为水乡人民造福。

彭连长为了摸清匪情，掌握当地匪首李永宏的动态，便带着几个士兵乔装成叫化子、算命先生或游学先生深入乡下，了解情况，跟踪捕捉。一天，他与一名士兵化装来到了焦圻对岸的东保垸，并到匪首李永宏家讨歇，终于发现李匪已潜入家中。彭德怀立即命令化装随行的士兵火速赶回驻地调兵，自己留下监视李匪的动向。不久，一个排的兵力飞速赶来，将匪首李永宏的住宅团团围住。李匪看到这些如从天降的“神兵”，深感突然，大惊失色。但他仍然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由于部队防范严密，李永宏当场就擒。经过审讯和调查，掌握了李匪的大量罪行。一星期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巨匪处决在焦圻的王

* 本文系作者根据当地王启煊、龚道信、郭光春、李才广等老人回忆整理。

通庙。彭连长为民除害，老百姓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这年的秋冬季节，公安县太和垌孙姓夫妇的独生子突然被土匪绑架。土匪丢字喊款，索要一万块银元才能赎回小孩。这对夫妇十分焦急。由于土匪索价万元，故群众把这个孩子比喻成“金罗汉”。后来，彭德怀率部在一次剿匪中终于把这个“金罗汉”解救出来，因一时没有找到孩子的父母，就寄托在焦圻请人带养。不久孩子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火速备齐财礼赶到焦圻，向救子有功、恩重德高的彭连长酬谢，还要送给全连士兵每人四块银洋。彭德怀当场拒收，说：“我们打坏人，救百姓，不是为了要搜刮钱财。”他毅然地拒绝了这份厚礼。夫妻二人热泪盈眶，无限感激。群众见此都赞叹不已，大家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廉洁清正的军官！”

彭连长曾驻在焦圻的青龙宫。青龙宫是一座古庙，一些无处安身的穷苦人也在这里栖身。他们中有的人靠乞讨度日，有的人经营小本生意为生。彭连长待人态度和蔼，在处理军务外，时常与这些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大家见他平易近人，都乐意与他交朋友。青龙宫有个看管鱼湖的人叫龚道政，彭德怀见龚为人很正直，又有一点文化，就动员龚投军到他的连队当文书。后来，彭移军湘南，还给龚道政来信，希望他去。龚不愿离家，才一直没有成行。

彭连长还经常出入茶馆酒肆等公共场所，接近群众，体察当地民情。他也经常到商贾店铺之中，勉励他们公平交易，不坑害群众。他对公共事业非常关心，乐于做好事。焦圻街上卫生条件很差，乱拉乱扔的现象严重；因无公共厕所，甚至有些人随地大小便；且道路难行，人们深感不便。彭德怀便亲自带领士兵，发动居民建厕所、修街道，在永兴寺和镇南新建了两处公共厕所，又铺修了青龙宫的石头路面。街道两旁悬挂了用铁皮制作的油漆黑底白字标语牌，写上“士农工商，各居一业”、

“不要打牌赌博”、“人人讲究卫生”等各种标语，使小镇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彭部在焦圻驻防时，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因此，当地群众及各界人士一致要求酬谢彭连长。人们见他为官清正廉洁，拒不受礼，一些开明人士想了一个办法，商量给他送件有意义的纪念品。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决定以商总和各界群众的名义送两把红绸做的大伞和一块匾。由街坊邻里，士农工商各界自动在绸伞上签名。一下签名的就有近千人，便命名为“万民伞”，以示广大人民对他的崇敬。在部队离开焦圻的前夕，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把“万民伞”和一块用红缎制成的金字匾送给了彭德怀。彭为了不负众望，欣然地接受了这一珍贵的礼物。

部队出发的那天，老百姓扶老携幼，热烈相送。从焦圻到三岔埭，长达十华里，沿途鸣放鞭炮，锣鼓喧天，一直送到渡口。彭德怀挥动“万民伞”，与欢送的人群，依依惜别。

（安乡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供稿）

难忘彭总驻扎时

何文焕 陈采早*

南县白蚌口地处洞庭平川，紧傍淤漕洪道，上溯湖北荆州，下通省会长沙，水路运输通畅，极便粮棉集散，历来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是一个繁华的农村集镇。

1925年冬，彭德怀率部来白蚌口休整，连部就驻扎在街尾团防局。是年冬季，阴雨不断，小镇泥街经水浸泡，被行人踩得稀烂，居民叫苦不迭。

彭连长常到街头、河边走走，了解民间疾苦。在饱尝军阀混战之苦的百姓眼里，象彭德怀这般毫无架子的官长可谓闻所未闻。因此，大家有话很愿意向他诉说。同商行老板的接触中，彭连长即晓以爱国爱乡的大义，启发他们重义轻利，造福桑梓。他对镇上几乎家家打牌搓麻将，并为此扯皮打架的恶习很为恼火。有人请他出面禁赌，可上头冒得规定，外面也无先例。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严加限制的办法。他首先派人以一伙大赌徒进行查缴罚没，又召示全镇居民和过往客商，对聚赌场地和金额作了具体规定：“凡参赌者必须前往指定地点购票入场，票价按搓麻将的底数多少决定，三吊一的票价是一吊钱，五吊二的票价是两吊钱，不按规定聚赌者，除没收赌资、赌具外，还视情处以罚款。”彭连长令行禁止，有效地刹住了赌风，并通过“以票代税”的办法，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

* 何文焕、陈采早系南县白蚌口居民，当时的见证人。

1926年春暖时节，在彭总的敦促下，各商户认派的修街集资俱已收齐。部队临开拔前，他特意把镇长龚林初和商会会长宋桐梧请来连部，将罚没赌资交付清楚，就街道修建的设想再一次作了交待，才与当地民众依依作别。彭连长走后，镇里马上从长沙丁子湾购回麻石，集中了一批工匠抓紧鑿凿条石，开砌沥水阴沟。不久，一条长近三华里，宽约六市尺的麻石街按照彭连长的设想修成了。但见街石铺设平整匀称，给小镇增色不少。中高边低的布局，达到了雨过街干的效果，改变了过去“天晴一把刀，落雨一窝糟”的面貌。尤其是街道首尾新砌的两个码头，更是方便了船商行旅和百姓的生产、生活。大家齐声称赞彭德怀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刘治国 整理）

跟 随 彭 营 长 转 战

李 寿 轩*

1926年三四月间，湖南军阀又在混战，人民深受其害。那时，我受不了当学徒工的苦，从店铺里逃了出来。为了活命，在安乡藕池镇（属湖北石首县）参加了湘军，在一营二连当兵。当时，彭德怀在一营一连当连长，后来当一营营长。

北伐前，我们这个部队还打过唐生智，打到衡阳后又退守湘乡一带。不久移防南县，华容，营部驻扎在麻河口镇上，各连驻扎乡下。原来的营长是个大胖子，安徽人，行军时要坐轿，打起仗来就躺医院。我们二连连长经常去镇上，身穿绸料便装，手拿自由棍，在镇上晃来晃去，活象个奸商。一回连部，碰上士兵不向他敬礼，他就打，士兵很气愤，敢怒不敢言。有些老兵愤恨地说：“晚上瞧吧！”（意思是带枪逃跑。）果真有一个晚上，七八个士兵带枪跑了。有一次，连长在武昌打战士肖春发，彭营长知道后严厉训斥他说：“你这样打士兵不好，对他们为什么这样狠，今后不准这样！”

我们部队奉命北伐，从南县麻河口出发，经岳州到武昌洪山，驻扎在一个大庙里。这时武昌城尚未打开，叶挺的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正在激战。几天后，城墙上挂起了白旗，彭营长命我们往城墙边靠。这时，敌人已经一弹不发了，二连即利用原有的梯子爬上城头，只见敌人正在架枪，准备缴械投降。部队进城后，彭营长即命令我们连驻湖南会馆休息，营部驻扎在城内

*李寿轩同志自1926年参军起，就和彭德怀同志在一个部队，并参加平江起义，解放后曾任铁道兵副司令员，授衔中将。

的蛇山。在这里休整了几天，便开到徐家棚，接受唐生智的检阅。接着又开往汉口和孝感，再开当阳。在当阳同吴佩孚的残部打了一仗，最后开到宜昌过年。宜昌驻扎了好多部队，贺老总的部队也在那里。宜昌城东门有个大操场，不少部队在那里练兵，还有在河滩上练兵的。我们第一营练兵要求严，方法得当，且经常实弹演习。战士很认真，比别的部队显得不同，因而得到赞扬。过了阳历年，部队又开往湖南，经津市、澧州、石门到贺老总的家乡桑植驻防。彭营长经常到老百姓家走访，问长问短，同他们很融洽。

1927年5月前后，我们部队在南县、岳阳、临湘一带驻防。彭老总听说许克祥在长沙搞“马日事变”，屠杀工农，极为不满。许多人议论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杀敌，他们在后方杀工农。”后来部队奉命东征，经湖北罗田、广济到安徽的桐城，而先头部队已打过合肥、芜湖、安庆一带。我们在桐城休整了一个时期，10月底开始撤退，一直退到湖北的浠水。其他部队的往往三五成群，打家劫舍，谁也无法制止，使得老百姓叫苦连天。有一次，彭营长叫抓回了其他团的几个抢东西的逃兵，当众严厉训斥后就地枪决了，正了一下风纪。彭营长对部队平时有严格纪律要求，即使是在撤退时，也要一班一排地整齐行走，不准乱套。尾追的敌人，见此也有些畏惧，不敢急追。

部队到浠水时，唐生智便打算设防同第七军决战。叫何键带两个师集结待命，第一师作为三十五军的预备队，撤至离浠水城几十里的地方待命。谁知设防还未就绪，敌人就追上来了，军部调一团上去，我们前进到离浠水城几里的地方，发觉七军已化装成老百姓，正等待打伏击战，但我们部队仍在向前运动。参谋长走过来问：“你们是那部份的？”回答说：“是一团彭营。”参谋长满意地点点头，并要我们警戒，防止敌人进攻。彭营长命令一、三连迅速占领前面的山头，二连作预备

队，待机支援。我们等了一天，敌人未进攻。随后，周磐要我营继续作后卫，掩护大部队安全后撤。不久，部队退到团风、武汉，经沔阳到华容、南县一带。

当时，部队生活很苦，逃跑现象经常发生。我们彭营与别的部队不同，虽然生活同样很苦，但营长本人生活朴素，同士兵共艰苦，所以部队比较稳定。那时，旧军队的军官普遍有“五皮”（即皮带、皮靴、皮包、皮鞭、皮手套）、“三金”（即金牙齿、金戒指、金丝眼镜），连、排长都有。但我们彭营长没有这些东西，仅有一个装文件的破皮包。彭营长的朴素作风，对部队的影响很大。我们从安徽撤退时，每班只用一个挑炊具的挑夫。到汉口宿营，因为没有带行李，就睡稻草。彭营长和李灿连长到各连、排去看了一趟，检查士兵是否都能睡觉，有不有生病的等等，这对士兵是个安慰，感到营长对他们很亲切。他在行军中往往把自己骑的马让给有病或脚走起了泡的士兵骑。尽管当兵的生活艰苦，由于营长关心大家，所以吃苦也无怨言。

1927年冬，周磐约彭德怀谈话，说上面已决定由他担任第一团团长。正式就职是1928年1月。

当时，我们部队有了士兵会。早在1924年，一些进步的士兵就与李灿有联系，他到我们连当连长后，连里就成立了士兵会。后营部也成立了士兵会，每个连两三人，营部五六人。我是连部代表，张荣生是营部代表。士兵伙食差，彭团长就从解决伙食问题着手，首先在二连建立伙食清算委员会。以前由事务长购买蔬菜副食，士兵会成立后，改由派士兵代表轮流采购，以防贪污多占。自此，士兵开始能吃饱，每个星期还能吃上一两次猪肉。

1928年四五月间，我们连开始组织读书会。由各班班长和少数表现进步的士兵组成，学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然后由班长回到班里去讲。晚饭后，三五成群地到河堤上去议论，散步时见了豪绅地主，就说这是吃饭不做事的寄生虫。这些家伙听了很不舒服，便写信告状到师部，说“一营共产化了”。周磐整日花天酒地，生活糜烂，他知道后说：“管他共产化不共产化，只要能听我的话就行。”

我们连长李灿的爱人，由他的弟弟（一个中学生）陪同，从宜章来到南县。战士们问连长的弟弟，你们家乡怎么样？他说，“我们家乡不得了，红军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士兵们听了都很高兴，说：“派我们去打土豪分田地就好啦！”我们连长听到士兵这样说，不但不反感，而且表示同情。士兵们在各方面的影响下，思想日益进步，吃饭也时常喊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

1928年4月下旬，周磐召集南县驻军讲话，说我们要到平江驻防“剿匪”。士兵们考虑得多的是好久没有发饷，家里妻室儿女都会饿死了。这时，张荣生到我们连里提出，我们士兵要组织代表到团部去闹饷，我营共派了五个代表，其中有一位是二连的一个班长，名叫谢嵩。代表们到达团部后，团长不在，金团副见了打官腔。代表理直气壮地说：“部队要移防平江，士兵很久没有发饷了，连买草鞋的钱都没有。”金团副要理不理地说：“你们不要在这里闹，发饷是上面的事。”代表们说：“士兵不发，你们军官倒可以预支几个月，手里有几百块大洋，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代表们见得不到答复，就干脆坐在团部。有的代表讲得客气一点，我们在这里休息。到了正午，彭团长回来了，便问：“你们做什么？”代表们说：“部队要移防平江，士兵们要求发饷。”团长又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答曰：“没有。”团长表态说：“好！我向上反映。”他当即打电话到师部，说：“连、营派代表到团部要求发饷，我批评了他们，他们不回去，还要求见师长。”周磐答应

后，代表即去师部。师部有个参谋接见，经据理力争，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代表们才回来。结果是，师里答应借给每个士兵一块多钱（铜板）。

在南县，我们给地下党送过枪。一次我带班值勤，连长叫我进去并给了几支枪，嘱咐送到我们经常操练的那个土地庙附近。先要问口号，口号对了，就把枪放在地上。我们照要求做了，记得是在南县县城东南。

古历5月初（端午节前夕），我们从南县坐船，经洞庭湖到湘阴上岸。再经圩塘，开赴平江。

（徐平中 整理）

我当彭营长的勤务兵

何 六 生*

1926年农历正月，我在南县武圣宫参加湘军，是彭德怀连长的部队。先当步兵，后在哨棚（今叫警卫班）当兵。不久，彭连长见我人小机灵，便要我当上他的勤务兵。营长姓刘，大胖子，安徽人。团长周磐，师长是刘钊。

这年端午节过后，部队开到湘潭打唐生智，打到淦田、洪罗庙一带。唐生智的部队得到广东来的北伐军的支持，我们的部队便打败了。退到湘乡，在谷水驻扎了个把星期，接着开到安乡、南县。部队在这里接受了改编，彭德怀仍任营长。

这年的农历8月间，部队开到岳州，说是去参加北伐。在岳州整训了几天，部队开武汉，经过汀泗桥、贺胜桥时，四军、七军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打散兵游勇。到武昌时，敌人已被围困好久了。城内没有粮食吃，士兵、老百姓到晚上就往外逃，有的跑到我们部队来讨吃。当时我们驻扎在洪山，彭营长站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城里。他指挥部队攻过几次城，那是从各连把一些班调集起来，组成敢死队，搭云梯爬城。城墙很高，敌人又用机枪扫，死了一些人。不久，敌人投降了，我们部队便开进了城里。进城后，周磐对我们讲过话，大意是要遵守纪律。彭营长讲得更仔细，说要严守军纪，不能乱拿老百姓

*何六生，邵阳人，1926年初参加湘军，当彭德怀的勤务兵。

的东西，借用的要送回原处。

武昌攻克后，我们部队开徐家棚，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后开孝感，住在花园的河边头，又住了一个星期，再开应城，天门、当阳。天下着毛毛细雨，路滑难行。我年纪小，又生了病，实在走不动。彭营长就要我骑他的马，我不好意思，几次争着要下来。但彭营长坚决不肯，还在前面牵马，别人开玩笑说：“警卫骑马营长牵，世上事情真稀奇。”走了一天一晚，直到第二天拂晓才到达当阳，接着便和敌人接上了火。当阳是个小平原，中间有条河，河上架了桥，北面有座山，只有岳麓山那么高。彭营长指挥打仗很有办法，他叫一个连作正面进攻，两个连从两边包抄，很快抢占了制高点，来了个全营猛扑，就把敌人打垮了。

接着，部队往宜昌开。刚走半天路程，获悉李仲任团被围，我们又返回来为李团解围。解围取胜后，我们又在当阳休整了一天。参观了长板坡，游览了关帝庙、张飞墓。彭营长叫大家注意爱护名胜古迹，并给我们讲桃园三结义和张飞在长板坡吓退百万曹兵的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部队在宜昌过阳历年，当时驻宜昌的部队很多，有叶琪师、何键师，还有贺龙的部队，贺老总是九军一师师长。

彭营长对我很好，一直培养我。我没有文化，不会写字，他就教我，规定每天写100字，要送给他检查，我都照办了。在宜昌，我家里来信，说父亲病重，要我速回。我哭哭啼啼去请假，他问出了什么事，是不是生活上有困难，是不是别人欺侮你？我说都不是，是父亲重病无钱诊治，必须回家去想办法。他说：“不要请假，离开部队影响受训，回去也帮不了父亲的忙。”便给我6块大洋，叫迅速寄回去。并交代给收条看，怕我乱花掉。接着彭营长便送我到宜昌学兵队学习军务。他亲自给我们讲过射击课，他讲得很深透、很实际，易懂

易记。受训期间，他还单独找我谈过几次话，教我好好学习本领，将来会有前途的。我在学兵队学了三个多月，毕业后分在周澜教导师当班长，后随部队开澧州、常德。从此以后，我和彭营长分离了。后来他还写过几次信给我，勉励我努力干。

（徐平中 整理）

我在彭营当兵的片断回忆

田 长 江*

1926年北伐军打开武昌城的第二天，我在汉口参加北伐军，是在唐生智的第八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营一连当兵，彭德怀为一营营长。过了半个月，部队开到孝感，一营二连连长李灿在花园遇见我，问我是那一连的？我说是一连的。他见我年纪小，会说话，比较灵活，便要我到他的二连当兵。经营长彭德怀同意，我就到二连当兵了。

彭总对士兵宽厚，对连、排长要求严，队伍集合要快要整齐。值日排长口令喊不好，他就严肃批评，并立即予以纠正。

不久，部队经应城到当阳，同吴佩孚的军队打了一大仗。打退敌人后，我们参观了关公庙和张飞墓，彭营长教导我们要爱护古迹。接着部队开到宜昌过阳历年，彭营长要求部队严守军纪，战士发饷后，不准到街上去，只能在营房里玩。他随时点名，不到的就要受到处罚。他对士兵既严，也十分体贴。他有一匹马，行军的时候，自己很少骑，经常让给伤病员。

1927年上半年，我们从津市坐小船下来，在益阳停留了半天，又坐船经岳阳到汉口，驻扎汉阳。不久又乘船到团风起坡，改为步行，过了湖北界便到安徽桐城。在这里住了将近半年，主要是练兵。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东征打蒋介石。不久，听彭营长说，现在是蒋介石打唐生智了。唐的队伍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我们部队开始从桐城往湖北撤，经广水到汉口。在广水

*田长江于1926年10月参加北伐军，在彭德怀营当兵，后随彭部参加平江起义。

传说唐生智的一部分队伍反水了，一时混乱起来，把装箱的银洋和辎重营押送的银洋都抢光了。只有我们彭营没有乱，总是有计划、有纪律的撤退。当时彭营长给我们讲话，强调一定要注意军纪，要有革命军的样子。从广水出发的第二天，彭总命令散兵游勇到指定地点集合，对他们抢东西、乱打枪很生气，叫马弁当场枪毙了一个。

从安徽退到湖北，已是深秋，天气有些寒意。彭营长怕战士受冻生病，叫一定要保管好棉被。我们的队伍一直整齐地进入汉口，到驻地后，彭营长查问各连的铺盖够不够。经统计，全营共缺五十余条棉被，他立即命令通讯兵去街上购齐。士兵都很感激，说彭营长好。

在汉口驻扎了个把星期，各路部队都集中了。唐生智打死一个师长后下野，部队也被改编。我们部队改为独立第五师，是过长江后到湖南宣布的。部队驻华容、南县。不久又开往津市，这是第二次到津市打杨森的手枪团。打垮了敌人，在那里驻扎了一两个月，又开往南、华、安驻防。

(徐平中 整理)

一往情深忆彭总

赵纯心*

1927年冬，国民革命军一个团开到南县，第一营驻扎在县城。他们经常上街演出，张贴标语，“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宣传国民革命，似乎给“马日事变”后阴森森的县城吹进来一股春风。

一营营长、代理团长彭德怀就和他的妻子刘坤模一起住在官正街（现为和平街）44号我们家的二楼。彭德怀当时约模三十岁年纪，身材魁梧，咀大唇宽，一副憨厚的农民形象。他生活朴素，身穿老灰布制服，脚穿布鞋或草鞋，不系斜皮带，也不带勤务兵，家里不请男、女工。他性格爽直，待人热情，每天进进出出，总是同我们家的人打招呼，扯家常，有时还说说笑话，没有一点架子，很快我们就熟悉了。我家当时颇有些资产，共青团开展活动缺乏经费，我就自己凑，彭德怀风趣地叫我“钱筒”。

彭德怀的妻子刘坤模是个逗人喜欢的乡里妹子，我们见面就合得来，终日形影不离。彭德怀以及我家里的人都说，我俩连样子都象亲姊妹。彭德怀让刘坤模在县立高等小学念书。他得闲在家就和我们猜谜语、讲故事，有时还玩捉谜藏的游戏。

彭德怀生活俭朴，平日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我们经常听他说“劳工神圣”。当时，他对穿红着绿、搔首弄肢的阔太太、阔小姐是极看不顺眼的，称之为“洋婆子”、“冻不死的

*赵纯心，女，南县人。1927年冬至1928年6月中旬，彭德怀与刘坤模住在她家。

摩登”。他不让刘坤模擦红扑粉，也不让她穿高跟鞋，说“穿高跟鞋走路不稳，会拐坏脚的！”坤模自然听了他的。彭德怀非常同情劳苦群众，“叫化子”上门乞讨，他每次都打发钱。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身破烂，赤着双脚来我家讨米，彭总马上把身上五个铜板掏给了他，并指着小孩对我说：

“我小时候同他差不多，咯也是人家的崽呀！”后来，在谈吐中才知道，彭总出身贫苦，砍柴、放牛、讨米、挑堤，什么都干过。

彭总爱憎分明，支持革命，背后却有人说他是“戴红帽子的”。我告诉他，叫他注意点，他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知道，怕人家懒说得。”当时，有些土豪劣绅找他投诉，说“共匪”在乡下整人，搞得很凶。彭德怀边听边点点头，等到把那些人开销走后，便对旁边的人说：“这些人经常来打扰，影响办公，以后一律不见！娘买的，整得好，跟我放肆整！”彭总升了团长，我问他：“你恨土豪劣绅，为么子又愿意当团长呢？”彭总说：“我当团长不搞坏事，人多枪多势力大，今后有用场的。”我当时并没有真正明白他说话的用意。

彭德怀十分关心革命青年。当时，高瑞芝、孟以云、丁红珍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和我聚集在彭德怀房里，讨论形势，研究活动，坤模也参加了。他经常给我们讲述革命道理，教导我们要坚强，不怕死。每当我们秘密行动回来，他赞扬之余，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贴标语时有人看见没有？传单在什么场合发的？并告诫我们说：“这不是搞得好玩的，要特别小心哪！被敌人抓住是要砍脑壳的。”我的性子急，办事毛躁，彭德怀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钱筒’，你这脾气要不得，要改呵！不然的话，今后会上当吃亏的”。1928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南县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当时我到乡里躲避了一段时间，等风声过后才潜回县城。经与坤模商议，我改名刘坤范，

与坤模姊妹相称，去湘潭读书。彭德怀一再叮嘱我俩说：“在外面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能漏出半点马脚呀！”

1928年6月中旬，一团由南县开赴平江，彭德怀带着刘坤模和我与大部队乘一条轮船，共一个船舱，一直到湘阴才分手。此时，大部队由湘阴走陆路去平江，刘坤模和我换船经长沙去湘潭，这也就是我最后一次与彭总晤别。

(汤治平 整理)

彭总送我进军校

潘 鉴*

1927年“马日事变”后，我从家乡到安乡，投奔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戴吉阶，在团部任准尉司书。师长是周磐。那时，彭德怀任一团一营中校营长，在官兵中威信很高，被誉为“模范营长”。

部队移驻南县，正值中央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招生。按规定，要少尉以上军官才能报考。我那时才18岁，只是个准尉，不合条件，但又热切盼望能进军校受训。团部军需正何金鹏知道我的心事，便对我说：“只有去找彭营长，他爱护青年，关心青年，团长、师长也信任他。”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到一营营部。彭总把我让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下，同我亲切地交谈起来。当我报告了我15岁时就在暂编三师第六旅学兵总队受过半年士兵训练，在家乡办过农民协会，并在农会当过文牍（即秘书）时，彭总很感兴趣。问我是那个乡？农会有多大？开过多少次会？做了些什么事？我说我们集义乡有一万多人，各村都开过大会斗土豪、劣绅，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马日事变”后，说办过农会的人是暴徒，要惩办，我害怕，才跑出来的。彭总说：“不要怕，革命总有个真理嘛。青年只要力争上进，前途总是光明的。”当我腼腆地提出想进军校的要求时，彭总便爽朗地笑着说：“好嘛，象你

*潘鉴，新邵人，曾在彭德怀部队当兵。现任省参事室参事，新邵县政协副主席。

这样的青年是应该进军校学习，我也不是进过湖南陆军讲武堂吗？那时我是中尉排长，讲武堂的旧址就是现在的三分校。我支持你，我去向戴团长说说，如果不行，我再去找周师长。”

不久，果然宣布了全团被保送进军校三分校的12名军官名单，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感到无比高兴，也对彭总无比感激。不料，入校前三天，突然接到长沙来电，说三分校停办，我大失所望。

1927年10月，我被调到第三营九连当司务长。后来何军需告诉我，这是彭德怀营长保的，认为我年青，受过学兵训练教育，应该下连队，以后学会带兵。彭总对我的培育和期望，使我十分感动。有一次，我从第一营营部经过，忽然从楼上传来喊声：“潘司务长，过门不入非礼也！”我抬头一望，见是彭营长。我赶忙立正敬礼后，即登楼入室，又一次蒙彭总给我以教诲。他鼓励我学会作好司务长工作，在连队接受锻炼。他说他17岁就入伍当兵了。青年人要吃得苦、耐得劳、求上进，并要我常去谈谈。尔后，我大约每两个星期去一次，每次坐10—30分钟，聆听彭总的教诲。他也常到我们连上来，因为他与我们连长黄纯一过从较密。他有时也到我的司务长室走走，垂询有关我的工作、生活情况。

1928年6月中旬，部队从南县移驻平江。行军途中，彭总要求部队严守纪律，不准沿途拉夫，不准强占民房，不准强买物品。那时我仍在黄纯一连当司务长。彭总遇见我，总叮嘱我要关心官兵生活，把伙食搞好，还要注意对患病士兵的特殊照顾。

部队到平江后约半个月，传来了军部将成立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我便向连长黄纯一提出请求。黄连长说：“连上需要你，彭团长也不会批准你去。”我仍坚持要去。有一天，彭团长到我们连上来了，把我叫去，和蔼地对我说：“你有志求上

进，我和黄连长都是支持的。但是，我想你受过一次学兵队教育，可以带兵当排长。你就在黄连长连上当年把排长，再去受军官教育，不是更好吗？”彭团长诚恳待下，爱护青年，使我激动得几乎落泪。但我想以后不知何时才有机会，便又请求道：“感谢团长垂青，只不过，我才19岁，以后追随团长的时间还很长。这次机会难得，且只6个月就回来了，请团长批准我去吧！”彭团长望了望黄连长，然后轻声地说：“你看怎么办？还是让他去吧！”黄连长说：“团长批准了，我当然同意。”就这样，一星期后，我们一行12人，集中到团部，听了彭团长的训示，然后向团长告别，从平江出发，到长沙第二军军官教育团报到。

教育团团长由第二军军长鲁涤平兼任(鲁已是湖南省主席)，副团长由副军长张辉瓒兼任。教育长路孝忱，训育干事刘运乾，均为少将衔，共368名学员，分编为三个中队，九个分队(每个中队下辖三个分队)。6月1日开学，8月1日传来震惊全国的“平江起义”的消息。起义是彭德怀团长和第二团三营黄公略营长组织发动的。当时我们这些从平江来受训的学员，无不感到诚惶诚恐。

两天后，教育团团部宣布：“凡属彭德怀、黄公略部保送来的学员，一律停止上课，听候处理。”教育长路孝忱集合我们讲话，声嘶力竭地喊，平江事件是共产党制造的叛乱，蒋总司令下令要严加惩处，这些人受彭、黄的影响很深，目前正是清党高潮，你们要老实交待，等等。

会后，让我们边学习，边反省三天。经调查后，团部做出决定：“潘鉴、黄楚雄二人，必须有少将以上军衔的现役军官担保，方可继续受训，否则勒令退学。其余学员继续受训，其伙食由军部每月津贴10元。”

于是，我便找到师部少将参议戴吉阶（原一团团长）担

保；黄楚雄找到少将副师长李仲任（惠根）担保。这样，就算是了却一场政治上的风波。学习 6 个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第二军第六师（师长戴岳）当见习官。

没想到，平江一别，我再也没见到我敬爱的长官——彭德怀元帅。但他关心我的成长、送我进军校的恩情，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新邵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供稿）

回忆彭总二三事

潘 鉴

平江起义前，我是彭总的老部下，对他是很了解的。他：高风亮节，动人事迹，无时不在我的脑际萦回，现记其数事以述之。

一、爱护青年 培训官兵

1927年底，一师一团团长戴吉阶调升为师部少将参议，团长由彭德怀升任。1928年1月，彭德怀正式就团长职。

自从彭任团长后，他勤于训育，不辞劳苦。每逢星期三、六均集合全团班长以上干部训话，每次讲一、两个小时。他每次讲话之前，总把我叫去，要我给他做记录，每次他都喊：“潘司务长，你来当记录吧！”记得还有两次，他代理师长在师部做纪念周时（纪念孙中山），也把我叫去当大会记录员，师部的秘书、参谋他不叫。所以在每次集会场上，人们总是以惊奇而羡慕的眼光望着我。我在当时确有受宠若惊之感，也自认为很光荣。我这时才19岁，彭团长30岁，比我大11岁。

我还记得，彭团长每次讲话，很有精神，滔滔不绝。使人听之，至为感动。有时他也用一点纸条，写上提纲。他所讲述的内容，现在还能记得出的，约有下列几个方面：

（1）精神讲话式。当时一般部队的带兵官往往要集合官兵作精神讲话，讲话的题材，来源于《孙子兵法》或《曾、胡治兵语录》和各种典范令一类的书。并结合部队官兵实际生活，指出缺点和成绩，予以批评和表扬。

（2）讲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部分内容。他常

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好。他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简言之，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换言之，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3）他在多次的讲话中，总是强调政治要民主。孙中山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叫做政治。”彭团长说：“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很好，反对封建专制，反对独裁。他认为最理想的是实行“三三制”，即执政党一份，民主党和非党人员一份，工农群众一份。他还说：“任何一个国家，真正要想治好，只有政治民主，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宗教、出版的自由，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主人翁的权利，才能谈得上民主。但是，一切人民均必须遵守国家法令。”

（4）彭团长在讲话中，往往一谈到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时，他就义愤填膺，愤愤不平。他说：“我们湖南受北洋军阀汤芑铭所谓都督的祸害最大、最深，老百姓恨之入骨，称为‘汤祸’。我在幼时，亲眼看到他们那些官兵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残害人民，令人发指。我在当时感到只有把他们打倒，老百姓才有出头的日子。”

他在训话时，有声有色，甚至拍桌打椅，表示愤怒。他的每次训话，都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

二、以身作则 模范军人

彭总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士兵的好榜样。我记得的有如下几件事：

（1）带头刻苦自学。彭总因为家境很苦，只念过两年书，但他从入伍当兵起，就刻苦自学，从不松懈。一有时间，他就读书、写字；一有疑问就向别人请教。学而不厌，越学越有兴

趣，进步也很大。他当排长、连长时，对士兵的文化教育抓得很紧，处处关心士兵们的学习。在他领导的连上，官兵们读书、习字成为风气。

（2）爱上兵如子弟。彭总经常关心士兵的疾苦。官兵之间，亲如骨肉。他经常找士兵谈话，问寒问暖，深入了解士兵的情况。他当营长以后，经常背上干粮袋，带上饭碗、筷子、口缸，到各连、排、班和哨棚去看望士兵。发现士兵病了，除及时送医之外，还给病员一些现金作零用。碰上士兵吃饭时，他就在班上同士兵一道吃，有时官长们添些菜来招待他，他总是让给士兵。

（3）模范遵守“四句话”。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起，所有官兵符号的背面都印上了孙中山先生的四句话：“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这四句话成了北伐军每一个干部、士兵的信条。新兵从入伍之日起，就得先学习、背诵、领会、执行这四句话。彭总在每次集合部队讲话时，都用这四句话的精神去训导、教育官兵，更常用这四句话的精神去考核官兵。一有时间、一碰到士兵，他就问：“你背得这四句话吗？知道解释吗？”彭总自己对这四句话更是模范遵守。全团官兵都知道，彭德怀是个模范军人，真正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说到、做到。

（4）鹤立鸡群，一尘不染。在当时的军阀部队中，部队的军风纪律很坏。士兵不守营规，背着官长就干坏事。打牌、赌博、嫖妓、吃鸦片，甚至于进行抢劫，这是比较常见的，并不奇怪。官长中，嫖赌之风更是普遍。至于连长、营长以上的长官和军需管钱的人员，那他们的办法就更多了，胆子更大了。除了打牌聚赌之外，逛妓院、开旅馆、讨小老婆、大吃大喝，所见皆是。可是，我们的彭总从当连长、营长、团长时，

却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官兵们都知道，他是从不搞牌、宝、嫖妓这一套的。我在团部当准尉司书时，一次和两位军需、书记官到一家旅馆去看那些在打牌、赌博、吃酒玩妓的营、连长。他们一见我们去了，也要我们玩牌、叫姑娘。我们中的一个军需，也立即打起牌、叫起姑娘来了。象这样的场合，彭总就从来不沾边。

三、浑身是胆 英勇善战

彭总“一身都是胆”，这是我们全团官兵对他的评价和赞美。他在任何一次战役中，总是身先士卒，不畏枪林弹雨。前进、冲锋，他总是在最前头，往往随尖兵一起行动；在正式作战中，他总是亲临前线，观察战情，掌握战机，指挥作战；他还亲自打重机枪、迫击炮；在后退或部队转移中，他又总是走在最后，随后卫官兵行动。他从不轻敌，更不畏敌。他有打仗的丰富经验和指挥战斗的本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优秀指挥员。

我只举一件亲历、亲见的事实来说明。那是1927年，唐生智东征讨蒋。唐指挥所辖的第八军、第三十六军沿长江南岸前进，又指挥所辖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彭营在这个军）沿长江北岸前进。当时各军进驻安徽，遭到反击。蒋介石所指挥的军队分头向唐生智的第八军、第三十六军发起总攻。经过为时约两昼夜的激战，唐部即行全线总退却。三十五军也随之后撤。该军第一师师长周磐所部到达安徽桐城之后，军长何键即下令将这第一师编为全线各军的总后卫队，掩护各军总退却。当时，彭德怀为该师第一团一营营长（团长戴吉阶）。部队退却到湖北黄陂、广济县附近时，又遇到蒋介石指挥的第二军和广西部队追击，发生一场激烈地战斗，伤亡很大，第一营死亡数十人。

这一次总退却战役，彭营长率领的第一营官兵一直奉命为

总后卫队。彭德怀随后卫官兵行动，不慌不忙，沉着应战，使所有各军的部队得到有力的掩护，各自安全退到指定的集中地点。

有一天，当部队退到湖北新堤附近时，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坐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前呼后拥飞奔逃命，十分慌张。彭德怀营长看到了，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这样惊慌呢？他立即制止，并大声喝道：“你们何必这样惊慌，敌人还远得很呐！”这时，何军长听了，也就随声喊道：“你们不要跑，不要慌，有彭营长的部队在后边，你们怕什么？跑什么？”这件事，第三十五军的官兵都知道，都称赞彭德怀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好营长。

（新邵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供稿）

彭团长献计办军校

凌 辉*

1927年冬至1928年春，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蒋介石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国民党各派军阀也开始了混战，中国大地笼罩着血风腥雨。彭德怀当时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任团长，他已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培植军队中的进步力量，收容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迫害的革命同志，党决定办一所学校。但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怎么办学校？彭德怀想，如能挂周磐的牌子就好了。

周磐这人肥头大耳，整天做着飞黄腾达的美梦，只想如何扩充自己的势力，好去争地盘。但是他脑满肠肥，挖空心思也想不出好主意。正在焦急地踱来踱去的时候，副官进来报告：“彭团长拜见师座。”

“叫他进来。”

不一阵，走来一位英俊的军官，他头戴大盖帽，身着呢子制服，粗眉毛，厚嘴唇，宽肩膀，两眼炯炯有神。他打量了周磐一眼，给周磐行了个举手礼。之后，一屁股坐在周磐对面的藤椅上。

“德怀，你来有什么事吗？”周磐问。

彭德怀本要说“有事”，但他知道周磐这人的脾气，凡事你去求他，他却存有戒心，支支吾吾，要理不理。如果他有事

*凌辉，平江县党史办负责人。该文根据调查资料整理。

找你出主意，便言听计从。这时，彭德怀一看周磐焦急的脸色，便把涌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不紧不慢地说：“没事！我来看看师座。”

周磐一向很器重彭团长，因为他会带兵，打了很多胜仗，是一员虎将。此刻，周磐给彭团长递了一支烟，笑了笑说：“德怀，你说这队伍要怎样才能扩大？”

彭德怀笑道：“那我就给师座献个‘计’啊！”

彭德怀吸了一口烟，回答道：“现在要兵有的是，出张告示，就有好多人来‘吃粮’。只是要带兵的人材就很少，而且目前部队里头那些下级军官很不称职，缺乏军事素养，不会带兵，这样打起仗来兵再多也是枉然，到头来还会吃大亏。我要扩大队伍，先要培养下级军官。”彭德怀站起来，就着周磐的耳朵说：“师座你不久就要当军长啦，不马上培养一批自己的连、排长可不行啊！”

“怎么培养法？”

“最好办个学校。”

“办学校？”周磐的脑袋摇得象拨浪鼓：“我就只搞武，不搞文！”

彭德怀说：“我说的是办随营军事学校，也是搞武呢！既扩大了队伍，又培训了军官。”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蒋介石不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吗？”

这后一句话打动了周磐的心。他从睡椅上一下蹦了起来，在彭德怀肩上拍了一下：“好，依你的，就办个军事学校！只是没钱，没教官，这可咋办？”

彭德怀摸了摸脑门，说：“钱，师座可向上面要嘛！”他向周磐眨眨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舍不得银弹子，打不下金凤凰。办军校对师座将来的事业有很大好处，师座先从自己荷包里掏点钱也值得。”

“教官呢？”

“您不是要学黄埔军校吗？黄公略是你保送黄埔高级班的，看来他担任此职极当。”

“好的！”周磐喜滋滋地说：“你代我写个信去。”

于是，彭德怀很快给黄公略去了信。

黄公略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同志，他和彭德怀在1919年就认识了，以后他们又在湖南讲武堂学习，彼此非常了解。1927年1月由周磐保送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他在广州暴动后，加入了共产党。黄公略接信后，回信说：“要我来可以，但办好一个军校，没有几个得力教官是不行的。要来，我和黄埔军校的同学贺国中、黄纯一一同来，他们都是很能干的。”

彭德怀去向周磐请示，对周磐说：“师座福气大，请一个来三个，都是很有名气的人。这军校不怕办不好！就让他们来吧？”

周磐胖嘟嘟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好，三个都来，我正需要人！”

1928年3月，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从黄埔军校毕业出来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随营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官。黄公略任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学校的文书潘世斌，也是共产党员，他专门负责秘密转递和印发党的文件。

在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潘世斌等同志到随营学校去的前一天，彭德怀团长专门备了一桌酒席，为他们饯行。席间，彭团长把头上的大盖帽一甩，光着黑黝黝的脑袋，兴致勃勃地和大家干了两杯。酒盅一放，他语重心长地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到随校去，要好好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材。”他们去后，招收了190多名学员，其中有的是被国民党追捕的我党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

这期间，彭德怀还向周磐建议把师部和各团剩余的枪枝调

给随营军事学校。

不久，黄公略被调到三团三营任营长，黄纯一也调到一团九连任连长。为了使随营学校的领导权继续掌握在我党手里，彭德怀又一次拜访周磐。这时周磐正和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打得正在兴头上，两只肉坨坨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彭德怀见状，忙说：“师座，我不打扰您了，只问一句话。”

“什么话？”周磐乐呵呵地说。

彭德怀说：“黄公略、黄纯一调动了，就让大队长贺国中负责‘随校’的工作吧？”

“好的！”周磐没加思索，随口答应了。

“随校”从南县开岳阳，彭部从南县赴平江后，彭德怀又多次给贺国中去信，要他抓紧对学员灌输革命思想。那时，一团的二营在平江石城被农民游击队袭击了一下，被打死了几个人。彭德怀当即召集士绅们开会，提出对这些伤亡士兵的家属抚恤费应该由士绅负担。会上，有的士绅不但拒绝出钱，反而说：“兵是国家养的，打死了活该。”彭德怀顿时火冒三丈，跳起来痛骂了这些家伙一顿。他拿这一事实向本团士兵进行革命鼓动，还写信告诉岳阳“随校”的贺国中。贺国中在下操的时候把这事转告学员，他气愤地说：“真是不讲理，我们当兵，上面连饷也不发，草鞋都没得穿，‘剿匪’打死了还说是应该的，家属连抚恤也没有。”学员们一听，都憋着一肚子火。收操后，寝室里到处有人骂：“他妈的，这兵不当了！”

（平江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供稿）

分 别 在 湘 江 之 畔

刘 坤 祺

1927年11月，我在家里听到谣传，说北伐军打了败仗，彭德怀的部队打散了，败退在南县、华容、安乡一带。我听了很着急，不知彭德怀的情况到底怎样？便决定前往找他。

我搭上了从长沙去安乡的轮船。一路上，我忐忑不安，一是不知德怀安危如何？二是安乡、南县、华容一带那么宽，兵荒马乱，上哪里去找呢？我打算先到安乡，然后再到南县、华容，一个县一个县地去寻找。

到达安乡后，我找好旅社刚刚住下，就赶忙出去打听。说来真是凑巧，我在街上碰上一个士兵，便立即打听彭德怀部队的下落，正好这位士兵就是彭德怀那个团的人。他问：“你找彭团长做什么？”我说：“我是他家里来的。”于是，那士兵就带我很快地找到了彭德怀。这时，第一师番号已改为独立五师。在这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岁月，夫妻得以会面，心里感到无比喜悦！尤其使我高兴的是：德怀不仅没有发生危险，而且担任代理团长；他的队伍不仅没有被打散，而且还在最近攻占新洲的战斗中，大获全胜，被誉为“铁军”。

原来，在北伐战争时，唐生智部东征失败，彭德怀所在的第一师从安徽桐城撤退，退到汉口后，又经监利、盐埠渡长江到达南、华、安一带。为了争夺地盘，第一师师长周磐与何键、鲁涤平会商，决定配合进攻盘据在津市、澧县和新洲一带的黔军。第一师一团是负责从东南方向进攻新洲。彭德怀亲自率领第一营攻克敌前哨阵地后，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新洲。接

着，又追至津市，配合友军迫使黔军向湖北五峰一带溃退。此役结束后，一团奉命回防南县。这时，部队由津市经新洲开到了安乡，我正好在这里遇到了他。

我们在安乡县城住了两天后，就随部队开南县三岔河，再开梅田湖，然后开到南县城里驻扎下来。彭德怀在官正街（现为和平街）44号赵家二楼租了两间房子，我们就居住在这里。德怀对我说：“这里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很近，明年正月间，你就可以去插毕业班，准备下半年考中学。”我听了很高兴。

当时，一团团部和第一营驻在县城，第二营驻在三仙湖，第三营驻在梅田湖，相距有好几十里。德怀决定在过老历年后到梅田湖去住一段时间，抓紧做好第三营的政治思想工作。所以，我们在县城欢度春节后，德怀就到三营驻地梅田湖去了，住了近一个月。这期间，他有时骑马回县城和我相聚。

驻扎南县时，德怀非常忙。那时正是蒋介石与何键之流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和“马日事变”之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国共两党趋于破裂。德怀既要对全团官兵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又要与他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将领周磐等人周旋，还要机智勇敢地与南华安特委和南县地下党组织联系、商量工作。因此，他自己规定，每周只有星期三、六两个晚上回家，其余时间都住在团部。回到家里，他还利用休息时间与房东家的女儿、共青团员赵纯心等进步青年接触，帮助他们开展革命活动。他一有机会，就针对不同现象，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他经常宣传穷人受剥削、受压迫，总有一天要翻身，剥削阶级对穷人剥削、压迫得越厉害，穷人进行反抗斗争也就越厉害的道理。有次，他拿出一块银元轻轻放到桌子上，银元一动不动；他再拿起来用力一摔，银元就跳了起来，翻了一个边。他对大家说：“你们看见了，不压迫它，它就不动；一压迫得厉害，它跳起来翻了个边。物极必反，也就是这个道

理。”在场的人听了，都深受启发和教育，增强了革命斗志。

德怀虽然工作很忙，但对我仍然很关心和体贴。有天下大雨，我从学校放学回家打湿了一身。当时他正好回来，就连忙拿衣服给我换，并帮助我把脏衣服洗干净。有时，放学时下雨，他就送雨具接我。他总是鼓励我好好读书学习，并帮助和辅导我把学习搞好。

我白天认真读书，晚上常与赵纯心等青年参加共青团的活动。我跟赵纯心还结拜了姊妹。

4月上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快11点钟了，德怀还没有回，我把门掩上后，便先睡了。刚躺下不久，就有人推门进来。我以为是德怀回了，眼睛都没有睁开，便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进来的人问道：“你是谁？”我听到这陌生的声音，感到很奇怪。睁眼一看，原来进来的是两个背枪的地方上的陌生人，走在前面的那个手里提着马灯。于是，我大声问道：“你们做什么？！”那两人看到衣架上挂着军大衣，都连忙说：“搞错了，这是彭团长的房间！”说着，就灰溜溜地退出去了。

原来，他们是县警察局的兵，是来抓房东女儿赵纯心的。小赵在自己房间里听到我这边的声音，知道出了事，便趁机连忙逃走了。这时，南县城里的共青团组织已遭到破坏。我对德怀说：“听说人家已供出我参加了共青团的活动，安百一（当时的南县县长）会抓我。我真怕！你多回来嘛！”

彭德怀愤怒地说：“怕什么？他敢！”

的确，大家认为我是“团长夫人”，到底没有人敢来抓我，我照常上学读书。

由于有独立五师第一团驻在南县，抵制和破坏了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一团部分革命士兵坚持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并演出这些内容的活报剧；比较而言，当时南县

的白色恐怖没有湖南其他地方严重。赵纯心逃走一段时间后，便又潜回家了。

早在两个多月前，德怀最好的朋友黄公略从广州黄埔军校高级军官班毕业回部队，担任了独立第五师举办的随营学校的领导工作。黄公略是湘乡人，离湘潭县乌石寨很近，和德怀与我都是家乡人。一年前我多次到部队，同黄公略见过面，彼此都认识。随营学校开学后不久的一天，黄公略请德怀和我一起到“随校”看看，我也真的同德怀一起去了。看到“随校”的学员们精神抖擞，英姿勃勃，我们都感到很高兴，这是一支革命的力量啊！

我和德怀在南县共同生活了五个多月，既紧张又愉快。有一天晚上，德怀告诉我：“独立第五师将奉命调防，开赴平江‘剿匪’，看来要打仗了，你还是回湘潭去吧。你现在已读了高小，下半年可以考长沙周南女子中学，不管怎样，还是多读点书为好。”我听了要分离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默默地点头。

1928年端午节前夕，独立五师第一团乘船从南县出发了。轮船迎着波涛汹涌的八百里洞庭，由西北往东南行驶，德怀和我的心情同洞庭湖的波涛一样翻腾。……

轮船日夜兼程，第二天下午抵达湘阴。湘阴是洞庭湖东南端的一个县城，从这里往东便是平江，是德怀部队要去的目的地；往南沿湘江经长沙即到湘潭，是我回家的道路。所以这里就是我俩即将分离的地方。在湘阴登岸后，勤务员到县城为我们找了一家旅社。

第二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早上，我俩共进早餐。我想到夫妻即将离别，德怀又要去打仗了，究竟安危如何，很难预料；至于夫妻哪天再能在一起，更是无法估计。想到这些，我实在吃饭不下。德怀看到我满面愁容，吃不下饭，就将好菜

往我碗里夹，催着说：“吃吧，吃吧。”德怀越是这样关心、体贴，我越感到难过。尽了很大努力，才忍住两眶热泪，没有流下来。我偷偷看了德怀一眼，这个无比坚强的男子汉，这时眼眶里也是湿润润的。

昨夜，我对他说过：“你马上又要去打仗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呵！我知道你很勇敢，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现在你当团长了，可不要老是打头阵了！”他却坦然地笑道：“打仗当然有危险，怕死是不行的。但是，死要死得有价值，随便送死，我是不会干的。你只管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打完仗，我再接你出来。”

我想到这里，觉得自己确实不必过多地担心。德怀已打了十多年仗了，打仗是常事，夫妻分别也是常事，今天我为什么要这样难过呢？我一显得难过，他也很不好受。于是，我笑了笑说：“你自己吃嘛，我已堆了一碗的菜了。”然后，我使劲地吃了一些饭菜。

早饭后，德怀送我到湘江边，去搭上 午八 点由湘阴开往长沙的轮船。他给我提着行李，一直送到船上。帮我找了座位，再次嘱咐我：“一路注意安全。”我把行李放在座位上，又送德怀走出船舱，目送他上了岸。

轮船启动了，沿着湘江向长沙方向开去。德怀站在码头上，向我频频挥手，我伫立船头，依依向他告别。相互深情地望着，一直望到望不见了。

轮船，无情地把我们分离了！

历史，无情地把我们分离了！①

永远忘不了啊，这湘江之畔的分离！

（王宝才 整理）

①彭德怀与刘坤模自此次分别后，近10年未有音讯而结束夫妻关系。

我随彭总到平江

郭文斌*

彭德怀回师南县，并升任了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这时，我在南县清乡队当班长。一天，我带着全班人在街上整队行进。正好彭团长来了，他一把抓住我的衣襟，说：“你为什么要开小差，为什么不回到我那里去？”并告诉我，他们驻扎在南县福音堂。于是我又回到了彭部二营七连当中士班长。

在我们开赴平江前夕，彭团长突然到驻扎在离县城80里的哭官洲的一个连视察。开饭时，彭团长端起饭碗蹲在地上同士兵们一起吃。士兵们惊奇地问：“彭团长，你为什么来吃我们这样的饭菜？我们连、排长都吃的是三荤三素哩！”彭说：“你们当兵的吃得，我为什么吃不得？”接着又说：“你们吃完饭都把枪擦好，我要带你们去平江打仗了。”

1928年端午节前，我们离开南县，开赴平江，团部驻扎平江县城老总工会。我所在的第二营先驻龙王庙，几天后移驻思村，住在茶号（制茶叶的茶行）。思村清乡队有四十条枪，但不顶用，于是请求我们陈鹏飞营长派军队进山“剿匪”（游击队）。当时七连在驻地没动，八、九两个连进山打游击队，与对方接了火，打倒了一些人，双方都有伤亡。事后游击队退到北风洞，我们部队仍返回思村。陈营长立即向彭团长报告：

* 郭文斌于1918年在彭得华（德怀）班当兵，后来开了小差，10年后又在南县重逢。

“我们伤亡很重，请团长来看看。”

一天早上，彭团长骑马来到思村，集合全营官兵讲话。彭团长说：“这次交火是误会，大误会。游击队是平江、浏阳的农民组织起来搞土地革命的，你们打错了。以后，只要游击队不来打我们，我们就不要去打他们，即使是碰上了也不要打。”说完，彭团长便返回县城，找县长刘作柱要抚恤金。彭对刘县长说：

“我们的部队给你们‘剿匪’，伤亡这么多，伤的要治，死的要埋，理当给予抚恤。”刘县长对此无动于衷，他不但 不 给抚恤，反说：“你们死了多少人？北伐时死了那么多，抚恤了几个？打仗死伤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彭团长听了 生 气地 说：“你既然这么说，那就看着办吧！”

隔了一段时间，7月22日，陈营长遵照彭团长的布置，召开了班长会。会上，陈营长慎重而严肃地对大家说：“要大变动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并嘱大家保守秘密，不要向外面泄露。当天中午12点，我们二营奉命在思村动手了。先缴了清乡队的四十条枪，然后营长宣布说：“我们弟兄们辛辛苦苦，几个月没发一点饷，我们只有打到平江城里去，打到长沙去，那里的官府衙门里有钱，老爷们有钱，我们要把他们的钱抢来发薪饷，每人发两三百元。”他还大声喊道：“要饷的跟我走！”于是，我们提起枪随营长到了平江城。

直到进了城，我才开始意识到陈营长说的“变动”是什么意思了。这时，只见满街都插起了红旗，到处是欢迎的群众。我们每人都配发了一个红袖章，一条红带子作为标志。开庆祝大会时，会场上人山人海，除我们军队外，还有农民游击队和欢欣雀跃的群众。参加大会的，每人都发了香烟，还发了三颗“解放糖”。大会之后，杀了刘县长和警察局长。刘县长是个干瘪的家伙，一身没有一点肉，警察局长恰好相反，是个大胖子。以后的几天里，还连续杀了一些反动官吏和豪绅。

起义时抓了一些清乡队的兵到了团部，彭德怀问他们：“你们是当兵，还是回去？当兵一月十二块钱！”那些兵说：“我们真不‘吃粮’了。”彭说：“你们真不吃粮了，就回家，不要为豪绅做事，要为穷人做事！”每人发了两块钱，让他们回家去了。当这些清乡队的兵士出城时，碰到了进城来的游击队，对彭团长说：“这些人放不得，放了要杀我们的。”彭团长只好说：“那就你们办吧。”结果游击队把这些人用刀杀死了。

平江起义后，鲁涤平六个团来围平江，打我们一个团。朱耀华带兵从西门攻平江城，我们的机枪连在城上向他们横扫，打死他们好多人。后来，机枪兵突然反了水，掉头打我们。于是彭军长下令：“快撤！”我们从北门出城。

在出城一二十里的地方，一个叫刘子西的下尉副官押着十二担光洋，每担1200百块，12个挑夫，这个副官突然跑了，光洋也失落了。刘子西是长沙人，他的侄儿在刘钢部下当参谋长，给他在注滋口划了60亩田，他跑到注滋口去了。

从平江撤出后，我们就钻山洞，不知跑了好多地方，艰苦得很……

（吴家丕 整理）

我所知道的彭老总

周 楨*

1921年，袁植在湘军二师（师长鲁涤平）三旅（旅长刘钊）六团任团长，团部驻扎在湘潭市石阳宾馆。下辖三个营：一、二营驻扎在湘潭附近；一营营长周磐，彭得华在这个营；二营营长是谁记不起来了；三营营长李仲任，是我的姑父，我在这个营当兵。三营驻扎在长沙49标（当时叫校场坪，即现在清水塘一带），是作为刘钊旅的警卫部队。旅部驻扎在南门外楚湘街碾米公司。周磐开始是团副，因一营营长程继川（一旅旅长唐希朴的妹夫）胆子小，怕打仗，便和周磐交换了职务。

周磐出身行伍，家里很穷，所以对出身贫苦的士兵很同情，不轻易打骂，后来当了师长也是如此。以前就听说他身边有个勤务兵叫彭得华（后改名彭德怀），湘潭人，家里很穷，办事很认真细致，深得周磐的喜爱。周磐喜欢写毛笔字，经常叫彭得华磨墨，并要他站在旁边看。有时还要彭学着写，规定一天写多少。彭写字时，周磐让座。这在旧军队里不是一般的事情，因为士兵是不能坐长官的座椅的。周磐为了培养彭得华，叫他下连队当兵，不久当了班长、副排长，进讲武堂之前已是排长了。李仲任则喜欢黄公略，也是从士兵培养为军官的。后来周、李又向团部推荐送彭、黄到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这是1922

* 周楨，邵阳人，平江起义前，与彭德怀同在一个团当兵。

年下半年的事情。1923年8月，彭德怀、黄公略从讲武堂毕业后，仍回原部队工作，并升任连长。当时大家都议论，周、李各有一个好连长。

湖南陆军讲武堂是赵恒惕主办的，各师送去培养的人，有不少成了赵恒惕的亲信。以后各师有顾虑，怕把骨干拉走，不再送讲武堂培养了，各自办讲习所，所以湖南陆军讲武堂只办了一期。但各师讲习所毕业的学员，仍发给盖上赵恒惕大印的文凭。

1924年，赵恒惕把湘军扩编为四个师。其编制是：第一师，师长贺耀组，驻常德一带；第二师，师长刘钊，驻南县、华容、安乡一带；第三师，师长叶开鑫，驻宝庆（邵阳）一带；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驻衡阳一带。

这时，第二师有两个旅、六个团，一旅长是唐希朴，二旅长是王者师。周磐、李仲任、何培基、刘运乾、蔡监等都是团长。

赵恒惕扩编湘军前，原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开过一次会议。因为旅长刘钊在串联袁植等团长投赵恒惕，这使反赵的鲁涤平十分恼火。盛怒之下，把他所信任的袁植团长暗杀了。

1925年，我在黄公略连当排副。这年二师主要在湘西活动，说是打土匪，我们团一直打到桑植。

1926年，我们部队打过唐生智，打到了株洲、衡山一带。战败后，退到安乡、南县，在这里休整。9月间，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原六团改为第一师第一团。彭德怀仍为营长。此时，我在第三营黄公略连当连副。黄连长参加北伐后不比以前了，戒掉了坏习惯，这在旧部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也有特别的情况，比如彭总，从我知道他起，从未听说他有这种坏习惯。

从岳阳出师北伐后，我们的部队跟在叶挺团后面，也叫先

遣团。10月，我们参加围攻武昌时，周磐在洪山，李仲任在宾阳门。黄公略在围攻武昌的战斗中立了功，缴枪三百多支，大炮一尊，自此我们部队有了大炮，大家很高兴，李仲任更重视黄公略。

打下武昌后，在汉阳停留了几天，不久开到了孝感、武胜关一带。周部驻扎在孝感县城，李部驻扎在花园。以后向宜昌开拔，那里还有北洋军的残部。彭营是先遣部队，在当阳的长板坡与敌遭遇，打了一大仗，打得很激烈。把敌人打垮后，彭营继续前进。李团后到当阳，突破北洋军卢金山部包围，从先天下午打到第二天中午，伤亡不少。彭营得信返回支援，我团才得解围。当阳的长板坡是一块开阔地，没有森林，但地势有起有伏，形势险要。长板坡近处有一块很大的石碑，碑上刻有“长板雄峰”四个大字。我们去看时，破片很多，烂衣服、纸片、饭菜等到处都有，只不见死尸，想是彭营打扫战场收拾光了。那里还有关帝庙和张飞墓，庙的周围有高大的树木，风景很美。

部队开到宜昌过元旦，后开到澧州、常德等地。袁祖铭部队驻扎在那里，彭部在新洲同其部队打过仗，也打得很激烈。到常德，袁祖铭被周斓教导师解决了，是借请宴之机把袁祖铭枪杀了。

东征时，三十五军打到安徽，彭总还是营长。后蒋介石组织西征军打唐生智，三十五军往湖北撤，周部彭营一直作后卫部队。撤到湖南后，又在华容、南县、安乡一带驻防。

1927年冬，刘钊回湖南，站在程潜一边，分化瓦解唐生智的队伍。刘钊组建独立第五师，周磐、李仲任等脱离何键部，归并到独立第五师，刘钊为师长，周磐为副师长。下设两个处：第一训练处处长李仲任，辖三个团；第二训练处处长陈光中，辖三个团。此时，我在一处任上尉参谋，彭总是第一处第

一团团长。

1928年6月中旬，独立第五师一处三个团开往平江“清乡剿共”。这时部队内部清查共产党和进步分子也很严厉，一经查出就要枪杀。当上面查问彭德怀和黄公略是否共产党员时，周磐和李仲任也可能已经知道他俩是党员，只是因为是自己的爱属，平时很听他们的话，加之查出来上报怕牵连自己，所以就压住了。

彭总和黄公略在平江起义时，对原部队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首先未做李仲任的工作。李出身贫寒，为人一直比较正派，当时对上级有些不满：一是闹派别，二是自己提升不快。他经常讲，官逼民反，由于统治、剥削太厉害，所以出现“土匪”，旧部队中也有起义的。他很喜欢黄公略，如果黄公略去做他的工作，很可能使他采取中立态度，对起义将不会采取严厉措施。其次是，黄公略当营长后，我在一连当过两年连副，他起义时，我还是连副。这个连的连长叫贺仲斌，湘乡人，因为老实，又无背景靠山，老是当连长，黄公略当连长前他就是连长。他从不打骂士兵，在士兵中有威信。他对上级很尊重，上级不叫做的事情，他坚决不做。黄公略起义时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好，当黄公略组织部队起义开出原驻地时，贺仲斌站在十字路口上，对部队说：“黄营长要带领部队往那边去，我不反对，愿意跟营长走的就往那边去，不愿跟营长走的就站到我这边来。”他这样一说，很多士兵都往他那边站。黄公略见势不妙，又很焦急，骑在大黄马上，在大路上来回奔驰，并大声呼唤，这样也没有带走多少士兵。当时有的班、排长要开枪打黄公略，贺仲斌制止了，说：“他是我们的营长，不能开枪。他要离开我们，我们就这样无情！让营长去奔前程吧！”

平江起义前的晚上，彭德怀还在李仲任的家里闲扯，一直扯到深夜十二点多，两人谈得很融洽。本来，彭团长准备了滑杆，

要把李仲任带走。起义时，不知怎么没有把他带走。如果把李仲任带走，李部的官兵可能要起义一大半，至少可以争取更多一些官兵起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彭、黄起义时，我在岳州养病，病愈后，又回到黄公略原所在连当连副。这些情况是李仲任、贺仲斌和当时参加起义又倒过来的一部分官兵讲的。

（徐平中 夏光耀 整理）

士兵和群众都称赞他

黄泳桃*

我是1924年冬去湘潭，在湖南陆军第二师六团一营当兵的。名字登记在一连，实际在营部当勤务兵，这时彭德怀是一营一连连长。

1925年，队伍开到南县，先后在麻河口一带住了半年。以后从南县经津市、合口到湘西慈利的江垅，这时我被派到慈利县城的“苗禁处”（一、二师合办收鸦片税的机构）当差。1926年9月，我奉调回原部队，正好赶上彭德怀的部队从岳阳上火车向武昌开去。我到火车站，一眼就被彭德怀看见了，他在车上大声喊道：“黄友声（我原来的名字）！你来了，快上车！”这时，他已经是八军一师六团一营营长了，我便在营部当军需中士，管理营部几十个人的伙食。

部队开到武昌后，我们把大炮安放在洪山上，直向武昌城内的守敌轰击。晚上，彭营长亲自指挥我们搭云梯爬城。前面一个班，包括姓周的班长在内都被打死了。接着，我们又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继续爬城。直到天亮时，城内的敌人刘玉春、陈嘉模宣布投降了。我们进城一看，城边到处是发臭的尸体，汉阳造的步枪丢得满街都是。

攻下武昌后，我们开到了孝感。部队奉命到宜昌去打杨森，杨森不战而逃。我们在宜昌住了约一月左右，彭营长

* 黄泳桃系平江人，平江起义前在彭德怀营当兵。

趁此机会办了个军士训练班。他在训练班上讲了岳飞、史可法等爱国将领的故事，以启发、教育士兵。

1927年1月，部队回到湖南，先到澧州、石门、慈利、津市。5月初开岳州，再转火车到武汉，在汉阳鹦鹉州又驻扎了个把月。，然后去东征讨蒋。部队在安徽桐城过中秋节，正是这天下午，蒋介石派六军、七军打过来了。我们以一个营的兵力歼灭他们一个团，缴获了很多枪枝弹药。然后，我们便向西撤，到达太湖（安徽西南部）时，敌人又从湖那边打过来。彭营长对此不慌不忙，把部队埋伏下来，等敌人到了跟前，突然一声令下：“打！”敌人措手不及，死伤很多，飘在河里的尸体也不少。最后，彭营长又带着我们从武汉退到了华容、南县。接着又到新州，津市与四川的李荣部打了一仗。部队驻扎津市时，我请假回平江老家。那是因家里买了一丘田，还差一半钱，邮寄收不到，只有自己送回去。我向彭营长请假时，他劝我说：“当兵就当兵嘛！要买什么田。”力劝我不要回去。我解释说：“我家只有个娘，我若打死了，她有块田好养老。”彭营长听了以后准我四个星期的假，并叫我到军需处支了50块钱带回家。由此可见，彭营长对部属、对士兵是关心和体贴入微的。

彭德怀的部队是1928年古历五月来平江的，当时我在平江县常备队。我到彭的团部看了他，他叫我从常备队出来到他的部队去，我说我是有“铺保”的。彭说：“等我走时你来就是。”

那时，彭德怀的团部扎在平江城里的景福坪（原大革命时县总工会旧址），机枪连就在团部附近。彭团的一营扎天岳书院，二营扎思村，三营扎乌龙庙、杨树坪一带。一营营长雷振辉是从鲁涤平那边来的，二营营长陈鹏飞是邵阳人，三营营长原名吕再军，后改名吕起蟠，也是邵阳人。

我所在的县常备队住在县城的下西街，即县监狱西边。我常去彭的团部吃一餐中饭，看到彭团长总是同士兵一起吃大灶。有一天上午，我在彭的团部，听到彭团长打电话对二营营长陈鹏飞说：“你们不要打，是一家人，你给我把部队撤回来！”很明显这些部队是在山里与农民自卫队发生了冲突，才被彭团长命令撤回的。

7月22日下午，我们常备队正在睡午觉，突然，驻地被彭团长的一连包围了。一连长李玉华对我们喊道：“不要怕！奉团长的命令，把枪缴下来！”刹那间，县常备队百把人的枪械全部被缴了。

彭团长在起义后对我讲：“你打算跟我走的话，走之后，钱不能汇回来，人也不能回来。”我犹豫了，没有跟去。过了七八天，我到李灿那里，他叫我看管行李。这时，陈光中、鲁涤平的部队从西边向平江县城打来了。彭德怀指挥部队在西门启明女校后面山上打了一天，他亲自端起机关枪扫射，打死了不少敌人。后来发现张超、刘济人的队伍又从东边打过来，眼看已从东门攻进城来，于是彭德怀率部和赤卫队员们一起从北门撤出了。

彭德怀对上兵很好。他当连长时，全连药费只几十元，不够用，他就用自己的钱买药煎好后送给伤病员。如一次部队扎在桃源时，我亲眼看到他用三块多钱买来药，并煎好给伤病员送去。他生活艰苦朴素，行军打仗常穿草鞋，这些草鞋都是他自己用布、麻夹着编的，很耐穿。彭当营长时有匹黑马，也是常常让给本营或别营的伤病员去骑。他提倡经济公开，赏罚分明。当时，连里的“伙食委员会”，也只有彭德怀这个营搞得最好。他还喜欢看书、写字，一写就是三、四张纸。他很关心部队的学习，队伍每到一地，若能住上一月以上，他就办训练班。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等等，都统统进训练

班学习，每人发一本书，里面记有岳飞、史可法这些爱国将领的事迹。他很爱护老百姓，部队每到一地，进屋前就开会交待，借东西要还，搞坏东西要赔，不要拿老百姓的东西。撤走时，他亲自到老百姓家去问：“借东西还了没有？还差什么？”因此，士兵和群众都称赞他。

(吴家丕 整理)

彭团长智斗清乡委员李铁桓

李 汗 生*

1928年6月的一天，彭德怀来到平江城外的天岳书院。稍顷，连长李灿跑进来，轻声向彭德怀团长作了报告。彭团长点了点头，说：“赶快处置。”

这时，省清乡督办署派来平江的省清乡委员李铁桓和县长刘作柱带着大队团丁凶神恶煞般闯到天岳书院，被哨兵拦在门外。李铁桓和刘作柱及保安队长刘拐子等人强行冲进来。

士兵搬来几条白木板凳，提一桶开水，用粗瓷碗斟上几杯水送上。李铁桓和刘作柱勉强接着，相对苦笑。彭德怀说：“我团军饷长年拖欠，待客只有淡水一杯。”刘作柱道：“很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李铁桓盯了彭德怀一眼，傲慢地说道：“我在长沙多次宴请贵师周师长，诸位团长常来作陪，怎么没见过彭团长？”

彭德怀冷冷一笑道：“我这个人嘛，上不了席面。”他单刀直入地说：“李委员、刘县长今天来此，有何贵干？”

李铁桓哼了一声，唾沫星子直喷：“据报告，你部下窝藏我保安团追捕的共产党暗探。”

彭德怀脸一沉，反问道：“真有此事？”

* 李汗生，平江人，平江起义时的游击队员，老红军，曾任平江县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文史委员会委员。

刘拐子往自己胸脯上一拍说：“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不信，马上搜查！”

站在一旁的李灿道：“要是搜不出来呢？”刘拐子道：“任凭发落！”他手一招，叫团丁马上搜！李灿拔出枪：“你敢！”

刘作柱眨眨眼，“慢！”他对刘拐子骂道：“混账，这是什么地方？！”又望望彭德怀，拉长声音说：“要搜也得请彭团长下命令。”

李铁桓圆睁着双眼：“彭团长，你看呢？”

李灿急忙说：“彭团长，不能让他们如此放肆！”

刘作柱作转弯，说：“李委员，我看此事不必操之过急。”

彭德怀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马上就搜！”

彭团长命令一下，刘拐子带着团丁和李灿等四处搜查。那刘拐子拿出平日搜家的拿手本领，连那天花板里、床铺底下，一一搜遍，直搜得大汗淋漓，没有搜着。彭德怀怒目圆睁，李铁桓、刘作柱默无言。

突然，营长雷振辉跑来报告说逃犯让他抓住了。彭德怀不动声色地问：“在什么地方？”

雷振辉往后面伙房一指，说：“在柴垛里面。”

李灿大惊，李铁桓、刘作柱转愁为喜，洋洋得意，彭德怀也敞怀大笑。李铁桓有了把柄，质问彭德怀窝藏共匪。彭德怀反驳道：“我刚下命令，部下立即擒拿，这证明我们的人闻‘匪’必抓！”

正在争辩，两个士兵押那逃犯上。彭德怀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那人回答说叫陈大毛，挑货郎担做小买卖的。李铁桓道：“不用问了，推出去就地枪决！”

彭德怀道：“且慢，问清再杀也不迟。”

刘拐子献媚地说：“彭团长，此案不审自明，您一定秉公

而断。”

彭德怀道：“我还没说话，你就知道我秉公而断，瞎拍马屁！”刘拐子讨了个没趣。彭德怀锥子般的眼光盯着刘拐子：

“你说他是暗探，你怎么知道的？”刘拐子结结巴巴答不上话。彭德怀又追问：“他找谁秘密联系，同党又是何人？”刘拐子想了一下，说：“同党，就是女共产党胡筠！”彭德怀问：“可有本人招供，何人作证？”李铁桓急忙帮腔，说：“这家伙顽固不化，拒不招供，跳水而逃，理当处以极刑！”

彭德怀道：“案情未明，先杀主犯，我团进剿的情报又从哪里来呢？共产党地下组织怎能破获？胡筠的行踪怎么摸清？真是乱弹琴！”彭德怀手一挥，叫押下去严加审问。

李灿正要押那“逃犯”下去，被李铁桓拦住说：“此是要犯，我要亲自审问。”

彭德怀喇地抽出枪，往桌上一拍：“李铁桓，你这样不相信我，这‘匪’你自己去剿吧！”

刘作柱忙打圆场，说：“李委员不是这个意思，请彭团长息怒。”

彭德怀余怒未消，连连数落开了：“你们怪罪我团按兵不动，看这平江消息不灵、敌情不明。我如果盲人骑瞎马乱碰，这‘清乡剿共’怎么完成？”

彭德怀又指着李铁桓骂道：“胡筠不是你的侄媳妇吗？她是平江共党游击队长，他们的枪枝弹药是你花钱奉送的。我几次清剿扑空，就是你作的内应！”彭德怀厉声命令：“把平江最大的匪属李铁桓捆起来！”

李铁桓浑身发抖，求饶道：“彭团长，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筠出身书香门第，与我侄儿指腹为婚。没料她上学期间，受共党思潮毒害，鼓动学潮，烧毁洋货，投奔武汉政府，考入黄埔军校，在恽代英、向警予等共党头子熏染下，

成为顽固的赤色分子。他回得家来，组织了一群穷汉痞子，她诡称仍要外出留学，拿走家里的积蓄，买了几十条枪，上山为匪。她多次派人前来杀我，哪里还是我的侄媳妇？她是我前世的冤家，水火不容，我恨不能把她千刀万剐！”

刘作柱接着求情说：“彭团长，李委员所讲句句是实。他大义灭亲，反共坚决，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彭德怀环视众人一眼，对李铁桓说：“看在诸位的面，暂饶过你这个匪属。”又对刘作柱和刘拐子道：“共党在平江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德威并重，方能奏效，以后不能乱捕乱杀。”

彭德怀传令把那逃犯押下，宣布明天进山剿“匪”，叫他带路。

第二天在进山的路上，彭德怀叫部队朝天打了一阵枪，然后悄悄地把那人放走了……就这样，彭德怀以剿“匪”为名，暗中保护着共产党游击队。

（凌 辉 整理）

随营学校起义前夜

黄杜芳*

1928年7月的一天晚上，电闪雷鸣，倾盆大雨随着狂风直泻下来，雷声、风声、雨声响成一片。这时，平江县城内的人们都在酣睡，唯有城南三里处的天岳书院内还露出一线灯光。

轰！轰！轰！又是一阵雷声。在闪电映照下，只见一个包着白头巾，浑身被雨淋湿的青年农民，泥一脚水一脚往天岳书院走来。

“深更半夜来干什么？”哨兵把枪一横。

“有事要见彭团长。”来说。

“彭团长睡了，有事明天来！”

“我是他家里人，有急事要见他！”

“家里人也不行！”哨兵把来人拦在外面。

那人来火了，提高嗓门争辩说：“你们都有家，这深更半夜的叫我到哪里去住？”

也就在这时，一个头带大盖帽，身着灰军服的军官，提着一盏马灯查哨来了。“你们吵什么？”那军官问。

哨兵立正报告说：“彭团长，这位说是您家里人，要进来见你。”

“呵？”彭团长仔细打量那人，年纪约二十来岁，浓眉毛、高鼻梁，穿一件黑麻布旧汗褂，全身没有一根干纱。彭团长想，我家里哪有这人呀！但他为什么说是我家里人呢？也许……”

这时，那青年从哨兵口中听出这来的就是彭德怀团长，便

* 黄杜芳，平江人，平江起义时，系平江游击队员，后参加彭德怀的红军部队。

走上去亲热地叫道：“大哥，您好啊！家里人叫我来找您呢！”说着快活地眨了三下眼，还随手解开了两个衣扣。彭德怀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走拢去拍了来人三下肩膀：“老弟，快进去！”

一进门，彭德怀就从自己的小木箱内拿出一套衣服给来人换了，还让伙房炒了鸡蛋和米饭给来人吃。来人没有顾上吃饭，就打开背包拿出一条盐鱼来，敏捷地从鱼肚内取出一个圆筒儿，倒出一张小纸条。彭德怀接过一看，双眉紧锁，这是随营学校共产党员贺国中写来的密信。信中说：“接兄手示，新铺月内开张，着弟等即日起程。然敝处老板不准，如之奈何，请兄速示方略，不然弟等亦将难保。”彭德怀看后，在油灯上把信焚了。他慢慢走到窗前，一双深沉的炯炯有神的大眼，注视着电闪雷鸣的窗外。他的心潮就象那滚滚的汨罗江水，波翻浪涌，随营学校的斗争风云，一幕一幕闪现在他的脑际。

为了给党培养骨干力量，彭德怀利用副师长周磐扩充势力的野心，说动他办起了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我党地下党员到这个学校工作。在黄公略、贺国中等我党同志的努力下，随营学校的学员很快成长为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然而这时，随营学校还驻扎在岳阳，怎么把这支力量调到平江来？彭德怀想了不少办法。他先是向副师长周磐呈报，说平江“剿匪”伤了不少下级官佐，要求将随营学校开往平江，以便补充。并给贺国中去信，要他带着学生去请愿，要求开往平江担任剿“匪”任务，但是没有获得批准。眼看这支重要力量不能按时参加起义，而且有被敌人扼杀的危险，这怎能不叫彭德怀焦灼不安！他心情沉重，厚厚的嘴唇紧紧咬着。怎么办？他在房里来回踱着。这时候，一阵狂风从窗户外刮进来，把他书桌上的文件、报告吹落在地。他破口骂道：“妈的，这个鬼天气！”他勾下腰，一一拾起，猛然间，他拾起一份“打野外”的训练计划，心里一亮：“有了！”

他兴奋地在桌上“呼”的砸了一拳头。“随校”在军训中不是有打野外的科目么，何不借此为由……他麻利地磨着墨，挥笔给贺国中写了一封密信。写好后，把信藏在什么东西里面寄出呢？彭德怀在室内打量着，唰地他的深邃的眼光落在一盒牛黄丸上。这是医官给他治病用的。他把密信搓成它，藏到牛黄丸内，然后把盒封好亲手交给我党地下交通员。

第三天深夜，正当贺国中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房门轻轻敲了三下，贺国中站起来拉开门栓。

“您不是身体不好吗？家里人给您寄来了一盒牛黄丸。”交通员笑眯眯地说。

“谢谢您！”贺国中双手接过，打开盒子，从丸子内取出密信，展开一看，心中大喜，打结的眉头舒展开了，愁闷的脸上现出了笑容。

这就是彭德怀寄去的亲笔信。信中说：“请以‘打野外’名义，率领学员急速赶来平江……”啊，彭团长的主意想得多么好啊！贺国中心里亮堂了，他连夜写好了“打野外”的训练计划。

第四天，正是规定的“打野外”训练时间，贺国中以少校大队长兼军事教官的身份，集合全校教职员工，发布了“打野外”的有关号令。号令中说：“遵守军纪，听从指挥：只能前进，不准后退。”

军号哒哒，校旗飞扬。在贺国中率领下，学员们全副武装，紧急行军，人不歇脚，马不停蹄，很快赶到了平江。

（凌 辉 整理）

忆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的一些情况

李 仲 任*

1928年6月，我任独立第五师副师长兼第一训练处处长，率第一、二、三团于6月中旬由南县开拔，18、19两日陆续到达平江县城。当时是奉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的命令到平江“剿匪”。分派一团长彭德怀率部驻平江县城，担任城内治安及训练处警卫任务；二团长张超率部驻浏阳县永安市附近一带；三团长刘济人率部驻平江长寿街附近，分担清乡和训练任务。

平江县城乡的地主和豪绅等企望着第五独立师会给他们“清乡剿匪”，但事实完全与他们的企望相反。原来第五独立师系湖南暂编陆军第二师刘钊所部之第六团和三十团及补充团与陈光中所部合并而成。在未编第五独立师之前，隶属北伐前敌总指挥部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北伐时经过汉口、武昌、孝感、当阳、沙市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损失颇大，极需补充和训练，所以对于“剿匪”事宜未及重视。加之那时第一团的部队在彭德怀团长的领导下，早就有了共产党的色彩。有人向我反映，彭团长暗地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广大士兵结成把子，以士兵委员会为核心，彭团长是士兵委员会的靠山，他支持他们。该团士兵多系新化、邵阳、湘乡、湘潭工农子弟，富有战斗力和团结性，在北伐中打了好些硬仗，是有名的劲旅。彭德怀带兵有方，又耿直刚正，既抚民，又爱兵，遇事又有主见，打起仗来带头往前冲，在士兵中威望很高。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为人也是

* 李仲任系独立第五师副师长兼第一训练处处长，辖彭德怀团。

很佩服的。尽管有些人在我面前告他的状，我没去理睬。

部队到平江后，看到平江县清乡队从乡下捉来“土匪”成批地被杀、被关押，官兵们就有些怀疑，平江怎么有这么多“土匪”？后来在驻地看到“打土豪，分田地，消灭清乡”的标语，才知道所谓“土匪”就是平江四乡的贫苦农民，清乡队就是原来地主和豪绅的武装。彭团长通过士兵委员会，把士兵的斗争目标转移到土豪劣绅和清乡队身上，每当清乡队杀“土匪”时，第一团的士兵故意前去干涉，不让他们杀，甚至有时还跟他们打起来。当时，县长刘作柱等人为这些事来找我告状，说一团不让清乡队杀“土匪”。我表面答应去查一查，他们一走，也就丢在一边，不了了之。

彭德怀也曾率一团的部队下乡“清剿”，但却没有目标地远远放起枪来，等于给游击队报信。有时双方没接触，子弹就丢得遍地皆是，这些就是我耳闻目见的。

7月22日，彭团起义时，我事前不知道。以事出突然，认为是兵变，乘机躲藏在天主教堂的地下室内，待数小时之后，即闻整队声、喧嚷声、欢呼声。

只因事前他们没有商量于我，而我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弄通，怕家里老幼人口遭牵连，以此没有和彭团长一同起义。遂化装农民逃出平江县城，在郊区又停了三天。看见四乡农民都起来了，声势浩大，我决然离开部队由军士朱见州（平江人）引导由小道绕至汨罗，然后去长沙。

（凌 辉 整理）

我看到平江起义的第一张布告

黄迪康*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当时我19岁，在县城袁湘亭（商会会长）铺里当店员。

7月22日那天，吃了中饭后，我看到彭德怀部队持枪跑步进城，包围了清乡委员会（驻月池塘张家祠），捉了一些人。我看到被捉的人有县长刘作柱两兄弟，还有两个平江的地痞叫胡偶，还有一个叫“次眼子”。

第二天，我在十字街靠南于一角的墙上，看见贴着一张布告。布告是墨笔写的，自右至左，全是韵文，布告的全文是这样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部布告：

革命为谋解放，士兵几至绝粮。
此间豪劣勾结，惨杀无数善良。
以至激战反响，一时未及提防。
迅雷不及掩耳，神兵来自天降。
杀绝污官贪吏，以警为虎作伥。
没收豪绅土地，分给贫苦农民。
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废除殆尽。
凡尔工农商贾，生产照样进行。
敢有造谣煽惑，坚决执法以绳。
为此出示布告，仰各一体慎遵。

*黄迪康系平江三阳乡人，平江起义时，他在平江县城当店员。

第二、三天，起义部队筹饷，各家商店都去一个人到商会开会（商会驻青石巷）。袁湘亭不在家，我就代表他去了。到会的有一百多人，一个很高大的副官给我们讲话：“现在要革命，就要筹集军饷，请大家支持。”他拿着商会交出来的册子宣布，凡向国民党平江县政府交款的商店都要按比例交款。我记得平江最大的资本家“庆春堂”的老板吴号舟，交了一块金砖。交了钱就可以走，我不记得交了多少钱。

（吴定邦 整理）

从北伐战争到平江暴动

田长江*

参观盐矿

1926年中秋节这天，我在湖北武昌城报名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这是北伐革命军唐生智的部队。个把星期之后，部队由武昌开往孝感花园，不久就散了伙。我又在那里参加了另一支国民革命军，还是唐生智的部队。我被分配到第八军第一师一团一营，即彭德怀那个营，在二连当司号员。两个多月以后，部队开赴当阳、宜昌去攻打北洋军阀。

一天，我们一营住宿到了湖北应城的盐矿。部队宿营后就生火做饭。我刚吃完饭，连长李灿就喊我：

“田长江，快吹号集合！”

我以为又要行军赶路，便立即吹紧急集合号。不一会，官兵都到齐了，李灿连长宣布：

“弟兄们，彭营长命令，今天不赶路了，现在全营去参观应城盐矿的盐井。”

参观盐井？这可实在是个稀奇事啊。我出生16年来，家虽贫穷，可也是吃盐长大的，就是长这么大，还不晓得盐是怎么样来的。小时候还曾傻乎乎地听人说笑话，以为盐是地里生长的东西哩！能去参观盐井，我当然满心欢喜。其实，不光我高兴，全连、全营的官兵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李灿连长跑步带着我们到达一座盐井时，全营其他连队都陆续到齐了。营里的值星军官喊了整队口令之后，一个身材魁

*田长江，1926年在彭德怀营当兵，后参加平江起义。

梧、粗眉大眼的英武军官站到了我们的队伍前。只见他，二十七岁年纪，身上的军服穿得整整齐齐，仪表堂堂，腰挂红缨带盒子枪，足穿一双轻便麻草鞋。他还没讲话，就给了我一个深刻印象：是个训练有素，威武精明的指挥官！我正看得入神时，值星军官大声吼道：

“注意啦，彭营长要训话啦！”

啊，这就是彭德怀营长呀！我当兵虽说两个多月了，可还没有正眼仔细看过彭营长哩。平日里，我只晓得自己连的连长，也听连长讲过营里有位彭德怀营长，可是却没有这样面对面地看得这么仔仔细细。于是，我便直楞楞地看着他，听他“训话”了，只见彭营长十分和气地说道：

“弟兄们，不是训什么话，今天是请大家都看看盐井哟。我们营大多数‘粮子’（当兵的）是来自乡村的老百姓，可能都不晓得盐怎么样来的吧？现在就叫弟兄们好好瞧瞧，瞧个明白，看看盐井这玩意是怎样个东西，官兵弟兄们说好不好哇？”

“好！”“好！”全营士兵都喝起彩来，我的喝彩声最高。说真的，我见彭营长这样理解穷苦出身的“粮子”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我恨不得拿身上的军号来吹着喝彩欢呼哩！

彭营长见全营士兵都兴高采烈，自己也微笑起来。他略微抬起手，摆了两下，示意场上静下来。然后，他又接着大声说道：

“弟兄们要注意，盐井是矿上盐工们开的。盐工的生活也很苦，他们每天上下盐井流汗流血的，的确辛苦劳累，我问了几个盐工，都说累死人，可见吃点盐蛮不简单哟！我们当‘粮子’的，枪一横，嘴一张，就向人要吃要喝，可人家井里上下、当牛作马还吃不饱哩。弟兄们看时，一要爱护盐井上的设备，不准乱弄乱搞，谁乱搞搞坏了，谁就赔人家的；二要做到不拿盐工

们的东西，谁要乱拿，我可不依的；三要想想盐工们的苦处，看一次总要有点益处，学点知识，长点见识呀。不要象逛大街似的，玩玩要有什么意思嘛！”

彭营长讲完这些话，就下令叫全营各连连长带队去参观。我虽然人跟着李灿连长走了，可我的眼却不时偏过去看彭营长，我总想多看他几眼。尤其是我的心里，听完了彭营长的话后，更是象三伏天吃了冰块一样，顿时清亮多了。我来当兵，正是象彭营长讲的，是来当“粮子”混碗饭吃的，我也听人讲过“好儿不当兵”，那时当兵的人大都是想升官发财，或为欺压穷苦百姓拉势力的。可是彭营长的一番话，使我认识到：在当兵吃粮的队伍中，还有象他那样心地纯善、晓义明理的人，还有象他那样遇事为穷苦工农大众着想的长官，我可真是遇到了一位大好人了。想到这些，我更加高兴。

那次参观盐井，我看得很认真仔细。通过这次参观，我不仅学到了盐的形成和生产等自然科学知识，更学到了彭营长那种诚心为工农的高尚情操！

营 长 让 马

部队由应城继续向鄂西日夜挺进。我因为是个新入伍的士兵，这种长途行军，还是第一次领会其滋味哩！我的双脚都起了血泡，走起路来一跛一跛，象扭秧歌舞似的，难受极了。

一天，我正吃力地行进着，突然身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小鬼，脚怎么啦？”

我回头一看，正是彭营长，慌忙回答说：“脚打泡了。”彭营长又问道：“才当的‘粮子’吧？在家做些什么呀？”

我见彭营长这么温和亲切，讲话很随便，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胆子壮了，便笑着回答说：“在家种过地，当过石印工

人，从娘肚子里生出来，还是第一次穿着草鞋行军哩！”

彭营长一听我说完，便叫我停下步来不要走了。只见他回过头去，叫警卫员李光牵过他的那匹大黑马来，要我骑着他的马走。我一见这场景，不禁怔住了：营长的马，我怎么敢骑呢？彭营长看出了我为难的心情，便微笑着劝我，说：

“骑吧，牲口空着不是空着吗？你脚不能走路了，快骑上。”

说着，他又叫马夫搀扶我上了马。我当时的确是手足无措，脚想走又走不开，不骑又怕捱彭营长“训”，真是身不由己地上了马。我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骑马，心情很紧张，坐上后手脚就很不自在，不晓得怎样放才好。彭营长见到我这副尴尬样子，忙嘱咐说：

“小鬼，身坐端正，手抓马鬃，脚把蹬踏紧，小心跌下来哟！”

彭营长还走到马前拦住马头，叫我怎样抓马鬃，怎样坐端正和怎样踏蹬。教完以后，又怕马见了陌生人不驯服，又要他的马夫把马牵着走。

我坐在马上，不晓得是太激动，还是过于紧张，额头上都浸满了汗珠。我红着脸，含着激动的泪花，再看地下行走的彭营长时，只见他又在抢着扛一个士兵的枪支，扛了枪不算，还去把另一个士兵的背包拉过去背在自己肩上。我看到前面的彭营长这么爱护士兵，心里热乎乎地，心情更加激动，眼眶内的泪珠禁不住涌了出来。到了宿营地，我正坐在营部对面地上换草鞋，不知什么时候彭营长又来到了我身后，他看了我好大一会儿了。见我已脱了鞋，露出了脚上一片脚泡，便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鬼，用热水洗了脚没有？”

我回答说：“洗了。”他又告诉我，要用盐水洗，我点了

点头。他瞧了瞧我的脚泡，又说：

“脚泡要挑破呀，来，我教你挑脚泡的方法。”

他说着，便把早预备好的针和马鬃从衣袋里掏出来。他一手扶着我的脚，一手用针挑着我的脚泡，边挑还边问我痛不痛。把脚泡全挑完了，他又教我在水泡的针眼里安放短短的一根鬃毛，说那可以使泡里的水流干，脚板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做完这一切，他又看了我一下，微笑着安慰我：

“小鬼，别难过，刚当兵嘛，免不了打泡泡，我也打过嘛，早点睡觉，躺着好生休息休息，就会锻炼好的。”

这天夜里，我不晓得是太疲倦，还是太幸福，一躺到被窝里，就呼呼入梦了，我睡的比哪一次都香，这是我当“粮子”以来第一次睡的个好觉啊！

杀 一 儆 百

不久，北伐军因形势变化，实行全线后退。彭德怀营长率领我们全营士兵，奉命担任全军的后卫。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内部极其腐败，当官的贪污腐化欺弱怕强，当兵的目无法纪为非作歹。特别是打了败仗的时候，更是象出笼的豺狼，任意欺凌老百姓，无恶不作，把个大撤退视做大发洋财的良机。一路上，散兵游勇，三五成群，结伙抢劫，奸淫敲榨，横行霸道，搞得村舍鸡飞狗跳，百姓怨声四起。

那是我们营的队伍撤离安徽桐城的第三天，彭营长下令全体官兵在山头休息。忽然，从附近一个村庄里传来“叭—叭！”两声枪响。彭营长听到枪声，便一下站起来，指着响枪的村庄，对一个军官命令道：

“你们去看看，要是又有抢劫百姓的散兵，狗通的，给我抓来！”

不一会，派去搜查的军官，果真抓回两个放枪的散兵。彭

营长走上前一看，只见这两个家伙完全是一副土坯相：两个人的口袋都装满了大洋，手上还各提着两只鸡。彭营长不见则已，一见怒不可遏，他大声喝问回来的军官：

“是不是他两个放的枪？！”

“是的，”军官回答说：“我们已经下了他俩的枪。”说着，把两支枪呈给彭营长看。

彭营长把一支枪接到手中，拉开枪机，仔细看了下枪膛。

“嗯！”地一声，浓眉倒竖，两眼圆睁，一个箭步冲到两个散兵面前，厉声问：“你们放枪了没有？”

“长官……，放……放……放了。”两个散兵说。

钱和鸡是自己搞来的吗？”

“是……长官。”

听完两个散兵的回答，彭营长真是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起来：

“你个牛养的，当娘的个狗通的兵，丢尽了国民革命军的脸，完全是狗养的山大王、活土匪！谁叫你们出来糟踏老百姓的！”

彭营长骂完后，反着背双手，对抓散兵的军官命令道：

“把两个狗通的坏蛋枪毙了！”

两声枪响，结束了这两个坏蛋的性命。

真是杀一儆百啊，枪决了这两个损害百姓生命财产的散兵，怔住了一大群国民党违犯军纪的逃兵。一些躲在树林里怕出来的散兵，见到彭营长枪毙了他们的同伙，便吓的丢了东西拔腿就逃。周围的散兵，听说彭营长军纪严明，执法如山，也都不敢再抢劫百姓的东西了。这一下也乐坏了老百姓，纷纷转回村舍，奔走相告彭德怀营长是一位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英雄。

杀了两个散兵后，彭营长怒气还未消。他又回到我们歇息的地方，双腿一叉，双手一背，大声对我们全营官兵“训”起

话来。他说：

“弟兄们瞧着了吧？枪毙这狗通的，我也本不愿干的。他俩太害死人了哇。国民革命军是为民造福的，我们北伐的名声很大，百姓都拥戴我们，为的什么呀？工农大众还不是盼我们成为他们的子弟兵嘛，为工农大众打天下嘛！这些散兵，狗通的倒好，好事不做，干这号缺德的坏事！我可话说在先哟，在我这个营里，谁要有这号事发生，我也不客气的哩，这两个坏东西就是个样子！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听清了！！”

我们全营的回答声，响彻着山头、田野，与其说是回答，倒不如说是保证啊！在整个撤退的过程中，数百里的征途，我们营非但没有出过一件类似的丑事，而且在彭营长的教导下，我们还帮民夫抬东西，帮房东挑水，助民为乐，为工农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因此，一路上深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欢迎。

查 行 一 致

我们营同大部队驻守湖南澧县、津市，同四川军阀杨森的手枪团作战期间，一天下午，彭营长来我们连同李灿连长商议工作。我从外面吹操练号回到连部，走进房内，见彭营长大概是赶了不少路，满面是灰尘，便去打了桶热水来，请他洗了个脸。他笑着对李灿连长说：

“小鬼挺灵活哟，不错，好兵！”

正说着话，营部传令兵来报告彭营长，说我们团二营要去执行战斗任务，缺号兵，想从我们营借个司号兵。彭营长带兵有方，豪爽赤诚，在当时不仅誉满全团，就是全师也很钦佩他。他一听借一司号兵，马上表示同意。传令兵说，人家现在就要，彭营长略微想了想，转身对李灿连长说：

“伙计，你们的号兵能借吗？”

李灿连长也是同彭营长一样的爽直性格，马上回答说：“营长，你决定吧！我们听从调动。”

我一听他们两个官长都同意借号兵，便马上把军号一擦，往肩上一挂，等待着他们的吩咐。彭营长转身发现了我这一举动，很赞赏地点了下头。他走近我，亲切地问道：

“田长江，你愿意去了？”

“我听从营长、连长的分派！”我应声回答说。

“嗯，那你就去吧！”彭营长爱抚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又叮嘱说：“要去就干好，你是我们营的司号员，一莫丢全营的脸，完成好任务；二要注意自己安全，打仗可不是闹着玩呀，晓得不？”

“是！”我挺胸答应说。

临出连部，彭营长又赶前几步，帮我整了下军容风纪，再次嘱咐了我几句。要我到那里后，尊重官长，听从调动，不能出事。我要出发时，他又对我和李灿连长大声说：

“田长江，你安心在那里等着，别一个人回来。打完了仗，我派人去接你，记住了吧？”

我遵照彭营长和李灿连长的吩咐，在二营跟着营指挥所战斗了大半天。直到深夜，部队才停下来。我见战斗一完，就急着想回去。我虽然记起彭营长指示过，会有人接我的，可是我望了夜空月色，时间差不多半夜过后了，还会来人么？我不免焦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连队，单独在外执行战斗任务，顿时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刻，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田长江吧？走！回去吧！”

我忙向喊声跑去，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连的一位官长带着几个士兵来接我的。我可实在是太激动了，劈头就问：

“伙计，营长、连长都好吗？”

“咋不好？”来人笑着说道：“要不是彭营长、李连长下命令叫我们来这里接你，谁愿意黑灯瞎火地奔这么远？”

听到这里，我可真感激彭营长和李灿连长，他们真是说话算数，言行一致啊！

严惩“阎大王”

1927年秋冬季节，我们营应南县土豪劣绅和县政府联名约请，为维持南县梅田湖（现属华容）治安而进驻了梅田湖。

梅田湖位于洞庭湖旁，风景雅致，稻香藕嫩，为鱼米之乡。可是，由于南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惨遭镇压，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梅田湖的土豪劣绅勾结官吏，专横跋扈，尤其是这里有一阎姓三弟兄称王称霸，四乡人称他们为“阎大王”、“阎二王”、“阎三王”。而其中最凶狠、最有权势的是“阎大王”。这“阎大王”为首的“阎氏三虎”，在梅田湖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任意欺凌百姓，重利盘剥穷人，搞得四乡不安，民不聊生。我们一路见到好端端的湖区被糟蹋得目不忍睹，都十分气愤。彭营长边走边骂：“土豪劣绅不得好死！”

我们到了梅田湖镇时，“阎大王”家张灯结彩，鼓乐相迎。“阎大王”想借我们的到来，找个枪杆子撑腰，捞点政治资本，以此更好发家致富，压迫和剥削穷百姓。

然而，“阎大王”的算盘却打错了。在达到梅田湖的当天夜晚，我见到“阎大王”家了送来了一份大红请柬，是恭请我们连长李灿去赴宴的。我把请柬和家丁带见李连长，只见李连长严峻的目光扫了家丁一眼，冷冷地问道：

“宴会很排场吧？嗯？”

“那当然、当然，不敢怠慢贵军。”家丁皮笑肉不笑地奉承说：“请官长赐爱，这是家大人一再拜请的。”

“嘿——嘿！”李灿连长这时一反过去和气温存的口吻，

愤怒地说：“你回去吧，我公务太忙，真可惜呀！”

家丁讨了个没趣，回去了。我见连长从桌上拿起请柬，就手撕了个粉碎。我感到莫名其妙，便大着胆问连长怎么不去赴宴？李连长又恢复了过去的亲切神态，慢声地对我说：

“彭营长在路上就给我们招呼了，叫我们到这里不得随意去土豪劣绅那里吃喝。彭营长就不去做客，‘阎大王’还能请得去我李灿？”“阎大王”见彭营长他们没有给一点面子，晓得彭营长的队伍和他不是一个心眼，便对我们这支队伍很不满意，蓄意制造事端，想把我们撵走。

有一天，彭营长获得了“阎大王”写给“商会”的一封信。大意是告发彭营长的马吃了他家的马草和饲料，不给钱，责令“商会”筹备100多块光洋的军粮马料偿还他。彭营长一向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在平日里，他总是严格约束自己的部属，不得损害老百姓的一草一物，对警卫员李光和马夫也曾一再交待过，不得违犯军令。他读了信，认真地调查了一趟。当查证了“阎大王”是有意诬告后，顿时怒发冲冠，一拳击到桌面上，破口大骂起来：

“狗通的‘阎大王’，简直是个泼皮无赖，一条疯狗！给我把他抓起来！”

营部的士兵，按照彭营长的命令，不一会就把“阎大王”逮住提到营部来了。“阎大王”一见余怒未息的彭营长，吓得脸色发紫，浑身象筛糠一样的颤抖，忙伏倒在地，向彭营长跪拜求饶。“阎大王”再三说，愿意给全营官兵发三个月的军晌，以此赔情犒劳军队，赎其罪过。彭营长见“阎大王”这副贱骨头酸相，更是可厌，便倒竖浓眉，怒睁双眼，厉声斥责道：

“狗通的，谁要你的臭钱，要想赎罪，就得带高帽子打锣游街！”

正在这时，“阎氏三虎”的“阎二王”、“阎三王”也闻讯赶到了，都一齐打拱作揖地赔礼求情，想请彭营长从轻发落。可是，彭营长却只当没听见，仍然站在堂上，紧皱眉头板起脸，置之不理。“阎二王”，“阎三王”见彭营长坚持要游街，不依这份“情”，就又只好劝起“阎大王”来，同意三天后游街，劝罢才灰溜溜地走了。

三天后，当我们营部的士兵押着“阎大王”游街时，一下轰动了梅田湖的男女老少。“看啊，‘阎大王’游街了哟！”四周的工人、农民、学生、职员等等，都奔跑来看。有的头天半夜就起身，从几十里外跑来看“阎大王”游街。梅田湖的工农大众纷纷赞扬说：“‘阎大王’游街实在好得很！彭营长为我们穷苦人出了一口大气！”

在“阎大王”游街的那天，彭营长专门主持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他穿着整齐的军服，挂着红绸绶带，挎着盒子枪，打着绑腿，穿着麻布草鞋，显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在穷苦百姓的一片欢呼声中，他登上讲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乡亲们！土豪劣绅‘阎大王’不光是剥削穷苦百姓，还搞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恶贯满盈！我们决定治他的罪，要他打锣游街，这是对他的一种最轻最轻的处罚。我们只是想警告他，从今以后不得为非作歹，不得再欺压穷苦百姓！”

“阎大王”本来就长得象个肥猪，经这么一惊吓，更象个笨牛似的蹒跚的走着、游着。我们营的押送士兵按彭营长的指示，跟在“阎大王”身后，催“阎大王”自己敲锣、自己喊：

“我是土豪劣绅，剥削农民有罪……我诬告了彭营长，罪该万死。”

听完“阎大王”敲锣喊街，“哈哈”、“嘻嘻”的欢闹声顿时四起，掌声、口号声经久不息。那半天，整个街道、整个

梅田湖都欢腾起来了。

“阎大王”游街后的两三天里，我们营的驻地可热闹了。四乡的工人、农民、学生和职员，都来慰问我们，有的还送菜，送感谢信和送各种慰问品来，一时，我们的营地也成了闹市。

一天，我们连来了一位农民，是来送“慰问品”的，挑了几十只野鸭子，非要我们李灿连长收下不可。这农民是一片真心实意，见李连长决意不收，又听说彭营长命令不准收礼，就拉起我的手来，想叫我帮忙说句话。他说：“老总呀，我见不到彭营长，你准认得他，他整治了‘阎大王’，为我们穷人撑了腰。没别的，送几只野鸭子让弟兄打个‘牙祭’，是个小意思嘛，为何不收呢？”推来推去，李灿连长见农民太真情了，就照价付了钱，劝农民走了。正在这时，彭营长来到了连部。他看到了野鸭子，问我们付钱没有？我说连长已叫司务长付钱了。他听后点头说：“对，对，对！”说完，彭营长随手提起一只野鸭来，左看右看，微笑着对我说：

“梅田湖的野鸭多肥呀！好一个鱼米之乡啊！”停了一下，彭营长又自语道：“可惜呀，只治了下‘阎大王’，土豪劣绅太可恶，也太多哟！”

升任团长第一天

1928年1月，代理团长彭德怀正式升任团长了，我们连长李灿特别高兴。李连长叫我通知各排长来开会，排长们到齐后，连长又叫我去打开水。这样，我出出进进的，就多少听到了许多谈话内容。

原来，连长召集的这个会，是传达彭德怀升任团长的消息。同时，宣布了彭团长就任团长后第一天的两项命令。李灿连长兴冲冲地大声讲道：

“弟兄们，彭营长升任了团长，这可是个大喜事呀！我们营

里，谁不晓得他是个再好不过的长官？他当了团长，我们就更有奔头了！我今天去开会，彭团长可就当场宣布了两项命令。好家伙，彭团长还是当营长那股子劲啊！彭团长的命令是：‘第一条，全团所有的军官今后一律不准拿鞭子，不准打骂士兵；第二条是，取消各连长、排长的小厨房，和士兵一块吃。’这两项命令，我们可不要含糊，必须坚决执行。彭团长是我们的老长官，他会时常来连里的，弟兄们要不执行好，他的脾气你们可晓得啰！”

彭团长下达的两项命令，在我们连执行是不成问题的。这不只是说他原来是老首长，而更重要的是，这两项命令的内容，早在彭团长当营长时，连里的军官就照办了。我们营和连里，自我当兵以来，很少见军官打骂士兵，营、连也没有小厨房，军官们一直同我们一块就餐吃饭。

我一听到彭营长晋升为团长的喜讯，实在是心花怒放了！我马上一扭身，就给连部里的几个小鬼们讲了。按过去的规定，我们听到的连长的谈话内容是不准泄密的，可这次是个大喜事，我们连部里的人都不“保密”了，纷纷向连队里相好的或同乡的士兵们传开了。因此，在连、排长未正式向士兵宣布前，士兵中大多数人已经晓得了。我们连在那天夜里，可真是象过节日或打了胜仗一样，欢天喜地的闹腾到深夜。

高兴的事还不止这个消息哩！

在彭团长升任不久，我们在南县九都山大练兵。当时，我们住在九都山上的一个破庙里，山上风景不错，就是蚊子特别多。我们每天练兵搞得极为疲乏，本来夜里想早点安寝，可是，蚊子、虱子一齐袭来，夜里硬是无法休息好，也因此影响军事训练。彭团长毅然拿出自己的全部薪水，又预支了两个月的晌，给全团士兵买了蚊帐，每两个人共一床使用。

当我们用上了蚊帐的时候，心中喜悦的劲头就别提了。听

说这是彭团长专门给我们买的，士兵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记得在北伐时，我们在安徽向汉口进发，时值天寒地冻。彭德怀营长在夜里查铺查哨，发现有的班12个人不够6床铺盖，一问是撤退中搞丢了。他便叫各连连长把丢了多少床铺盖统计个数目，立即报给他。一到汉口，彭营长就把自己积存的薪水掏出来，叫副官和警卫员李光带各连的长官去汉口街上买齐，这样，全营的士兵都顺利地渡过了一个严冬。今天，当时的一些老兵又得到了彭团长买的蚊帐，心中怎能不分外感激呢？有的士兵领到新蚊帐后，喜得睡不着觉，在夜里偷偷敬起神来，跪拜菩萨保佑彭团长安运亨通。

新 奇 事

在南县九都山大练兵的时候，彭团长可实在忙。他是个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军官，对大练兵很重视。他曾多次来我们营和连，对雷振辉营长和李连长嘱咐要搞好练兵，管好部队。同时，他还到各练兵场去动员，并亲自作战术示范。

我对自己的军事训练也抓得很紧，每天凌晨，无论严霜盖地，还是寒风刺骨，我都坚持到离营房很远的地方去练号音。

当时，在我们居住的破庙前面有块平地，我们通常叫它大操场，是集合部队或集中练兵的场地，我每天凌晨去练号就得通过这个大操场。

一连几天，我都碰到一件新鲜事：彭团长和李灿连长同好几个陌生人在操场那里开会。他们实际上都是半夜过后去聚会的，比我练号时间早多了。每当我经过时，他们的会差不多快完了，在结束或散开离去。

对这事，我有点迷惑不解。此外，还接连遇到过两件事。

一件是，一天，彭团长的警卫员李光到连部来送信，因我俩私交好，李光私下对我说，彭团长的家里人从湘潭来探亲，

彭团长特地叫家里来人讲毛泽东在湘潭成立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协会的事。当时李光在场，当讲到毛泽东组织打土豪劣绅，把那里闹翻了天时，彭团长乐呵呵地拍着大腿，连声称赞：

“好！好！干得好啊！”

那天，李光正私下同我讲这事时，李灿连长来了，他听了，不但不禁止，还微笑着看了看我俩，一句责怪话也不讲。

再一件是，我们连长李灿的爱人从湖南宜章来了，送他来的是李灿的弟弟。我们去看望时，询问宜章县情况怎么样，李灿的弟弟一听，大声说：

“哎呀，不得了，朱德、毛泽东的红军在那里闹革命，杀了好些土豪劣绅。”

“怎么搞法？”我们又问。

“打土豪分田地，杀土豪劣绅和官僚恶霸。”

我们一听，都笑了起来。李灿连长也站在那里，不仅不反对，还微笑着听我们讲话。

正是彭团长他们在操场开会之后，我们营、连都出现了“秘密士兵会”，“经济清算委员会”。李灿连长不但不反对，还亲自组织了“读书会”，提倡士兵们公开学习进步书籍。

这样，我们士兵们新的生活开始了，营里、连里逐渐呈现了一片进步的新气象。

比如，每当我们吃饭之前，全连就集合起来，由值星的军士领着大家喊口号：

“弟兄们，我们吃谁的饭，穿谁的衣？”

“穿工人的衣，吃农民的饭！”

“我们穿、吃的全是工人农民的血汗！”

“我们怎么办？”

“不能忘记工农！”

“要为工农谋利益”……

饭堂里还用红绿纸写满上面的标语、口号，以示提醒和教育大家。

在这种新的气氛中，士兵们纷纷谈论闹共产的事，讲打倒土豪劣绅的话，人人恨土豪劣绅、官僚恶霸，个个同情共产党和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

有次彭团长来连部了，我又同他的警卫员李光私下谈话，我讲到营、连的新鲜事和新气象时，李光笑着对我说：

“彭团长就公开要我好好学习哩，说‘眼下很混乱，头脑要清醒，要懂点政治，别糊里糊涂的混日子啊！’”

我俩谈论时，彭团长实际上听到了。他坐在李灿连长对面，亲切地看着我俩，对我笑了笑。从他亲切的目光和微笑中，我领略到，彭团长对我们每个士兵的政治觉悟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闹 军 饷

还是在南县九都山练兵的时候。

一天，我练号回连部，见李灿连长不在，连里和各排乱哄哄的，我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就忙找连部的人。我推门进去，连部的人都在。我正要发问时，几个人一齐指着我说：

“选他，就叫田长江去！”

我更莫名其妙了，后来才晓得，连里的“秘密士兵会”在组织士兵们闹军饷。一听是这种事，我当然十分赞成的。说真的，我们自北伐撤退以来，一年多未发分文的军饷，士兵们都穷得很。我那时还不会抽烟，一些抽烟的士兵连买根烟的钱也没有，有的还欠着债务，能叫上司早发几个钱，谁不高兴呢？可我考虑到我在连长身边工作，觉得李灿连长很好，闹到连长这里多不好意思呀！我正不同意去闹饷时，六班下士班长谢嵩推门就喊：“连部来个人，快呀！”我们连部的人一见谢嵩来叫，便

一齐推我出门，并说：“快去，别落后了！”

我就这样参加了谢嵩召开的“秘密士兵委员会”会议。正感到左右为难时，只听谢嵩说，闹军饷是去团里闹，我们营里是李灿连长亲自组织领导。还说我们连里的人，现在要选个代表，由四班下士班长李寿轩负责带队，参加李灿连长领导的营代表队。一听说整连、整营的闹军饷，我感到真是新奇得很。可是，我却更忧虑了。我想闹军饷是应该，不过闹到团里，彭德怀是团长，他对我们每个士兵可太好了，闹着他对吧？能让彭团长着急吗？我虽然人在“秘密士兵委员会”里开会，可我的心却早飞到彭团长那里了。我一直在耽心，怕我们的做法有伤彭团长的心。好在“秘密士兵委员会”的人也许嫌我太小和不太懂事，那次并没有选我当代表。

闹军饷的那天，天近黄昏时，听说闹饷的代表回来了，我一直冲到谢嵩的身边，拉着他就喊：“六班长，搞得怎样啦？”

“哈……哈！我们搞赢了！”谢嵩没回答时，几个同去闹军饷的代表纷纷笑着说。

“赢了？”我不觉很诧异，又问道：“那彭团长输了？是不是呀？”

“什么？”谢嵩惊疑地反问我，“彭团长怎么输了？”

我着急地把自己的想法一讲时，不仅谢嵩笑了，就是听我讲的周围的士兵都乐了。还是谢嵩有觉悟，就对我开导了一下，说闹军饷不是闹彭团长，军饷是师里管着，是闹师长和那些惯扣军饷的军阀坏蛋们。我一听，这才明白，认为这还差不多！我们彭团长连自己的军饷都拿出来给士兵买东西，怎么会克扣我们士兵的军饷呢？听到这里，我又问起闹赢了的情况，谢嵩才把全部过程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闹军饷的人在李灿连长的带领下到了团部，彭团长恰好到师部开会去了，只有金团副在。金团副是个不通情理的

人，一见派代表有组织的闹军饷，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训起人来。说：“发饷是上级的事，爱发就发，不发就不发，胡闹什么，岂有此理，快回去！”

由于李灿连长是个有涵养和理智的人，所以，在李连长的劝解下，各连的代表并没动气，就不理睬金团副，大家坐在团部门口，专门等彭团长回来。

没多大一会，彭团长回来了。他同警卫员李光一出现在团部门口时，各连的代表们就欢腾起来，李灿连长和谢嵩等一齐奔向了彭团长。彭团长一见团部门口来了这么多士兵，不仅不生气，还笑盈盈地走到代表的行列中，亲切地询问：

“大家来这儿，好嘛。都坐吧！看，我不在家，让你们等久了哇！”

彭团长问了一些情况后，便马上大声表示自己的意见：

“好！我支持你们，马上向师长报告，你们到师部去吧。”

彭团长这一支持，可真是如同火上加油啊。李灿、谢嵩他们全体代表顿时兴高采烈，勇气倍增，大家精神抖擞地立即向师部进发。

因为师部的警卫排也没发饷，对一营闹军饷的代表深表同情。同时，彭团长又及时地报告了周磐，也诚恳地希望他要解决士兵们的实际生活困难。所以，代表们在师长公馆一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弄得满城风雨。周磐感到压力很大，不得不接受了代表们的请愿，给每人预支了一块钱。

听完了谢嵩的讲述，我高兴极了，经过这次闹军饷的活动，我的政治觉悟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暗中相助

1928年6月，彭团长率领我们渡洞庭湖、跨粤汉线，急赴平江。部队出发前，周磐曾亲自来团里训过一次话，公开宣

布：“兵发平江是去剿灭‘共匪’的。”

平江位于湖南东部，是座南方小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风景秀丽。由于当时土豪劣绅横行，工农大众受欺压十分严重。我们到达时，市面萧条冷落，家家关门闭户，只有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荷枪实弹地走来走去。由于共产党地下组织、游击队曾在三月“扑城”，闹过一次武装暴动，使得县政府当局和保安队惊恐得很。他们大动杀机，光县城内就有三所监狱，关满了这次“扑城”失败后的所谓“土匪”，实际上大多是无辜的穷苦百姓。城里的树上、墙上，到处张贴着“消灭共产党”、“活捉匪首孔荷宠、胡筠”的标语，与农民协会留下的“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革命的标语残迹，交错重叠。

我们团到达平江城门口，工农百姓都不敢来看，偶而见到三两个穷苦人，都面呈焦虑痛苦的神色，眉宇间凝聚着怒气。另外，我们也看到一堆穿绸着缎的人，翘首站在那里。李灿连长指了指那伙人，冷冷地对我说：

“看，这些人在迎接我们呢！”

这时，我一眼望见彭团长也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那些穿绸着缎的人，正围在彭团长面前，胁肩谄笑，其中一个正打拱作揖地向彭团长说着什么。我身边一位土兵认出了那就是县长刘作柱，并叫我看县长的丑态。这帮人在彭团长面前，异口同声说：“彭团长带兵有方”、“贵军到此，乃一县之光”、“我等三生有幸”等等，我晓得这些家伙无非是想讨好彭团长罢了。但我瞧彭团长面容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也不多讲话，只是听着。间或点两下头，或者干脆把目光移开，不时看城门和城墙。我随彭团长的目光，向城门一看，只见城门上阴森森地挂着四把大刀，两边站着四个刽子手，显得杀气腾腾。我忙问李灿连长：

“这是什么意思？”

“表示已经杀了很多‘土匪’呗！”

李连长回答这句话时，显得极其严肃，我也就不便多问了。

彭团长和团部住在城里南关，我们一营住在离城一里多路的河东天岳书院；二营、三营分别住在献钟乡和北门。部队住下后，绅士们可是费了心，杀猪宰羊，大行“慰劳”。

初到平江的那几天，也许是县长和豪绅们要显示“功绩”吧，每天早饭和午饭后，我们就听到“答——答答——答——”的军号声。一了解，才晓得这种低沉而凄厉的号声，是他们专门用来杀人的信号。一天两次杀人，每次杀十来个。我们几个号兵在一块时就议论开了：怎么有这么多土匪呢？其实我见到杀的都是些骨瘦嶙峋的农民啊！有一次，我不解地问连部隔壁小学的周校长：

“怎么平江杀的这样多呀？”

周校长叹了一口气，告诉我说，两月前，罗纳川带20万农民“扑城”失败后，保安队就这样杀戮。我问为什么要杀无辜百姓时，周校长摇摇头不愿多说话，却又难过地告诉我说，龙门周家有个儿子当农会主席，结果全家都被杀了，连93岁的老公公和两岁半的孙子都未幸免。我听到这里，想到来平江的路上，我住宿的王忠开老汉的儿子也是那次杀害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对平江县政府这样肆意杀人的做法，不只我们士兵很气愤，我们团的官长也都暗中反对。好几个早晨和午饭后，一听到那寒心的杀人号声，李焯连长就喊：

“田长江，吹出操号！”

我把军号一吹，全连就到教场去下操。等保安队押着要杀的人来时，李连长就迎上去，厉声说：

“现在不能杀，我们要下操！”

保安队见城南不行，只好押到城北去，谁知住北门的三营也借口出操，不让他们杀。保安队又押到河滩去杀，却又被我们早预备在那里打野外的队伍阻止了。那时，我们是正规军，保安队是地方团队，我们又是奉命驻守那里的，他们遇事总让着我们几分。这样，我们巧妙地暗中反对，就迫使保安队不好执行县政府的杀人令，杀人也就不能毫无顾忌了，要杀也只能在夜里背着我们偷偷地杀。

我见这一着很有效应，就暗自庆幸阻拦的好。有天我对连长说出自己的这一想法，李灿一听，笑哈哈地说：

“当然好嘛，不好，彭团长还叫搞这么一手？”

这时，我才晓得，原来暗中阻拦杀人是彭团长亲自筹划的。

端午节后的一天，彭团长得到报告，游击队与二营有些接触，双方都有些伤亡，并抓了几个游击队员。彭团长得报，眉宇凝成一团，立即带领我们一营二连到二营去巡防。

二营驻地在离城外五十多里的思村、安定桥一带。我们一到二营，就去看了关押的几个游击队员。彭团长看罢，对看押的士兵问道：

“他们吃饭没有？”

那士兵说：“没有。”

“给他们吃饱饭，再把枪统统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

彭团长严肃地对看押的士兵说完，就同我们去营部了。

我们到二营营部不久，那个看押的士兵进来，把放走的游击队员的事向他们营长报告，还有些余怒未消：“我们几个弟兄为了捉游击队的人，挂了花，好不容易抓了几个，就……”

彭团长马上插话：

“你们在老家是干什么的？”

“当农民。”看押的士兵回答。

“你没有好生看看，刚放走的几个游击队员也是农民嘛！你就会抓他们这些人！”彭团长话说完，就用和蔼地目光看看那士兵。

士兵的眼眨了两下，心豁然亮堂了，笑了笑，情不自禁地用手捂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道：“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当地的土豪劣绅听说彭团长亲自出马到二营督战，都纷纷赶来迎接，大肆奉承，并在彭团长面前埋怨二营“剿匪”不力。彭团长为了迷惑反动派的耳目，便假意答应了这些家伙的请求，同意率二营去“搜山剿匪”。

第三天上午，彭团长率领我们二连“剿匪”返防经过一个山头时，尖兵突然发现几十个游击队员，马上报告彭团长。当时，我和李灿连长正在彭团长身后，只见彭团长拿着望远镜仔细瞭望了一遍，然后笑了笑，说道：

“狗通的，都是些黄泥巴腿杆子，什么土匪呀？”

为了掩人耳目，彭团长皱了皱眉头，转身对李灿连长叮嘱道：

“你们朝天放几枪，多丢些子弹吧！”

李灿连长是最坚决执行彭团长命令的，便对身边一队士兵使了个眼色，带头朝天放了几枪。少顷，对方游击队员也朝天放了几枪。待枪声过后，李灿连长从子弹袋里一下取出用纸包好的三四排子弹，拍了我肩膀一下说：

“你把它丢到路旁去！”

我接过纸包一看，上面还有李灿连长亲手写的一行字：“农民同志，把子弹送给你们。”我掂着这纸包，脑海里突然想起不久前，彭团长和李连长叫我给陌生人拿枪的事。

那是在南县九都山练兵时，也就是彭团长同陌生人秘密开会的几天后，一个黑夜，彭团长的警卫员李光带来一个穿长

袍大褂的陌生人。李连长叫我到二排拿两支长枪、100发子弹给他。我拿来后，陌生人脱下大褂把枪和子弹往肩上一背，再穿上长袍，由一个士兵引路走了。陌生人走后，我惊疑地问连长：“给谁的？”李连长反问了我一句：“你说给谁？”我冒失地猜测着说：“给共产党？”李连长并没有责备我，反而一笑，说道：“你很灵活嘛！”

想到上次给共产党人的枪，我心里又亮堂了，心想，这些游击队员也准是共产党的人。我想到这里，忙按连长的嘱咐，把子弹包丢到路旁了。

在我去丢子弹时，彭团长又命令身边的一群士兵，全解下了自己的子弹、手榴弹，一齐丢到附近的草地上。然后向前面的游击队员看了看，就叫队伍往前开了。在我们后面的士兵，见到游击队员来取子弹和手榴弹，还笑着友好地互相招手哩！

我们回到城里后，彭团长亲自去探望了几个送回城里的伤兵，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安慰。然后，彭团长又借机去县政府找县长刘作柱要挂花费和慰劳品。刘作柱是个贪官污吏，又多少晓得些我们团进驻平江的事，便板起面孔说道：

“当‘粮子’的受伤丧命，理所当然，共匪未消灭掉，还要什么挂花费？”

彭团长听了刘作柱这几句混账话，立刻大发脾气，冲上前去，拍着县长公案，骂道：

“伤兵不给挂花费，谁来给你护城！谁来给你狗通的卖命？”

刘作柱本来理亏，又见彭团长悻然大怒，吓得不敢再多说话，无可奈何地给了每个伤员六块光洋的挂花费。彭团长拿回挂花费，便又全部送到了挂花受伤的士兵手里，士兵们倍受感动。

那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怎能知道我们与游击队正在暗中相助呢？

“举起铁拳来！”

7月中旬的一天，李灿连长家里突然来了一大帮子人。除了我认识的彭德怀团长、团部书记官邓萍、九连连长黄纯一，还有我不熟悉的滕代远同志等。这天，在李灿家里集会，正是滕代远和彭团长商议平江起义问题。

这次集会不两天，一个晚上，彭团长来到我们连里做动员工作。他叫李灿连长把“秘密士兵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召来，聚集在连部的房子里，彭团长坐在木桌旁的粗木凳子上，油灯的亮光里，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颜悦色地把每个人看了看，就慷慨激昂地进行动员。谈到最后，他立起身来，习惯地把双手背到身后，斩钉截铁地大声说：

“我们奉命来这‘剿匪’，其实他们不是土匪，全是穷苦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他们就象你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苦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要活下去，就得举起铁拳来，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要把这个坏社会砸个稀巴烂！”

彭团长铿锵有力的声音，震奋了我们士兵的心，这全是说的我们心里早已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啊！这次动员之后，全连乃至全营、全团的士兵们，情绪都十分高涨。那些天，我们都积极的写标语，开会控诉家乡的地主老财的罪行。标语写的有：

“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还有写的：“打倒克扣军饷的周磐！”

7月18日，彭团长带着警卫员李光又来到我们营，布置有关暴动事宜。明确指示我们连担任解除县政府的反动武装和释放犯人的任务。那天，李灿连长还带着我和几个军士，一起巧妙地进到保安队守卫的监狱里去侦察过一次哩！

7月21日下午，彭团长带着几个人匆匆地来到我们天岳书院营部，住在李灿连长公馆里。晚上，召集各营长、连长开

会。李灿连长把我叫去，说：

“田长江，你在门口放哨，谁也不许进来！”

“好。”我回答着。

李灿连长又从腰里掏出一支驳壳枪交给我，神情十分严肃地说：“留意点！”

叫号兵放哨，奇怪！以往一到晚上，李连长就要我早点睡、早点起，唯恐我晚上贪玩，早上起迟了。怎么今天晚上却叫我站岗呢？尽管我心中疑惑不解，但是我深知李连长是个好人，他一向待我很不错。记得在南县梅田湖时，晚上我在一排看推牌九，李连长便把我叫出来，和气地对我说：“田长江，早睡早起，年纪小，不要学推牌九，去睡吧！”有时去打靶，李连长一高兴，就喊：“田长江，你来几枪！”处处对我很关心。因此我平时就很听他的话，现在叫我放哨，一定有重要的事。想到这里，我紧紧握着枪柄，站在门口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公馆里灯火通明，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不等开会的人走完，我急忙拉住李连长问：“真的要起义了？”李连长说：“有这回事！”并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讲，知道吗？”

得到了如此重要的讯息，我夜里紧紧地握着枪柄，和衣睡在床上，脑子里好象江水在翻腾，翻来复去不能入睡。我想起了前几天彭团长来连里讲的那段话：“要活下去，就得举起铁拳……把这坏社会砸烂！”是啊，明天就要举行暴动了，这不就是“举起铁拳”吗？想起彭团长这强有力的话，我面前象站着全连、全营、全团的人，都举起了手中的刀枪……，我实在激动不已，眼睁睁地一直盼望着早一点天明。

平江城里红旗飘

1928年7月22日，是个大晴天。清晨，我虽然象往日一样去

练号，但是，心里惦记着夜里李灿连长的话，却不敢远走，而且回连部也早。我发现连里不象以往那样安宁，过去起床后是整理内务，今天各排却都在紧张地擦枪、擦子弹，也有的在整理行装。连长和各排长说话也嘀咕咕的、低声细气的显得很神秘。

我们刚吃完早餐，彭团长就带着警卫员、传令兵背着望远镜来了。李连长见彭团长一到，便大声喊我：

“田长江，快，吹号带枪集合！”

我的军号一响，不只是起了召集全连集合的作用，也同时召唤了全营，这是彭团长预先规定好了的。随着号音一停，各连很迅速地来到了。李连长喊了口令，就请彭团长讲话。彭团长站在一个土台子上，严肃地大声说：

“弟兄们，今天集合做什么，你们知道吗？”

虽然大家感到今天情况不平常，但究竟干什么并不晓得，所以，一时都难以回答。彭团长见士兵们都注视着自己，浓眉一竖，又大声说道：

“你们几个月没有发饷啦，连吸烟的钱都没有，大家时常说要打倒军阀，打倒狗通的土豪劣绅，今天，我们就要到城里去捉那些克扣军饷的军阀，打倒那些牛养的土豪劣绅，我们再做军阀的看门狗，我们要救穷苦的农民。”

彭团长说到这里，我们听讲的人，一反往常的样子，顷刻间，士兵们个个喜形于色。我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高兴，激动地曳过背着的军号，把号咀擦了又擦，充分作好吹冲锋号的准备。彭团长又接着说：

“我们要拿下县政府，活捉县长刘作柱，把他们侵吞的光洋金钱全部拿出来，救济穷人。还要去把班房里的人全放出来……，缴获的一切要归公……”

彭团长动员完了，从他自己身上嗖地取出手枪来，往空中

一挥，下达命令：

“装好子弹，准备出发！”

彭团长一声号令，士兵们斗志昂扬，提枪行动起来。队伍分成四路纵队，分头向预定的目标疾进。

李灿连长叫我同他一起走，我们的任务是拿下县政府，活捉刘作柱。

下午一点钟，三连首先在西门打响。我们大队人马进到城里了，平江城还象往常一样平静。土豪劣绅，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仍蒙在鼓里，根本想不到我们是去打倒他们的。我们冲到县政府门口，怕保安队抵抗，才集中火力向内打了一阵枪。随着枪声响，我就猛吹起军号来。士兵们大声吼着：“冲啊！”“杀啊！”如惊天盖地之势地涌进了县政府。守卫的保安队士兵见势不妙，吓得把枪一丢，抱头鼠窜，有的来不及跑，就举起枪跪在地上求饶。

我随着李灿连长笔直冲进了刘作柱的公馆。这家伙一听到枪声响，吓得惊慌失措，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直转，我冲上前去没费劲就把他抓住了。

李灿连长又给了我一支驳壳枪，命令我带几个士兵去把班房打开。李连长还说：

“你一到那里，就对他们说，我们是红军！”我答了声“是！”便带着几个士兵向监狱那里冲去。我们赶到那里时，先头赶到的弟兄们已在搜捕看守班房的反动武装。

关在班房里的尽些些农民，有男有女。我们砸开牢门上的铁锁，大声喊道：“农友们！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我们是彭德怀的队伍！”听到我们的喊声，几百“犯人”顿时狂欢起来。随着牢门的拉开，他们象潮水似地奔了出来，欢呼着，跳跃着。有的拖住我们，有的噙着眼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有的当场就要参加我们的队伍，有的马上带我们去搜捕反革命武装。我见里

面还有人被镣铐栓着，赶紧到外面找来几个铁匠，将脚镣手铐打开。一个农民从镣铐中解放出来后，激动地满面流泪，拉着我的手，问道：“你们是红军吗？”经农民一提醒，我才想起了李连长嘱咐的话。于是，一个箭步，跳上一个高处，扯起嗓门大喊：

“农民弟兄们，我们是彭德怀的队伍，我们是红军！”

我喊声一落，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忙跳下来，带着农民们，冲出班房，来到大街上。此刻，整个平江城都沸腾起来了！士兵们高举手中的枪在欢呼着；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挥动着双手在欢呼着；从班房里冲出来的人，高举着手中砸碎了的镣铐在欢呼着。这时，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

等我跑着回到李灿连长那里的时候，我老远就望见了彭团长、滕代远、黄纯一、谢嵩等头天夜里参加紧急会议的官长们。他们正在那里谈论，说不到两小时，就全部解决了保安队、民团的武装，缴获千余支枪。还查封了全部财产，我们暴动大军占领了平江城的全部要道、重要机关。我见到彭团长破例地左手叉着腰，右手指点着街道上欢呼的人群，脸上荡起了欢乐的微笑。我随着彭团长手指的方向，只见街道上到处飘动着各式各样的小红旗，尤其是县政府的大门上空，一面鲜艳夺目的镰刀斧头大红旗，正在哗哗啦啦地迎风招展，这是在向人们宣告：“平江起义成功了！”

正在我乐陶陶地看得出神的时候，彭团长发现了我，笑着说：

“田长江，带了号没有？快吹几声呀，快吹！”

我笑着，真的把背上的军号举起来，望了望欢笑的人群，看了看微笑的彭团长，瞧了瞧漫卷的大红旗，使出平生最大的劲，吹起了一阵阵欢快的号声。

黄昏之前，我们团的部队大部分回原地驻扎。我们第二连没有回天岳书院去，被彭团长留着，改为团部警卫连，住在城里。

吃晚饭的时候，我看到彭团长手里拿着一块红布，在身上比划着。我感到新鲜，就走过去问这是干什么？彭团长看着我，反倒问道：

“你说我们今天暴动是为什么？”

我也想了一下说：“您动员时说了，我们再也不做军阀的看门狗，我们要救穷苦的农民……”

“对！说的对呀！”彭团长又问道：“那我们做什么呢？”

“做……”我正动脑子想着，突然从彭团长手里的红布想到了李灿连长那句话，眼一亮，兴奋地说：“团长，当红军，做红军，是吗？”

彭团长笑了，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也正式告诉我，他正准备做红军的臂章。

这天夜里，我完全不同于昨天夜里了。我临睡时，除了高兴，什么担心都没有了，一倒下就睡着了。夜里还做了一个好梦，梦见彭团长自己佩着红军臂章，给我也佩上了一个红军臂章。彭团长高擎着那面缀着镰刀斧头的大红旗，站立在千千万万个佩着红军臂章的士兵前列，他微笑着拉我在他的身边站着，命令我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

第二天上午，红军游击队和四乡的农民都来了，扛着梭标、大刀，打着红旗，成群结队，来欢庆平江暴动的胜利。

在我们营地里，平江县著名的领导人胡筠同志领导的妇女宣传队，分头到我们士兵中来洗衣、拆被、补鞋、缝袜，亲热的象亲兄弟姐妹一样。还有一队队的学生打扮的宣传队员，给

我们士兵们讲消灭阶级剥削，打倒地主恶霸，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

在城里，我们团的士兵同平江县的红军游击队、农民自卫军，以及贺国中带来的随营学校的官兵，热烈地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

会上，彭团长佩上了红军臂章。他满脸笑容地走上台，先恭恭敬敬地向全体军人、工人、农民、群众、学生等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慷慨激昂地大声宣布：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正式成立了！”

在会上，滕代远同志、黄公略同志以及平江县的游击队、自卫军代表都相继讲了话。大家都热热欢呼平江暴动的胜利，热烈庆祝红军第五军的胜利诞生！

红军的编制是，军长彭德怀（兼十三师师长），军党代表滕代远，邓萍为参谋长。原来的一团一、二、三营，改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的一、四、七团。一团团长雷振辉、四团团长陈鹏飞、七团团长黄统一。我们连长李灿同志当了军警卫连长了。我仍留在李灿同志的身边当司号兵，也朝夕同彭德怀军长在一起了。

在第三天下午，平江城再次云聚了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这次召开公审大会，公审了县长刘作柱和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当彭团长当众宣布枪决刘作柱等反动头子时，李灿同志笑着对我说：

“田长江，看到了吧？你该怎样行动哩？”

我不容想，就笑着答道：“吹杀人号呀！”

“是的！”李灿连长把手一挥，说：“对反动派就得‘以牙还牙’啊！给我吹，吹得嘹亮些！”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便随着押送处决坏头目的士兵们，运足劲吹起了“嘀哒哒，嘀哒哒，嘀、嘀、嘀——！”的冲锋

号。

这时，平江城内外，如春雷震响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民在拭着热泪欢呼着！工农劳苦大众，看到了我们红军的力量，看到了在平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将要出现一种新型的革命生活！

（梁立真 整理）

平江起义的起因及经过

潘心源*

彭黄兵变前之平浏

当彭、黄兵变未发动以前，省委已派滕代远同志赴平江，组织湘赣边特委，湘东特委也派蒋长卿同志赴浏阳这里，两县党部已相当改造，下级组织也渐次恢复。平江东南乡及浏阳东乡，斗争也渐次由恢复而扩大，平、浏游击队共有枪百余支，作战基本勇敢，真是百战百胜。浏阳游击队，竟以八支枪增加至三十多支。当彭接到拿办黄电时，军队与党都没有丝毫准备，党更不知有这样一回事。当时彭军队里面，上级军官仅彭、黄两人，二营营长比较好一点，一营营长最反动，其余下级军官，也只最少数连排长，其余都是反动的。南县学校毕业的学生（原来都是班长或兵士）才在学校出来，还未分配工作，即派去当个下级军官，也还对兵士没有取得信仰，黄公略自己也是新来的。他们看到事机紧迫，只好自己拿点钱分给兵士，说现在没有饷，我们的钱都发给你们，以后怎样办？借此发动兵士。同时，他们并亲自到兵士内面去问问，他们说他们劳苦终日，得不到一点安慰，因此兵士对他们便表示欢欣，说我们打了几个月仗，没有分文发给，这个营长一到，便拿自己的钱给我们，这营长真好。因此他们在兵士群众中已有了相当信仰。不过当时敌军除彭团外，还有刘济人及张英^①两团人，还有挨户团枪千余支，刘济人是最反动的东西，张英则与彭黄接近，

* 潘心源于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汇报秋收起义前后平、浏、醴革命斗争的情况(节选)。原题为《湘东各县工作报告》，本文标题由编者所加。

①应为张超。

他时常对彭、黄说：“我知道你们是革命的，你们走前面去，我随后面来”（彭、黄因张家中有千余万财产，对他还没有十分把握，因此没有把他介绍进来）。这就是彭、黄兵变前之大概情形。

彭黄兵变之情形

当彭接到拿黄电报后，便商议布置暴动（当时滕代远同志已到平江与彭、黄发生关系）。开始是发动兵士闹饷，继续便召集土豪劣绅开会，讨论维持办法，最后才举行暴动。捕杀反动派及解除反动武装。决定后，彭德怀便在县城派人到兵士中去鼓动闹饷。各兵士对于不发饷积怨已久，一触即发，如是各营兵士齐到团部闹饷，彭便借此宣传上级如何不发饷。他只向平江县公署要求开会，设法维持，当即由县长召集团防局开会及党政委员会及各机关会议，豪绅自然不愿筹款发饷。彭遂向兵士宣称说各绅士皆不愿发饷，你们愿意怎样，你们自己有无把握，兵士都说愿服从团长命令。于是乃向兵士演说军阀罪恶及他们辛苦，并说他自己部下官长某人是反动派，如何压迫兵士，是否应杀！？兵士都说应该枪决。彭遂亲自动手将第一营营长枪毙，并毙下级军官数名，同时又将会场中所有反动领袖及县长全数枪毙，随后就把县城内面所有团防枪支数百全数围缴，即派人去请黄公略到县城开会。当时黄在东乡已发动兵士闹饷，并捕杀团防局长及各豪劣，围缴团防枪支数十。接彭信后，即将自己部队两连（还有一连在长寿街北，黄因自己对这连兵士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去调来）赴平江县城，在离城三四里路之地，便将部队交连长率领暂时维持，自己便到城中去开会。他去后，该连长借黄名义将部队开往北乡投降反动军队，因此黄的部队便完全损失了。彭军在平江除他自己的外，还缴了团防局枪五百左右，交给平江游击队。当时平江子弹枪

支到处都是，尤其是子弹，还有许多几乎没有人担。黄进城后即决定退出平江县城，分散四乡，解决敌人武装。这次平江所有著名豪绅首领几乎全数被杀，挨户团只救得枪300支，可说是豪绅阶级在平江空前的损失。

彭黄兵变后之经过

当他们在平江县城退出时，一鼓勇气到处与敌人作战。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军队组织的成份大部分是流氓无产阶级组合，不能吃苦耐劳，缺乏革命性，不能与敌人作战，因此，在浏、平交界之花桥打了一仗，跑了两连兵，失去机关枪六挺，子弹无数。在万载大桥打了一仗，又损失几百枪，于是他们跑到湖北交界之九宫山，在山上驻了几晚，又跑回平江。黄公路便带了两百枪开到浏阳，彭德怀、滕代远带了五六百枪，跑到井冈山去。彭、黄兵变虽遭了大的损失，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的发展。浏阳自黄公路二百枪带来以后，东乡造成区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东乡建立两个区苏维埃，平江游击队增加了四倍以上的枪支。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的组织，并且斗争的发展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件事实。

独立第五师第一训练处第一团 在起义前夜*

李 光

红五军之由来

湖南军阀何键、鲁涤平为要镇压平江工农革命的斗争，故增调周磐独立第五师辖第一、二、三三个团，于1928年6月间由南县、华容、安乡开赴平江，担任“清剿暴徒”的任务。第一团的团长就是加入共产党约三月之久的彭德怀同志。该团驻防城区；第二团驻防东乡；第三团驻防北乡。

有一次平乡县民团押绑三十多个工农分子赴刑场枪杀时，而被驻防在刑场附近之第一团第七连士兵知道了，该连连长黄纯一（是共产党员）立刻率领全连下操，反对民团在该地杀人，结果逼其到另一地方还是杀了。这样更引起士兵的义愤，当天晚上就贴出“打倒屠杀工农的真正土豪劣绅”的标语。次日引起全城反动首领的惊骇，集合一大批土豪劣绅会同县长，向第一团彭团长请愿，禁止士兵越轨行为，密查写标语的“暴徒”等等。

但是彭团长的答复简单明了：暴徒要铲除，真正的土豪劣绅也应打倒。

因为第一团内有共产党的支部，党员7人，当其离开南县、华容时，曾有党的介绍，要与平江地方党部发生关系。故该团到

* 摘自李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创立》（1936年）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达平江一月之久，曾几次派人及彭德怀同志亲自下乡探访，均未找到确实的关系。只有消极地下乡借名进剿暴徒，实际上遗放一些子弹给游击队，给了游击队一些好的印象。因为彭团长的部队下乡来了，没有看见游击队先鸣枪报信，但走后总遗落一些子弹给游击队。

第一团内党的组织情形：

彭德怀同志是团长，入党三个月。

李广同志是彭的马弁，老党员，工人出身。

邓萍同志是团部副官，党员。

李灿同志是第一连连长，党员，中学生。

黄纯一同志是第七连连长，党员，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生。

张荣生同志是步兵连的班长，党员。

贺夷同志是连的文书，党员，学生。

此外还有四个党员与彭德怀同志有直接的关系：黄公略同志是第二团^①第三营营长，党员，黄埔学生；贺国中同志是该师随营学校大队长，党员，黄埔学生；还有两个学生是党员。

共产党湖南省委特派员的巡视

在1928年7月间，共产党湖南省委派滕代远同志赴平江，恢复湘鄂赣边特委的工作，并与第一团党支部发生关系。滕同志首先巡视浏阳工作，并经过该县游击队的护送，竟安然到达了平江县城。因白色恐怖很厉害，无地安身，只得首先找到第一团党的关系。在会见邓萍同志以后，即到教育会门口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互相谈论了一些工作情形。因彭德怀同志此时下乡尚未回部队，故与王、李、贺诸同志于当日先行见面，甚相亲相爱。由黄纯一同志的谈话中知道该部士兵，对反动统治

^①应为第三团。

阶级的痛恨和一般革命的情绪。滕同志曾亲身领导过醴陵的斗争，初由省委来时，即把我党的土地政纲及醴陵斗争的许多事实和经历叙说出来，同志们非常兴奋，并要邓同志致信彭同志，促其回来商议一切。

彭同志于接信次日即回部。先经过电报局，将接到省政府来的密电译出，知黄公略同志在驻军南县时，曾以营长的名义发给共产党员以放行路条，该同志被捕，事泄，要逮捕黄公略同志，彭同志即将此电内容密告于滕，详商后，没收此电不交出，并速谋起义。

平江的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的决定和准备

为妥当地进行准备起义前的一切工作起见，并决定于当日在旅馆请酒借名为滕同志洗尘。就酒滕上开了一次简单的会议，首由滕同志报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彭同志说明了电报的内容并提出具体的办法。于是一致举酒宣誓，坚决的在平江举行武装起义，解除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府，成立新的红军，以响应红四军的英勇斗争。

过后把滕同志迁到平江男子中学校附近的一个农家住下。以便秘密地密商一切和进行工作。因为有李灿同志的部队驻扎附近的学校内，他的妻子也住在农民家中，这样一来，很可以得到外界的掩护而进行工作。

关于各种宣传品也在这个草屋子里面油印的。起义时要用的红布领带也在此屋内作成的，一切秘密的会议也在此屋内开的。

此时由彭同志累次电省报告清剿的胜利，并说明损伤很多

干部,要求把随营学校开往平江,以便补充,并请求发给子弹和饷银。一面密信告知贺国中同志领导学生请愿,开往平江担任“清剿”,要特别机警,在不可能时,即在野外操演的机会拖队开往平江参加起义的壮举。另一面派同志密告黄公略同志马上开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同时在一个团各连中马上开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该团在大革命时就有士兵会的组织,事久不起什么作用了。现在利用原名把它恢复扩大,健全其组织,并由班里举出班代表,排、连、营亦选有代表,李灿同志被推为全团总代表,不过三天的时间,经努力工作的结果,全团士兵会均普遍地组织好了,各级代表亦选出来了。

首先自团长班长和活动的士兵作为核心,同时注意吸收积极勇敢觉悟的分子加入共产党。

并决定在起义胜利的第一分钟内,就应马上散发许多各种各样的宣传品,提出我党的土地政策,苏维埃的主张等鲜红的旗帜和口号。

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几经考虑和斟酌,方决定以7月22日上午五时乘天未亮时为武装起义的时间。

以红布领带为起义时挂在每个战士的颈项上作记号。起义时在政治上提出以下的最低要求:

一、解除全平江县城内的地主、民团等武装,逮捕县长,省督察员、师政治训练处长(师长尚在省城)及一切大的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党部、政府,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二、起义胜利后,正式成立红军第五军,并以一部分武装来武装地方工农。

三、建立平江县以及各区的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政纲、劳动纲领等;首先实现不送租、不还债、不纳税,分田地,加工

资。

四、释放在牢中的一切政治犯。

五、在湘鄂赣边创造一块新苏维埃区域，并求得与湘赣边红四军活动的区域打成一片，要建立边界最高的苏维埃政府，以便统一领导革命的斗争。

六、改善士兵生活，凡参加起义的官兵，每人发两个月饷，以后每月每人20元薪饷。实行官兵待遇生活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选举官长，废除打骂和奴隶教育，实行经济公开，有权枪毙压迫士兵反革命官长等。

七、向富商筹饷和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首领的财产，除现金作为军饷外，其他财物立刻分给群众。

八、宣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没收各帝国主义者在平江的教堂、企业和财产。

九、武装拥护苏联，并与各弱小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的绝对自由。

7月21日晚上召开最后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检查一切起义工作的准备；

在士兵方面，以第一团第一营为最有把握，次为第三营之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工作较差，因该两连长均是师长的走狗，从中破坏，其他各部队的工作可以为第一营的后援。

在各种宣传品方面，用油印印有各种式样的宣言，传单、标语、口号、画报、土地政纲、劳动纲领等均准备好了。

在社会调查方面，关于县长及其他反动首领的姓名、住址，民团、警察的数量、武装、哨位的配置等亦均调查清楚，并画有略图。

在地方居民和游击队方面，只是临时的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最大的缺点就是这时尚未能与地方党部和游击队发生过关

系，所以很难与广大工农群众配合起义。

在起义计划的准备方面，除再次的密告黄公略同志于次日起义，同时消灭该地的民团武装，并马上设法找到当地党部和游击队的关系。立刻通知全县各地党部和游击队实行全县武装起义，加紧赤色戒严，围剿各地民团武装，捕捉土豪劣绅。组织工农武装起来开进县城，举行大慰劳红军新战士的运动，与选举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赤化全县。

同时密告贺国中同志速即设法脱离岳州，率学生营来平江，以便计议今后一切工作。

此外便决定分配担任围剿县城内面民团及其他反动武装，逮捕反动首领的部队和指挥者。

要求发饷为起义前对士兵的鼓动口号。因为该团由南县开动时，曾要求给草鞋费而得到了胜利，现在清剿一月多而没有发一文钱，所以提出闹饷的口号，一般士兵不但不害怕，并相信可以达到目的，同时传出彭团长对他们极表同情。

对于清乡队屠杀工农的罪恶，同时进行宣传，以启发士兵对清乡队，土豪劣绅的仇恨心！

当晚并由彭德怀同志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说明起义的意义和胜利的把握，并宣布新的指挥者和取消某些旧军官。凡被取消之军官一律软禁起来不放回部，同时派可靠的同志马上到部队中，公开号召士兵，再详加说明这次闹饷的意义和胜利的把握。闻有彭团长出面领导闹饷，某些平日压迫士兵最厉害的军官又被监禁了。于是士兵更加高兴和有信心。

一般可靠的活动分子差不多整夜的没有睡觉，大家亲自出面巡查，以防走漏消息和发生意外事件。

湖南全省清乡总报告书（节录）

（1928年11月）

第一章 清剿计划

本署于十七年五月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组织成立。适值湘境各县匪共甚炽，告急文电，纷至沓来。而驻湘各军师，复多在准备北伐中，未能全体加入清乡，因按当时各地盗匪状况，及可使用之兵力，制订全省清剿计划，配备相当兵力，限期肃清，其计划如下：

纲领：湘省连年兵燹，盗匪横行，自上年共匪倡乱，藩篱尽毁，蹂躏之祸，遍于全湘，抚念疮痍，益深水火。兹者举行全省清乡，其要旨在于阐明本党主义，扫除革命障碍，安定闾阎，一新旧染，庶几民众之痛苦，得以解除，而训政之基础，臻于巩固。

时间：暂定全期为六个月，分为两期。

第一期：自六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为清剿时期；

第二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止为考成时期…

…。

清乡区域之划分及军队之支配

……

第一区以一部分防于岳、临、平、浏各属扼要之点，以主力集中于长沙、湘阴，向东清剿，而以越过江西边界或与江西防堵部队衔接后为终结。

……………

第一区：长沙、湘阴、岳阳、临湘、平江、浏阳、醴陵、湘潭、宁乡、益阳、沅江、南县、安乡、华容十四县，归第二军，附第六军及独立第五师担任清剿，指挥官鲁涤平。

.....

各区军队之部署，第一区以一部分防于浏、平、临、岳各属扼要之点，以大部分配于醴陵、湘潭、宁乡、益阳、沅江、安乡之线，向东清剿，而以越过江西、湖北边界或与赣鄂两省防堵部队衔接后为终结。

.....

开始运动：各区须于主力未开始清剿以前，将防堵部队分配于指定地区附近之要隘处所，以断绝交通。必要时并得设盘查所，以盘诘可疑之行人，而免匪党之窜逸。

各区军队遵命布置妥当后，应于6月15日以前报由本署规定时日，一致开始动作，以收协同之效，而免此剿彼窜之虞。

部队任务：各区须以相当部队，专负清剿辖区内大小股匪共暴之责。另一部按照指定地点，担任堵击窜逸，并负清剿防堵地区附近匪类之责。至于督促团局之整理组织，指挥地方办理清查户口，造具连环保结及实行抽点诸事，各清乡部队，均须依全省清乡条例之规定，负责襄办。

惩办标准：此次清剿，须本除恶务尽之义，以为彻底澄清之谋，于积匪暴共歼灭以外，别无他法。至为匪共裹胁之徒，如诚心觉悟悔祸者，得酌准自首自新，但必察其情节，适合本署规定，经过慎重考虑，始予核准。

信号：清剿期间所有各部队需用之口令、信号、旗帜等项，由本署规定颁行。

右之剿匪计划，仍得由各区指挥官按照本区及邻区当时清形酌量变更，随时呈报核准或将所辖区域再分为若干地段，同时清剿，总以周密完善为主旨。

清查户口：厘订清查户口规则及册结表式，飭由各属团保牌甲，一律实施清查，取具联结订立门牌。凡共暴盗贼及烟赌流娼，应列为另户，不使与齐民齿，以区良莠，为正本清源之计，并严定程限，令其注册备查。

整理团防：就原有挨户团条例，妥加修订，俾各县团防一其事权，严其编制，慎其人选，勤其教练，利其器械，厚其保障，核其经费，以求适于实际。

分途督察：遴派人员分赴各属；常驻县清乡委员会，指导清剿事务，考察匪情，调查灾况，整理团务，督促清查户口，并应按旬列表具报，以资考核。

普遍宣传：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同之点及匪共之残毒，土匪之罪恶，民众应有觉悟；编成各项印刷品，分寄各县，作普遍之宣传。各县清乡委员会应负切实施行之责。

前项清剿计划限于第一期，计三个月实施完成；至第二期之两个月，为考成时期，但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肃清者，得呈由本署酌量情形，核准延长之。

第二章 清剿情形

第一区 清剿督形

平江：平江地邻鄂赣，山岭丛错，匪类恃险潜藏，最易滋蔓。东、南、北三乡，素称匪窟。自十六年五月马日驱共之后，县境共党复潜伏四乡，秘密组织，时图暴动。是年冬，当战事之后，散兵溃卒，到处游离。于是共匪数卒，勾结一气，其势益张。东乡匪首吴钦民，南乡匪首孔荷宠、梁振庭、邱平川、邱丙；西乡匪首余本健、钟仁阶、钟子厚；北乡匪首方长发、李宗白，女匪首胡筠、陈梦根；浏平交界之匪首侯经武等，各挟枪数十数百支不等，聚党数百或千余人。所到之处，屠杀

焚烧，备极残酷。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五独立师驻平部队彭德怀及黄公略，突然叛变，啸聚党匪，倡言赤化，各地匪股，蜂起响应。彭黄两逆，原有枪千余支。叛变之际，复解散清乡队，收缴枪枝四百余杆，匪众达二万以上，图以平江为根据，远与朱、毛相呼应，谋袭浏阳，进窥长沙，匪祸之烈，一时无出其右者。

浏阳：（略）

军队布置

第一次布置，第五独立师刘锵部，分驻临湘、岳阳、湘阴、平江四县。

.....

第二次布置，7月23日，第六军军长胡文斗率部自由开赴江西，浏阳防务，顿形空虚，乃调驻南华之朱耀华部填防醴陵，旋复有平江彭黄事变，改令朱师分防浏阳，并将南县、华容、安乡、沅江清剿任务，呈准划归第二区接管，所有防区军队布置，重行分配于左。

.....

第二军第六师二、三两团驻省城，担任警备事宜，第一团驻平江。

第二军第二十三师朱耀华部，分驻醴陵、浏阳、平江。

第五独立师刘锵部，分驻岳阳、临湘、平江。

清剿经过情形

本区辖境，匪患原以平、浏为最，及彭黄之变，匪焰益张。嗣后清剿重心几乎全移于平、浏矣。兹举其梗概如次。

平江：第五独立师第一训练处第一、二、三团，于六月十八、十九等日，先后开抵平江后，即将第一团彭德怀所部，驻于平江县城及三眼桥之线；第二团张超所部，驻于梅仙附近一

带：第三团刘济人所部，驻于长寿街、嘉义、献钟之线，从事清剿，各处匪焰，因而稍戢。不意第三团驻嘉义之营长黄公略，本为共党，忽于7月21日威逼所部，以索饷为名，突然哗变。22日，平江县城驻军团长彭德怀，率部响应，啸聚匪众二万余人，自称农工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即于县城设立伪苏维埃政府，枪杀官绅，县长刘作柱、清乡督察员杨鹏翼均遇害。平江人民之被其屠杀者，以数千计。本署得报，即令第一区代指挥官张辉瓒，飞调第二十三师师长朱耀华率部，并指挥第三十五军教导师驻浏阳之徐营，及第五独立师第三团之一、二营，由浏阳向平江堵剿；一面飞调第五独立师第二训练处陈光中所部之第四、五、六团，由岳州向平江进剿；并檄驻长沙之第二军第六师之黄团长钟，率部由长沙向平江进剿。同时，电请鄂赣两省派兵堵截。第五独立师第二训练处陈光中所率各部队及第六师黄团，均于29日与匪接触，匪众竟敢顽强抵抗，陈部奋勇追击。30日攻至平城附近，适第三团刘济人所部一、二两营，亦于30日将大桥之匪击溃后，跟踪追至平城附近，彭逆犹亲自督战，死力抵抗。旋经各部队猛烈攻击，即于是日克复平城，夺获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支，毙匪约三百余名。匪众经此重创之后，向平江东北乡溃窜。陈光中督队跟踪追剿，以接战甚烈，陈部营长杨碧梧、谭漠圣二员受伤，连长、连附受伤者共十余员，士兵伤亡百余名，消耗子弹甚巨。朱师长耀华所部第二团，亦于30日驰抵献钟，击破盘踞献钟之匪，31日之晨，进攻长寿，复击破匪队。适彭逆一部，由平江窜长寿，官兵猛烈邀击，激战数小时，毙匪数十名，生擒斩二十余名，夺获枪枝十余杆，匪众始向黄金洞、九岭及浏阳东乡一带窜去。是役朱部第二团连长戴烈阵亡，连长梁勃受伤，士兵伤亡十余名。旋陈部跟至追击至龙门，匪大部遁赣属修水境。

彭逆窜入赣境修水后，适赣军由武宁、万载分道追击，逆

部折回马坳山至渣津市，复乘我官兵搜索散匪之际。8月23日，突向长寿窜扑，驻军陈光中部以三连之众，奋勇猛击，匪始溃退黄金洞。陈部三连长均受伤，士兵伤亡达五十余人。旋指挥部急调搜山，各部向黄金洞围剿，令陈部集结于观音堂、九岭、土门坳、山枣岭之线，朱师周团之丁、孙两营，集结于分水坳、虎坳之线。迭战于九岭、虎坳、黄沙港、山枣岭等处，先后夺获匪枪六十余枝，毙匪甚众，官兵亦伤亡八十余人。陈部于9月1日出击，连破八字坳、马嘶、巡按坪、横岭、陡角尖各要隘，斩获亦夥，匪遂向赣境急遁。我朱师周、易两团，分途由双坑跟追至铜鼓，复由铜鼓追至万载。6日匪焚仙源，窜至距万载四十里之大桥，正拟举火焚市，适周团跟踪追至，予以痛击，毙匪百余人，擒斩五六十名，俘行李、马匹、旗帜、印章等。次日，在黄山坳复击走之，仍复跟踪急追，斩获颇夥，前后历13日始撤回。其后陈部贺、王各团，复由土龙铺、三鸡坳向赣属阴坑追击前进，计历数日，亦因给养困难，撤回湘境。旋陈部先后复在黄沙岭、绞车坳、土地坳一带，迭破残匪，斩获甚众。兼程追至铜鼓横洞附近而返。嗣后彭匪窜入鄂崇、通边境，复沿赣边南窜，与朱、毛大股合，虽经力堵，终以地属边陲，致令残匪苟延，深口惋叹！

先是各部队克复平城后，即以第六师黄团驻城镇摄其余，各部向四乡分途清剿。陈部担任东北乡，搜索钟洞、三墩、留良洞、恩溪、浆市、虹桥等处；朱师易团搜索东南乡百福洞、辜家洞、芦洞、思村、沙墩等处。黄团以一部搜索西北乡黄蘗山、杨梅山、天车岭等处，前后毁灭匪巢四十余处。唯以山林箐密，易失匪踪，夺获枪械仅四十余支。旋以彭匪突然回窜，遂分兵一部追击出境。其时平南老匪孔荷宠、邱平川等，依百福洞之险，在思村、芦洞、辜家洞等处，设伪苏维埃政府，胁诱农民，肆行骚乱，山洞相连，东击西窜，乃决定由平、潞两

方同时围剿。而女匪胡筠及陈梦根等，依平北桃花洞、三墩、留良洞为巢穴，率胁从民众三千余人，进扰南江、梅仙等处。南江、梅仙因常有驻军，民团组织略备，遂亦集合民众三四千人与之抗战，相持三昼夜，双方均有伤亡。居民就近商请驻通城第四十三军教导师第三团陈团长一部到达南江，遂由黄团与之约定，率同民团击退胡、陈各匪，并乘胜会剿桃花洞之巢穴。由黄团彭营经传梓源、三墩，陈团陈营出长庆、山西岭，激战于传梓源、三墩、山西岭、凤凰尖、桃花洞等处，毙匪数百余人，获枪八十余支。其被击散逃至板江者，亦被民团围缴步枪三十余枝。我官兵伤亡达三十余人，匪向修水窜去。各部旋复会剿平南，浏方以易、喻两团各两营，出沿溪桥、火光洞，社港市等处，向福石山进剿；萍方以陈部贺营、王营及黄部张营，出安定桥、献钟、嘉义等处，向百福洞进剿。凡历三昼夜，匪徒抗战于火光洞、天子岗、芦洞、思村、沙墩、辜家洞等处，毙匪三百余人，获匪枪二十余支，旗帜、名册、计划多种，官兵伤亡十余名，因林木不能急晓，致匪仍多乘隙窜遁。嗣后，易团李营于福石山峰，喻团王营于老鸦尖，黄团彭营于修水瀝清桥各处，迭有斩获。并一面按照本署规定清乡办法，整顿团防，清查户口，举办联结，以为治本之策。无如平邑山峻林深，散股匪共，随处潜藏。彭黄大股，不时窜扰，以致全部肃清，尚属有待。

彭逆之变及搜剿平邑散匪，其概略以具如前述。而各地股匪扑攻官兵情况，亦尚有可纪者。9月9日，各股匪乘官兵出境追剿彭逆之际，突集中淡江，分组八支队，各有枪四五十支，附梭标二三百支不等，分途围扑三眼桥及安定桥防军。幸守兵黄团卢连及易团谢营，应战有方，面黄团许连，闻警驰援，极为速捷，始拼力击破匪众，毙匪一百一十余人，余匪被迫遁入福石山。9月28日，官兵围剿桃花洞时，匪首孔荷宠，

复聚匪一千四百余人，由辜家洞乘夜分三路扑猷钟守兵。陈部汤营以两连之众，与匪搏击至三小时始破之。此皆较激烈之战斗，其余细密接触，在九月中几无日无之也。

电南县第五独立师周副师长由

国急。南县第五独立师周副师长鉴：密。前据报口称，驻平江阎仲儒师，因阎军队开拔，叛逃士兵甚多，业经呈奉李总司令复电，已令鄂赣两省派队堵截，仰即飭所属知照，并于接防平江后，尽力搜剿为要。督办鲁，会办何。寒未。印。

（《湖南清乡公报》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电令第一区张代指挥官 迅令刘师长 铜转飭驻平军队 分兵兼顾浏阳由

国。长沙抄送第一区张代指挥官鉴：案据省政府转据浏阳彭县长等漾代电节称：该县东乡上东园与平江毗连之黄沙港、大第里、巡梗坪、斗角尖等处。啸聚大股共匪，树帜招兵，久欲进犯浏境，隐患堪虞。现驻该县第六军部队全部开去，防务空虚，恳即飞调大军来浏接防，并恳电平江及赣属铜鼓、迅将啸聚黄沙港一带股匪会师剿灭等语。查浏阳防务，原归驻平军队分兵兼顾，兹准前因，仰即遵照转飭第五独立师刘师长，迅令驻平军队分兵前往该县镇慑，并责成该师克期将浏阳、平江土匪剿绝根株，是为至要。督办鲁、会办何。冬。印。

（《湖南清乡公报》第三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电江西王军长 请飭修水驻军 会剿平江东乡土龙铺等处股匪由

限即到。南昌王军长勋鉴：晶密。顷据第五独立师李处长仲任次电称：平江东乡龙门厂、土龙铺、浆市等处与江西修水毗连，山岭丛错，新集合大匪数股，人数约二千，枪约四五百支，自称农工革命军，焚杀极多。职已派第二、三两团于文日开始剿办，拟恳电请赣省驻修水部队按期派队会剿，以免窜逸等语。特电奉达，务恳迅飭修水驻军按期会剿，并随时派员与敝省会部队联络，以便协同动作。并希将修水驻军长官姓名见示为荷。鲁涤平、何健叩。真午。印。

（《湖南清乡公报》第三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纪念周”何会办之清乡报告（节录）

7月23日

乙、湘东方面

三、平江龙门厂、土龙铺、浆市一带共匪二千余人，由余贵民、胡荣等统率，自称农工革命军，与江西修水、莲花呼吸相通，其势颇炽。近乘军队换防之际，在浆市、虹桥、大坪等处围杀居民七八百人，烧屋五六百余栋。东乡与赣省毗连及长寿街等处，亦时有烧杀之事。经飭队进剿，即分窜修水、崇阳、大山及山枣岭之间。已电准江西省政府转飭第八师，令驻修水部队随时联络搜剿。至南乡余本健、邱炳卿股匪五六百人，枪两百余支，连破聚奎及沙墩团局。又肖湾、思村一带，山剌来匪千余人，枪三百余枝，经该县驻军分途截击，匪

寧浏、平交界大山中，颇有会合浏匪大举暴动之倾向，已飭严密进剿。

（《湖南清乡公报》第四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一日）

电复王军长漾电 停止派队赴萍 并请协剿平江叛兵由

国急。王军长勋鉴：□密。漾电敬悉。所示彼此不分畛域，总以铲除共匪，奠安本党后方为目的。感佩实深。惟寒电所陈派兵赴安源，系专为缉拿该处共党要犯。旋据报告，此项派兵动作，不知因何泄漏，致该处共党尽数潜逃。今朱毛等匪已有窜扰永、资、郴、汝之模样，而安源之匪均已远飏，故敝省部队实无进至萍乡之必要。惟不分畛域一层，仍请转飭贵属实行为荷。再，近日平江共匪勾结该县叛兵，大肆猖獗，拟即派队围剿，并请迅派兵力进驻修水、铜鼓之线，相机堵剿，以免窜逸，毋任企盼。弟鲁涤平，何健叩。敬。

（《湖南清乡公报》第四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一日）

指令张代指挥官报告 平江 临湘剿匪经过情形由

7月25日

报告悉。仍仰转飭努力清剿，期绝根株。惟日来平江匪修报告，仍未稍减，应责成清乡部队积极进行。毋稍畏难推诿为要。此令。

（《湖南清乡公报》第四期 中国民国十七年八月一日）

代电张代指挥官 迅调得力部队 剿办平江匪类由

长沙张代指挥官鉴：据旅省平江清乡协进会总务主任李积稭等有代电称：连日平江匪势日甚一日，刻甚一刻，迭次渎呈，深蒙烛照。本月二十四日，邑人逃难来省，泣告平城兵变，喊杀连天云云。曾急电上闻，恳调援军进剿。二十五日拂晓，难民窜投属会，几近千人，惊慌万状，面如死灰，身外乏物，乞食无门，纷纷涕泣相告。据云匪扑城后，官兵被杀，枪毙清委会委员黄干屏，督察员杨鹏翼，挨户团主任黄思勤等，其余各公法团就擒待戮者，不知凡几，所有城乡团局团丁，悉被捣毁焚杀，枪弹概为匪有；囚犯破狱而出，乡村乘机四起，更大肆烧杀；并四处张贴暴动标语，成立苏维埃政府，扬言平城既下，即日会师直捣长沙，似此匪多械足，未可轻敌等语。属会同入，遂于是日率乘民请愿钧座，当蒙圆满答复。窃念此次兵变，出自周部，始以为程去周来，当依层峰具体计划施行，彻底铲共，苏我平民。孰料变起萧墙，倒戈相向，国军变为匪军，救民反以杀民。难民虽逃出虎口，然眷念家庭，存亡莫卜。吁恳深加考虑，多调忠实援军，火速驰平兜剿，俾幼后残生，可留种子；刀头新鬼，或拾遗慌。涕泣案庭，迫切待命。刘县长（刘作柱）是否被害，尚难确定。然时至今日，其人虽存，不能主政，应请即委王前县长紫剑，克日莅平，并须随同精锐军队督率进剿，收拾残局，招抚流亡，是则属县数十万生灵之所馨香面祷祝者也，等语。除电复并电请湖南省政府查核改委王前县长外，合行电仰该代指挥官查照，迅速规划，派得力部队驰往堵剿，以靖匪类而保治安为要。督办鲁、会办

何。感。印。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复武昌胡督办 陶会办勘电 并通告进剿平匪情形由

限即到。武昌胡督办、陶会办、蒲圻李司令勋鉴：密。勘西电敬悉，承令李司令督饬尽力防剿，甚感。敝省进剿部队，已于艳日到达瓮江铺、花门楼之线。其由浏阳方面进剿者，于社港市与该叛兵匪类接触一次，该匪兵头系红巾，匪民臂束红布，战旗系三角红布上绘犁、斧等形。应请转饬，贵军知照，按程计算，本月约可收复平城，请转饬严密堵剿为荷，弟鲁涤平、何健叩。卅。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南昌王军长进剿平匪情形 请饬属严密堵剿由

限即到。南昌王军长、永兴杨师长勋鉴：□密。平江叛兵勾结股匪，夥从农工，势颇猖獗，业已派兵进剿，限期扑灭。据报各部队艳日到达瓮江铺、花门楼之线。其由浏阳进剿者，于社港市与匪接触，计程本月可以收复平城。该叛匪系用三角红布上绘犁、斧为战旗，匪兵头系红布，匪民臂束红巾。除严令跟踪进剿，务期扑灭，并电请鄂南剿匪部队查照协剿外，务恳饬属严行堵剿，以免窜逸，至为感盼。弟鲁涤平、何健叩。卅。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复李总司令俭电 报告进剿 平匪及布置情形由

限即到。汉口总司令李钧鉴：□密。俭电奉悉。平江变起仓卒，当令张代指挥官辉瓚，指挥独立第五师之各部沿汨罗北岸进剿；担任长沙警备事宜之戴岳师派兵一团由金井进剿；二十三师朱师长率兵三营并指挥原驻浏城之三十五军教导师徐营及由平江退出之刘团，由浏阳——经社港市滑石江、——经安定桥、三眼桥进剿。据报俭日在社港市与匪接触一次，艳日可达到滑石江、安定桥、三眼桥之线。其第五独立师及戴师黄团均于艳日到达瓮红铺、花门楼之线，计程本日可收复平城。该叛兵等勾结土匪，夥从莠民，号称万余，枪约二千支以上。兵则头系红巾，民则臂束红布，并以三角形红布上绘犁、斧等为战旗，势颇猖獗。除严令进剿部队限期扑灭，毋使窜逸，并电清胡、陶、王各军长飭属严密堵剿，俾免蔓延外，谨电呈闻。职鲁涤平、何键叩。卅。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各区指挥官 各司令 通报 平江共匪情形由

急。长沙张代指挥官、常德谭代指挥官、宝庆刘代指挥官，攸县吴指挥官、衡州李司令、醴陵吴司令均鉴：据第五独立师刘师长沁成电报告，据职部陈副师长由浯口报告于下：

（1）据我第六团团长王德彰转据探报称，彭匪自称农工军总司令，黄匪称总指挥，聚众万余人，枪二千余支，梭标四千支。平城对河之天岳山驻一营部。澄潭浮桥有拆毁之说。

(2) 该匪等在不拘押绅商，勒逼巨款，敬日杀毙县长、挨户团主任队长、良民多人。又闻南乡思村、沙垅一带杀二三百人，平民恐慌万状。(3) 又据平江城逃回之第一团机关枪连长李庆祥报告于下：(一) 彭德怀自称红军第五军军长。黄公略自称总指挥，将青天白日旗、帽花一律取消。(二) 见匪结队现改编为十三、十四、十五等师^①。十三师师长雷振辉，十四师师长陈鹏飞，十五师师长黄纯一^②。师团旗用青边青穗。其记号：士兵头上各系红布一条，农工暴民各系红布于右臂，官夫兵均用红绶符号。战旗用三角形红布上绘犁、斧等形。(三) 该匪部队为原第一团第一、三两营及机、特两连。其第二营向浏阳方面驻扎，有进窥浏阳之说。(四) 彭逆自称根据地在长沙；平城设有苏维埃政府临时委员会。(五) 该逆在平组织六个游击队，多系女子。胡筠称大队长，又有李灿为该匪中重要分子等情，合电通报，仰各转飭所属知悉为要。督办鲁、会办何。陷。印。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训令张代指挥官 议处第五独立 师师长等 以凭核夺由

8月7日

为令知事。据第五独立师副师长周磐有电称，磐以庸愚，谬治军旅，周旋十载，寸效毫无，久思引退，以谢国人。此次奉命将所部三团编归本师第一训练处管辖，退居副席，私幸略卸仔肩。近因老父在籍病危，蒙层峰给假归省，正在摒挡就道。乃本月马日，驻平江第一训练处所辖第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

^①应为第一、第四、第七团。

^②应为第一团团长雷振辉；第四团团长陈鹏飞；第七团团长黄纯一。

乘饷糈奇窘之际，巧言煽惑，率兵在平江嘉义变叛。养日，驻平城之第一团突起响应。训练处自处长以及全体官佐，均被逮捕，存亡莫卜。该逆等占据平城，倡言赤化。惟第二团张团长超已率全团官兵返驻浯口伍公市一带，待命进剿。第三团刘团长济人则率部正在追剿黄逆中。自维督率无方，肇兹巨变，弥用疚心，应恳层峰从严治罪等语，并据该师师长刘钢先后呈请处分到署。查此次第五独立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在平江嘉义叛变，第一团团长彭德怀所部亦在平城突起响应，倡行赤化，围攻县署，戕杀县长及清乡督察员等多人。该叛逆彭德怀、黄公略固属豺狼成性，罪不容诛，自应缉办。惟本署早经制发各部队官兵连结格式，并规定清党办法，令各切实奉行，原为严防共匪混入军队，藉端煽惑起见。该师长等果能仰体此意，依照办法，早为实行，曷至变生肘腋，重苦斯民！具见该师长等考察不严，防范不力，致滋地方糜烂，良用痛心，亟应从严议处，以戒疏忽。据呈前情，合行令仰该代指挥官拟处呈复，以凭核夺。此令。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训令各区指挥官 各军长 师长及司
令 共党以重金勾引军队暴动
应严为防范 以免煽惑由

8月10日

为令遵事案，据第五独立师师长刘钢支代电称，据从彭逆处逃回之兵而称，共党以巨金勾引军队暴动，不问事之成否，只须大破坏，即再予以巨额奖金，希图造成赤色恐怖，计划极为奉辣等语。证之此次彭、黄叛变，明知以少数兵力不数我方多

数军队，竟悍然不顾一切，煽惑士兵实行暴动，若非利令智昏，何至出此。该兵所言，似觉可信。在彭逆等腰囊丰盈，逃亡不患无资，独惜被诱士兵牺牲生命，为一、二人骗钱之工具。平城一役，经我军痛击，死伤遍野。溃逃之后，有自知悔悟，间道来归者，又多为匪所杀，计彭逆原有部队现存者，不计半数。再经围剿，不难悉数歼灭。该士兵者，因当时一念之差，或死于弹丸，或死于匪手，逃生无路，自拔莫由。始则受彭、黄之愚弄，藉闹饷为之暴动，继则因彭、黄等以抢劫商民膏血，分给四元而害其生命，愚昧若此，情实可矜。前车既覆，后车当戒。恳将此意，通令各军，广为宣传，并严加防范，以免煽惑等情。据此，查共党以巨金勾引军队暴动，殊属可恶已极，仰即飭属，广为宣传，剴切训导，并须严加防范，以免煽惑为要。此令。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湖南全省清乡督办署 七月十六日起 至八月十五日止经过概略（节录）

二、湘东方面 平江东北乡共匪以余贻民、胡荣等为首，啸党二千余，与江西修水、莲花呼吸相通，其势亦炽。南乡以余本健、邱炳卿等为首，亦聚党羽五六百人。浏阳徐家洞地方匪五百余人，与平匪相应，业经派队进剿，尚称得手。突于7月21日^①，驻在平江嘉义地方第五独立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以索饷煽动士兵叛变。次日^②，驻平城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甘心附乱，倡言赤化，组织伪苏维埃政府，捕杀县长、清乡督察员及团队主任、商民多人。共首余本健等亦均入城，聚众逾二

^①应为7月20日黄昏。

^②应为7月22日。

万人，将窥省垣。当经飞令该师师长刘钊率陈光中部由浯口，二军六师黄团班长平大道，二十三师朱师长耀华由醴陵经浏阳，向逆军三面围剿。并电鄂、赣两省派队协击。二十八日刘、陈抵浯口、新市之线。次日，破匪于张家陂。三十日，迭与匪战，追抵平城附近，适朱师亦击溃进犯浏阳匪部，由平南抄击，遂于是日收复平城，即飭队猛力追剿，并以一部搜索散匪。我追击队伍在三墩、仙人桥、恩溪、长寿各处迭予匪以痛击。6日，追匪至龙门厂，复击破之。匪将窜赣属修水，已电赣军严堵，并悬悬赏，限期肃清平、浏、醴境各股匪，以安闾阎。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复李总司令 白总指挥卅电 并请接济子弹给养由

限即到。汉口、北平总司令李钧鉴，白总指挥赐鉴：□
密。卅电奉悉。蒙示方略，自应遵照，切实筹划进行。除此项会剿计划候通盘筹度，另电呈闻外，请将目前亟须呈请核行者如次：①朱、毛股匪盘踞湘、赣边境，时逾半载，号称红军，夥从日众，必须缜密计划，大举围剿，方可将其根本肃清。②在湘各军给养异常困难，数日一领，时虞不继。除请省政府尽力筹措外，仍恳设法接济。③各军子弹，原系战后未经补充，复经迭次剿匪消耗，故极形欠缺，尤以参与会剿朱、毛之第八军、剿办贺龙之第十九独立师、剿办四明山股匪之三十五军及此次剿办平江叛兵股匪之第二军，消耗更多。前由钧部及衡阳所拨发之十万余发，业经分发已尽，应恳设法充分接济，以应急需。④平江业经于艳午收复，毙匪数百名，获枪称是其被胁从而已悔悟归来者共约两营。彭逆德怀仅率叛兵四五百人及残匪向北乡南江桥方向逃窜。刘师现正跟踪追剿中。如鄂赣堵截得

宜，当可尽数歼灭。余续呈，并乞核示。职鲁滌平、何键呈叩。东。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谭主席 军委会蒋总司令 击溃平江共匪情形由

限即刻到。南京谭主席，军事委员会蒋总司令钧鉴：□密，顷据第一区张代指挥官辉瓚卅西报告，节称平江共匪自督飭刘、戴两师部队由金井、浯口市方面分途进剿后，已向浏阳溃窜。复经朱师长耀华亲督第二团及刘师刘团于社港市附近迎头堵击，跟踪追剿，匪仍回窜平江。但平城已为戴师黄团确实占领，并协同刘师部队星夜跟追，分途搜剿，匪势几穷。该叛军彭德怀部第二营及黄匪公略营之两连，业已完全来归。惟残匪已向浆市、南江桥方向逃窜等语。除电前方各部队迅速尾追，并请鄂、赣两省分飭通城、修水等处驻军，毋分畛域，从严堵剿，绝彼根株外，谨电呈闻。职鲁滌平，何键叩。世。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张代指挥官 悬赏三万元 限期扑灭平匪由

张代指挥官、刘师长、朱师长钧鉴：密。查平江、浏阳、醴陵密迩省城，接壤鄂、赣。自彭、黄叛变，土匪、流氓数日之间裹从逾万，若非进剿迅速，几至全省动摇。现虽收复平城，而残众尚未扑灭。其窜逃于各乡镇者，为数尚多，烧杀奸淫，惨酷已极，暴动事实，时有所闻。近向湖东逃窜，企图联络朱、毛，再肆猖獗，狡黠毒恶，殆过黄巢，亟应限期剿除，以弭赤祸。倘能于本月以内不使窜逸，彻底肃清者，即给奖金

三万元，以示酬庸。如有剿办不力，致使滋蔓难图，重苦吾民者，定予从严撤惩，决不宽贷。至各部所需给养，已由本署函省政府经理分处，立予提前发足，俾利戎机。合亟电知，仰各遵照，并各飭属知照，务望鼓励士气，激发天良，努力图功，以救民众，是为至要。督办鲁、会办何。佳申。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李总司令 报告击溃平匪情形由

国急。汉口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钧鉴：□密。据职部刘师长钊等江申电称：（一）职部第五团追击先头部队，晋日已达虹桥。彭逆大部向龙门、长寿方向逃窜。（二）第五团进至虹桥时，彭匪等复绕道向长寿方向逃窜。因我六团在三墩与匪接触，即回至仙人桥向长寿夹击。匪散为多股，四处分窜，现在分途跟踪追击中等语。除电复努力搜剿余匪，并电请赣、鄂边防部队扼要搜剿外，谨呈鉴核。职鲁涤平、何键叩。微。

（《湖南清乡公报》第五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电南昌王军长 蒲圻李司令 堵剿彭逆德怀溃兵由

国急。南昌王军长、蒲圻李司令勋鉴：□密。顷据第五独立师师长刘钊铤、饶辰、巧辰、皓已各电节称：彭逆德怀所部，经该师派队在龙门厂击溃后，窜踞江西修水县城，搜刮巨款。原有向武宁逃窜模样，后又折回马坳山，窜至渣津市，悬电鄂、赣友军派队堵剿，以免窜逸等语。特电奉闻，请即查照转贵属一致堵剿，务将该逆众尽数歼灭为荷。弟鲁涤平、何键叩。苛申。

（《湖南清乡公报》第六期 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一日）

训令湘潭县长刘振群 查封共匪 彭德怀财产由

为令行事。案准

湖南省政府民政厅签送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函开，迳启：案据湘潭县指委会称，为据情转呈事，案据第四区党部呈据第二区分部汇转党员建议，内有没收共匪彭德怀财产一案。其理由称，查共匪彭德怀原住西三区左四甲乌石寨地方，颇有资产，应请政府明令没收，以绝匪根等语转呈到会。据此，经提交属会委员会议，金谓彭匪德怀自平江叛变后，绕道与朱毛会合，匪兵所过，闾里为虚，当经决议应准转呈上级，咨请政府明令没收该匪财产等语在卷。除指令外，理合备文呈恳钧会俯赐核示祇遵，诚为党便，谨呈。等情据此，经敝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议决，函省政府令县没收作为湘潭县感化分院经费，记录专案，相应函达贵府，即烦查照，令县切实办理为荷，此致等由。过部准此，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县长查照湖南各县没收匪犯财产条例办理。再清乡委员会业已裁撤，应由该县长派挨户团主任调查明确，经凭当地公正士绅三人以上查封，择人保管，造具财产目录，交由该县政府审查合法后，评叙该犯事实列表汇呈本部核办，合并飭遵，切切此令！

《湖南清乡公报》第一期（民）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窜扰浏边之彭 黄匪众不难肃清 连日捕杀匪党数十

谣言已息，人心大定

此次彭匪德怀，利用化零为整计划，率匪众千余，由赣边

窜扰浏阳边境，并与黄匪公略会合，焚毁永和市。希图大举各节，业志本报。昨日记者往晤张旅长其雄（张部驻防浏阳）探询实情。据云彭、黄二匪，本系著名枭悍共首。此次暗受第三国际命令，乘中东路问题未解决，暴俄侵扰国疆之际，希图活动，扰乱内地，乃意中事……本人定今日（昨三十一日）兼程赴浏指挥，遵照政府拟定计划，实行彻底清剿。

（摘自湖南《国民日报》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彭德怀同志生平主要活动年表

189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戌）

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得华，号石穿。

1904年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至三十二年 丙午）
6—8岁

在杉山里村读私塾。

1907年至1913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至民国二年 癸丑）
9—15岁

在家砍柴；替富农放牛；在黄磧岭土煤窑做童工，在家打短工，参加饥民闹柴斗争。

1914年至1915年（民国三年 甲寅至民国四年 乙卯）
16—17岁

在湘阴县西林围当堤工。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18岁**

春，到长沙靖港参加湘军，编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19岁**

秋，参加反对湖南督军傅良佐和北洋军的战斗。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20岁**

夏，被旅部派到长沙侦察北洋军情况。返回时，被军警稽查处逮捕，关禁半月余，受刑讯数次，后被保释。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21岁**

在湘军所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22岁**

初夏，参加反对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战争。在驱

张战争中被任命为排长。

11月，参加士兵的闹饷斗争。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23年

夏，参加“援鄂自治”战争。

8月，代理连长，率加强排（四个班）分驻南县注磁口（现属华容县）

秋，秘密处决南县恶霸地主欧盛钦。

11月底，六团驻长沙潞口畲一带，杀欧事发被捕，逃脱，离开湘军。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24岁

年初，在粤军鲁广厚独立营任连长半月，后经厦门、上海、武汉回家种地。

4月，与乌石寨楠木冲刘细妹（后改名刘坤模）结婚。

8月，改名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编在第一教授班（训练少尉至少校级军官）。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25岁

8月，从讲武堂毕业，任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钊）第三旅（旅长唐希枢）第六团（团长袁植，后为周磐）第一营（营长刘道经）第一连连长。

10月，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召开反对赵恒惕的军事会议，并派兵暗杀了态度暧昧的六团团团长袁植，奉命赴姜畲侦察军情。

11月，率第六团第一营第一连驻湘乡穀水（现属涟源市）。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26年

年初，参加反对驻湘西第九混成旅刘叙彝部的战争。

4月初，第一营营长刘道经回家省亲，代理第一营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进逼，解陆荣廷（部下

沈鸿英部叛变)之围。

7月，第二次代理第一营营长。

8月下旬，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27岁

春，所在六团开赴湘西北，协助贺耀组(第一师师长)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进一步巩固和开展救贫会的工作。

4月，六团开赴桃源漆家河一带，防黔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

6月至7月，六团开赴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现属南县)，麻河口(现属南县)一带休整。

冬，六团回防南县、华容、安乡三县，一营驻安乡县城，后驻麻河口一带。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28岁

4月，六团奉命开赴湘乡、永丰一线待命。未到达指定地点，赵恒惕下台后，六团又奉命开赴宝庆、衡阳之间接近唐生智部第四师防区。

5月，因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故任六团第一营营长。

7月，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营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1926年冬改隶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

10日，参加北伐围攻武昌的战斗。结识了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

12月下旬，第一师经应城、皂市渡汉水到达宜昌。

1927岁(民国十六年 丁卯) 29岁

1月，在一营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夜校形式举办营的训练班。主要内容是：三大政策、行动口号、时事讨论等。

1月下旬，三十五军第一师开回湘西北，率第一营驻慈利县城。

3月中旬，拒绝参加何键在临澧举行的“佛法”大会。

3月，率第一营参加慈利县农民抗议戴斗垣旅打死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的示威大会。

5月初，第一师奉命开往岳州（岳阳），不久发生了“马日事变”。

6月，率一团一营袭击沿长江左岸进占白石矶（城陵矶对岸）、新堤的四川军阀杨森部。

8月，参加唐生智部“东征”，率一营随第一师进至安徽桐城。

10月，唐生智部“东征”失败，随第一师退回湘北，驻南县。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与南（县）华（容）安（乡）特委代表张匡联系。

10月下旬，在李灿家见到在此养伤的段德昌，得知入党一事已报告了省委。

11月中旬，周磐与刘钊、鲁涤平联络，将第一师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参加新洲（离津市约十里）战斗。后第一营与第一团团部仍国防南县。

冬，参与筹备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推荐黄公略为校长。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30岁

1月，被任命为独立第五师第一训练处一团团长。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团党支部书记，不久，任团党委书记。

5月，在所部独立第五师发动闹饷斗争。

6月，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病故，黄纯一代之，黄公略为三团三营营长，随营学校由贺国中主持。

6月中旬，独立第五师奉命开赴平江，接阎仲儒师防务“剿共”，随营学校开往岳州。

7月22日，同滕代远、黄公略等一起领导平江起义。34日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第十三师，任军长兼师长。

12月21日，率领红军主力在宁冈新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31岁

1月下旬，率部留守井冈山。月底突围，转战赣南。

4月，在瑞金与红四军第二次会师。

8月下旬，率部重返湘鄂赣。

11月，回师湘赣边革命根据地。

12月，协助建立红六军。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32岁

4月，率部攻占平江，红五军五个纵队会合，使湘赣与湘鄂两根据地得到重大的发展。

6月，在湖北大冶，红五军与红六军编成红三军团，任军团总指挥。

7月，指挥红三军团粉碎何键的进攻，乘胜占领长沙。

8月23日，率领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和红一军团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9月，参加第二次攻打长沙。

自上年12月至是年1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33岁

3月，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

3月至5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7月至9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11月25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34岁

1月10日，任攻取赣州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

2月，率部攻打赣州。

3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指挥。

5月，指挥西路军占领汝城。

6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水口战役。

8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宜黄战役。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35岁

2月至3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第四次反“围剿”。

7月，任三军团（缺六师）与十九师组成的东方军司令员。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36岁

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4月，任广昌战役总指挥。

8月，指挥高虎璠、万年亭战斗。

10月，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1月，指挥红三军团在界首坚守三昼，掩护中央纵队渡湘江。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37岁

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9月，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任司令员。

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组织指挥直罗镇战役。

12月，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38岁

2月，任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司令员，渡黄河东征。

5月中旬，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西征。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39岁

5月，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7月22日，在陕西云阳镇红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的工作》的报告。

8月25日，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副总指挥，并任前方军委分会副书记。

11月27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五个先决问题》一文。

12月13日，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40岁

10月，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1月9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常委。

12月，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41岁

2月，在冀南指挥反扫荡作战。

6月，同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谈判。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42岁

7月至12月，指挥百团大战。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43岁

3月至12月，先后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等讲话。并与朱德一起指挥冀中地方兵团反“扫荡”战斗。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44岁

5月，指挥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反“扫荡”及胜利突围。

8月29日，代理北方局书记。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45岁

9月8日，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延安。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46岁

8月上旬，在延安对美军观察组详细介绍八路军7年抗战

的历程和辉煌成果。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47岁

4月至6月，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48岁

11月中旬，视察陕甘宁边区南线防务。

12月，代表中央军委，到晋西北参加陕甘宁晋绥高干会议。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49岁

3月16日，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延安保卫战。

5月2日至4日，指挥攻克蟠龙的战役。

7月21日，在靖边小河村，参加中央前委扩大会议。**31日**，任西北野战军前委书记。

冬，领导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50岁

8月8日至12日，指挥澄城、郃阳战役，歼敌近万人。

10月5日至18日，指挥荔北战役，歼敌25000余人。

11月，指挥西北冬季战役。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51岁

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夏，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7月至8月，指挥扶风、郿县、兰州等战役。

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

10月19日，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月2日，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 52岁

6月中旬，在北京参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随

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10月8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 53岁

1月25日，在志愿军、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三个战役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

8月1日，发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文。

1952年 54岁

4月，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

7月，根据党中央决定，主管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2月，在北京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问题。

1953年 55岁

7月28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4年 56岁

9月中旬，率领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军事演习。**29日**，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57岁

5月上旬至6月初，先后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苏联。

9月23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 58岁

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 59岁

9月20日至10月9日，参加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11月2日，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1958年 60岁

5月至7月，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解决整风和整编问题。

12月，回湖南湘潭县乌石寨视察。

1959年 61岁

4月18日至23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4月24日至6月11日，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罗马尼亚等八个国家。

7月1日，到江西庐山，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14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0年至1965年 62—67岁

居住北京西郊吴家花园。

1961年 63岁

12月，回湖南湘潭乌石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中央。

1962年 64岁

6月16日，给党中央送去申述长信。

1965年 67岁

11月30日，到四川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1966年 68岁

12月28日，被江青等人指使的“红卫兵”揪回北京，并遭监禁。

1974年 76岁

11月29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平江起义前后 彭德怀任职和所在部队简表

一、1916年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

第二师 师长：陈复初（后为鲁涤平）
第三旅 旅长：陈嘉祐（后为鲁涤平）
第六团 团长：鲁涤平（后为刘 钊）
第一营 营长：刘 钊（后为袁 植）
第一连 连长：胡子茂（后为周 磐）

二、1928年7月22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五独立师第一训练处 第一团

独立第五师 师 长：刘钊
副师长：周磐 陈光中 李仲任（慧根）
下辖两个训练处
第一训练处 处长：李仲任
下辖第一、二、三团
第一团 团长：彭德怀
下辖第一、二、三营
第一营 营长：雷振辉
第二营 营长：陈鹏飞
第三营 营长：杨超凡
第二团 团长：张 超
第三团 团长：刘济人

三、1928年7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兼第十三师

军 长：彭德怀

党代表：滕代远

政治部主任：滕代远（兼）

副主任：张荣生

参谋长：邓 萍

下辖十三师

师长：彭德怀（兼）

下辖一、四、七团。

一团 团 长：雷振辉

党代表：李 灿

四团 团 长：陈鹏飞

党代表：黄公略

七团 团 长：黄统一

党代表：贺国中

关于彭德怀家世的几个问题

彭 德 才

笔者在接触彭德怀早期史料中，了解到有关彭德怀家世的几个问题。经调查考证，综述如下：

一、何时居住湘潭

据1921至1922年修成的《湘乡九溪彭氏续修族谱》（以下简称《彭氏族谱》）记载：“彭氏世居湘乡二十五都之九溪湾”。湘潭彭德怀家与九溪彭氏共一宗堂，即同为“和宗堂”，且辈序相同，可谓同堂共族。该谱是彭德怀23岁时修的，谱上记有彭德怀及其先辈的派名和生庚年月。因此，彭德怀家系湘乡彭族，世居湘乡九溪是可信无疑的。那么彭德怀家是何时由九溪迁湘潭的呢？

《彭氏族谱》记载：“臣坤，字克载，清乾隆四十四（1779）年己亥五月初七午时生，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二月十一日午时歿，年廿八岁，葬湘潭黄泥坪”。黄泥坪即乌石峰下的彭家围子所在地。彭臣坤既然“葬湘潭黄泥坪”，这说明他已从九溪迁徙到了乌石。而臣坤的先辈均葬于九溪，这说明臣坤之前是居住九溪的。由此可见，彭德怀家是从臣坤时开始住湘潭乌石的。

彭氏辈序歌曰：“景汝邦宗盛，添恩自汉兴。朝世代忠良，臣正安民清。康际运愈昌，其源绪以长。远绍先祖德，步履继淮阳。”彭臣坤属臣字辈，系九溪彭氏第16代子孙。彭德怀属清字辈，系九溪彭氏第20代子孙。彭德怀比彭臣坤

晚四辈，彭臣坤是彭德怀的高祖父。也就是说彭家从彭德怀的高祖父（清乾嘉时期）起，由湘乡九溪迁徙到了湘潭乌石。

二、谁是彭德怀的祖父

《彭德怀自述》和其他回忆文章中均只提到其伯祖父，而没有提及其祖父。那么彭德怀的祖父是谁？是否在彭德怀出生前就去世了？这要从高祖父说起。

彭德怀的高祖父臣坤所生2子，长子正胜、次子正秀（辈序正字，彭氏第17代）。正胜是彭德怀的曾祖父，字天瑞，清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十二月廿六日午时生，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十月廿九日亥时终，寿74岁；正秀是彭德怀的叔曾祖父，字东岳，清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十二月初七辰时生，光绪七年（1881年）辛巳十二月初八未时终，寿83岁。

彭德怀的曾祖父正胜所生5子，也就是彭德怀的祖父辈（辈序安字，彭氏第18代）共有兄弟5人。老大安友（字方来），配妻冯氏，无生育而无后代；老三安弟（字先知），没婚配而无后代；老五安惠（字成典），只活了14年也无后代。兄弟5人，3人无后，只有老二安孝、老四安恭各生一子。据《彭氏族谱》记载：老二安孝（字惟有）配妻贺氏，生一子民续（字行正，清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十五日戌时生）；老四安恭（字成章），配妻周氏，生一子三女，子民言（字行端，清同治八年己巳十二月十二日午时生，配妻周氏，系彭德怀的父亲）。因老大安友无子，“以胞弟安恭之子民言兼为后”（《彭氏族谱》卷8第26页）。据此，彭德怀可谓有“两位祖父”，一是亲生祖父，一是继祖父。安友既是彭德怀的伯祖父、又是其继祖父，而亲生祖父则是安恭。

由于祖父安恭是老四，则彭德怀有三位伯祖父。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

（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的故事”。那么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那位伯祖父是谁呢？笔者认为应是大伯祖父安友。因为二、三伯祖父在彭德怀出生前就去世了，唯有大伯祖父安友是在彭德怀出生后5年去世的，故只有他能给彭德怀讲述太平军的故事。

彭德怀的祖父安恭，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甲午二月十九日亥时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十月初四申时终，寿71岁。彭德怀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生的，祖父死时他已有6岁。这说明彭德怀出生时，祖父还健在，并非在彭德怀出生前就去世了。

三、是否“八口之家”

《彭德怀自述》说：“我是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旧历九月初十日出生于一个下中农家庭。家有茅房数间，荒土山地八九亩。山地种棕、茶、杉和毛竹，荒地种红茹、棉花。伯祖父、祖母、父母亲并我兄弟四人，八口之家，勤劳节俭，勉强维持最低生活。”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八口之家”，在整个《自述》中也只有这一次提到了家庭人数。

家庭人口数是变化的，而且有小家庭和大家庭之别。在彭德怀的童少年时期，大家庭有过8人，而小家庭却不是“八口之家”。首先看彭德怀出生时的家庭人口：从祖父辈算起，二伯祖父安孝，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初四日；三伯祖父安弟，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叔祖父安惠，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初七日。以上三位叔、伯祖父均在彭德怀出生（1898年）前去世了。祖父辈5兄弟，唯有大伯祖父安友、祖父安恭2人活到了彭德怀出生后。祖母辈只有3

人（因老三安弟、老五安惠没有结婚），大伯祖母早已去世，二伯祖母和祖母 2 人在世。从父辈看：父、母在世，唯一的一位堂叔民续（二伯祖父之子）在世。因此，彭德怀出生时，按大家庭（三代）计算有 8 人，即大伯祖父、祖父、祖母、二伯祖母、父亲、母亲、堂叔和彭德怀；按小家庭计算只有 5 人，即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彭德怀，加上大伯祖父（因孤单一人，又是德怀继祖父）也只有 6 人。

彭德怀 2 岁时，增加了一位弟弟金华（派名清湘，字怀原，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生），这时，按大家庭算是 9 人，按小家庭算是 7 人。德怀五六岁时，又增加了一个弟弟荣华（派名清源，字怀复，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生），但大伯祖父和祖父去世，这时，按大家庭算是 8 人，按小家庭算是 6 人。即祖母、父亲、母亲、德怀 3 兄弟。后虽又增加了一个弟弟（老四），但生下只有几个月就死了，且母亲去世，故全家只有 5 人，即祖母、父亲、德怀 3 兄弟。至彭德怀 18 岁（未满）参加湘军时，仍然是这五口之家。

四、彭母死于何时

彭德怀的母亲彭周氏死于何时，目前较常见的说法是“八岁母死”。《彭德怀自述》说：“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彭德怀亲属的回忆文章和其他有关文章，也说彭母去世时彭德怀才 8 岁（1906 年）。但根据史料记载：彭母是彭德怀 13 岁（未满）时去世的。

在彭德怀故居左侧的后山上约 50 米处彭母墓碑上刻着：“显妣彭母周老孺人之墓，生于清同治十年，殁于宣统三年，男德怀、金华、荣华敬立”。墓碑证明，彭母是宣统三年（1911 年）去世的。这时，彭德怀将满 13 岁，与“八岁母死”之说，相差 5 年。那么“殁于宣统三年”是否可信？如果墓碑是当年

立的，则生卒年月应是绝对可信。可惜墓碑不是当年的，而是后立的。从“男德怀”来看，至少是1922年后立的，因为1922年才改名彭德怀，如母死时立碑，就会写“得华”而决不会称“德怀”的。据刻碑者说，墓碑是依据《彭氏族谱》上载彭母生卒年月而重新刻写的。《彭氏族谱》载：“周氏，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十一月初六辰时生，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初十辰时歿，年四十，葬湘潭黄泥坪中园内老屋后下手辛山。”彭母墓址及碑刻内容与谱同，都是“宣统三年歿”。该谱是1921年（辛酉）始修，1922年（壬戌）告成。修谱时距宣统三年（1911年）、即距彭母去世时仅10年时间，彭母“宣统三年歿”是不会记错的。一族之谱，可作依据。

后 记

1988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同志诞辰9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我们特编辑出版了《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

彭德怀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连长、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决反对新军阀、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并于192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人们对他在平江起义前的这段革命活动了解不多。为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 and 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1986年8月，在岳阳市举行的全省第三次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将出版此书列为重点协作项目，由湘潭市、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征集“三亲”史料。8月15日，湘潭市、县政协向全省各地有关人士发出了征稿函，同时派专人赴哈尔滨、北京、武汉等地采访。不久，又吸收湘潭大学历史系两位副教授参加征集工作。1987年底，湘潭市、县政协将征集到的“三亲”史料和文献资料50多篇，约22万字，经过初步核对和编辑加工，送省政协文史办审订。1988年7月，精选出约10万字。作为本书的回忆录部分。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为该书题写了书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王首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也为该书题签或题词。革命老人刘坤模，以及彭总侄女彭梅魁、侄儿彭鹏等，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湘潭大学历史系徐平中、吴家丕、夏光邈几位老师将采访王首道、李寿轩等同志的材料整理出来，连同历年来收

集的文献资料，提供给了省政协文史办，因受篇幅和“三亲”原则的限制，只能从中选用一小部分。平江、南县、安乡、新邵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也协力同心，征集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现在这本比较全面地反映平江起义前彭德怀同志革命活动和业绩的专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鉴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许多内容是凭各自的记忆写出的，难免存在史实上的差错，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9月

